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册

子部第八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性理群書大全七十卷

（一）

題　玉峰道人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性理群書集覽引用姓氏總目

一先儒姓氏

周子　按宋鑑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補成之子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恩補官調分寧主簿移桂陽令治績尤著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務尋因疾求知南康軍為學不向師傳默契道體二程子從父官遊因受學焉所著有通書太極圖說卒追封道國公謚曰元從祀孔子廟■

程子　按宋鑑程顥字伯淳其先世居中山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為洛陽人父珦神宗朝太中大夫顥生而秀爽舉進士歷鄠上元主簿晉城令事尚德化熙寧初為御史裏行論新法不合去後又知扶溝縣坐獄因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命至而卒以道學鳴世稱明道先生為後謚純公封河南伯程頤字正叔少有高識非禮不動仁宗特士疏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見擢崇政殿說書文彥傳稱為真詩講後入元祐黨籍與兄顥倡明道學出其門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謚正公封伊陽伯與兄俱從祀孔子廟庭

邵子　按宋鑑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雍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家焉受學李之才探賾索隱遂衍先天之旨尤精數學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二程子雅敬雍為市園宅自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城中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熙寧遺士補潁州團練推官不就卒謚康節

張子　按宋鑑張載字子厚郿人舉進士為祁州司法歷渭州簽判召為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為人志氣不群初喜談兵及釋老書反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學焉神宗立召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與執政不合告歸居橫渠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人以禮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廣聖賢所表發卒謚曰明淳祐初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安定胡氏　按宋鑑胡瑗字翼之海陵人仕為蘇湖二州教授立經義治事二齋倡明體適用之

陳氏 按宋鑑(陳淵)沙縣人推之孫自少頴悟於書所不讀從楊時學時稱其深識聖賢旨趣且… 以子高宗朝為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其行己立朝以言議論為時所重有默堂集三十卷

馮氏 忠恕

祁氏 寬

呂氏 稽中

呂氏 堅中

呂氏 按宋鑑(呂本中)洛陽人好問之子宣和中為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初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本中性清約工詩詞卒謚文清所著有師友淵源錄春秋解等書南渡後子孫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章氏 憲

張氏 嶠

歐陽氏 按宋鑑(歐陽棐)吉安人脩之子舉進士以文詞累官職方員外郎知襄州徙知蔡州

豫章羅氏 按宋鑑羅從彥字仲素沙縣人從家南平從學楊時於蕭山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卒謚文質

延平李氏 按宋鑑(李侗)字愿中劒浦人從羅從彥學結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沙縣鄧迪嘗稱其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朱熹師事焉世號延平先生卒謚文靖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

韋齋朱氏 按宋鑑(朱松)字喬年婺源人登進士為尤溪尉知饒州松有俊才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又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通大學中庸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褊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韋齋

屏山劉氏 按宋鑑(劉子翬)崇安人韐次子痛憤父死廬墓三年毀脊致羸疾服除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妻死不再娶事兄盡孝友講學不倦學者多從之游世號屏山先生

朱子 按宋鑑朱熹字元晦松之子天資粹美讀書務躬行實踐紹興中舉進士主泉州同安簿累遷煥章閣待制侍講領鴻慶宮祠熹初從劉子翬召崇安後從延平李侗學復窮究當世有識之士遂得聖道之宗平昔著述有諸經傳解四書集註及編通鑑綱目小學楚辭等書後世學者宗師之自絕孟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秘蘊熹一人而已卒謚曰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樂菴李氏 按宋鑑李衡字彥平江都人幼聘孝為文操筆立就紹興中進士歷州縣專以誠意化民累官至侍御史改起居郎以秘書修撰致事

南軒張氏 按宋鑑(張栻)字敬夫綿竹人浚之子穎悟夙成以士望賢自期仕為直秘閣浚開府治戎栻以內贊密謀外參庶務間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召為吏部侍郎每召對皆備以務孝

民天命民等事後知江陵府卒謚曰宣所著有甚早與朱熹為友熹嘗稱其卓然有見所著詩孟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象山陸氏 按宋鑑(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乾道中進士官至知荊門軍居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有詩文語錄傳世諡曰文安

默齋游氏 按宋鑑游九言建陽人年十歲即為文詞初秦檜從學於南軒張栻累官知光化軍卒謚文清

東萊呂氏 按宋鑑(呂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祖謙早擢高第歷官著作郎直秘閣修道於務為一代宗師號東萊著書立言正行於世卒謚曰成

勉齋黃氏 按宋鑑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高宗時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榦師事朱熹以…

進齋徐氏 幾 子與

思齋翁氏 泳 永叔

覺軒蔡氏 模 仲覺

萍鄉胡氏 安之 叔器

天台謝氏 無佾

平巖葉氏 采 仲圭

雙峯饒氏 按宋鑑〔饒〕魯字仲元餘干人幼從黃榦游性行端謹學術精明累薦不起號雙峯及門人私謚文元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等集

楊氏 按宋鑑〔楊〕復長溪人受業朱熹與黃榦相友善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卷又有家禮集說

附註二卷

李氏 士英

建安熊氏 按宋鑑〔熊〕剛大建陽人學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學問至老不倦自號勿軒著易繫義書說標題四書及輯翰墨全書行世

臧氏 格

孟氏 康

魯齋彭氏

習軒吳氏

庸齋許氏 仲翔

長樂陳氏 按元鑑〔陳櫟〕字□人性剛正孝友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十五鄉人皆師之遂致力於聖賢之學涵濡經史玩索貫穿古今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延祐初試鄉闈中選乃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櫟所居堂曰定宇其徒因稱定宇先生

鍾氏 過

黃氏 巖孫

黃氏 按元鑑〔黃〕瑞節安福人元季不仕嘗輯濂洛關建諸儒語錄為朱子成書行世

謝氏 按宋鑑〔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中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多所建明累遷給事中兼侍講淳祐中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後拜左丞相歿贈家使進封惠國公

魯齋許氏 按元鑑〔許衡〕字仲平河內人號魯齋幼耆學須悟不凡及長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通仕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累遷中書左丞追封魏國公謚文正以道學鳴有文集傳世從祀孔子廟庭

玉齋胡氏 按宋鑑〔胡〕方平婺源人學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文公之易於黃榦而方平嘗從貴寶夢程學得文公宗旨之正嘗註易學啟蒙通釋

董氏 銖

吳郡李氏 按宋鑑〔李韶〕吳縣人兩舉進士曾從父文齋訓合州司理多除德慶嘉定中部曉兄弟學進士累官起居舍人上封事數千言忠知章刑累遷翰林學士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謚忠[illegible]

陳氏 協 簡潛門紳耕賓云

雙湖胡氏 按宋鑑〔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方平之子幼穎悟好讀書受父易學景定中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

高氏

鄭氏

周氏 坦

劉氏 垓孫

劉氏 續

臨川吳氏 按元史吳澄字幼清崇仁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之學著述有易春秋禮記尚書纂言學基學統敘錄支言集易簡孝經章句諸書又校正皇極經世書外大小戴記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仕至翰林學士學者稱草廬先生卒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國朝詔從祀孔子廟庭

李氏 續

牧菴姚氏 按元史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樞之從子少從許衡游以真知實踐為事為文閎肆該博第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所著有國統離合表牧菴集

元氏 按元史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五經皆通尤邃春秋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仁宗在東宮特首擢太子文學歷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之以進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官至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復入為翰林學士眷遇之隆當時莫並卒謚文敏所著有文集

邵菴虞氏 按元史虞集字伯生臨川人三歲即知讀書稍長從吳澄游歷官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經筵官命脩經世大典成謝病歸自號邵菴卒追封仁壽郡公謚文靖平生詩文臨萬餘篇存槀有道園集

揭氏 按元史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父子自為師友由是通五經國文典選仕至翰林侍講學士同知經筵與脩經世大典及遼金宋三史卒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

耶律氏 按元史耶律有尚字伯尚遼東丹王十世孫祖父官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人篤志於學從許衡邃於性理累官國子祭酒再遷至昭文館大學士前後五居國學其教法一遵衡之舊海內宗之以年老致仕卒謚文正

圭齋歐陽氏 按元史歐陽玄字元功瀏陽人八歲即知為文稟進士歷國子祭酒入翰林三拜承旨備實錄大典三史凡朝廷制誥多出其手文章道德卓然名在羽儀斯文黼黻治具[illegible]有功焉卒追封楚國公謚曰文有圭齋文集

陳氏 闕

黃氏 按元史黃溍字晉卿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羣書師事常山嶽論下大澤發為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用是擢名當世延祐初進士累官侍講學士凡朝廷大詔令皆出其手前後進講言甚切直卒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有文集行世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性理群書集覽目録

心性情才附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卷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理
德
卷三十五
性理七
仁
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仁義禮智
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三十八
道統

聖賢
總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孔孟門人
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二程子
張子
邵子
卷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羅從彥
李侗
胡安國子寅宏附
卷四十一
諸儒三

御製性理大全書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説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

二十九卷朕間閲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脉絡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皥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爲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
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
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
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
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
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行之
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
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
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
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
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
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心重丁寧告戒之
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
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綫莫能
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貪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
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

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莫發前脩之未覩夫否
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
禹湯之道著悉掃蓁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厄
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無能會其
說于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
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
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
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
成體道謙沖游心高遠乃著涣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
幽賾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
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
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

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
自古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
於經逆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
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
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
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
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
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閱渾未造其閫奧圓冠句屨固
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讎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覩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
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等謹表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一

後學 瓊山 王峯道人 集覽
後學 青田 養浩逍叟 訂定
後學 雲間 林泉處士 校正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敍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未有授於人者也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避英宗舊名按宋英宗名宗實 [illegible] 濮安懿王允讓之子仁宗嘉祐七年立為皇子賜名曙[illegible]即位改元治平在位四年 道州營道縣按一統志道州本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戰國皆為楚南境秦屬長沙郡漢屬零陵郡吳分為營陽郡晉改為永陽郡隋廢郡併入永州唐初置南營州治營道縣貞觀間改道州以營道縣併入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江華郡宋仍為道州元改為道州路國朝初陞為府尋降為州屬永州府 濂溪按一統志濂溪在道州西二十餘里宋儒周敦頤所居張栻為撰祠堂記云濂溪里名也先生家世其間及寓於他郡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朱文公

江州祠堂記云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廬山之麓有溪按一統志舊山在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古南華山也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於此故名羣廬谷勿山足也溪即濂溪在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周子寓此因取其故里之號以名之朱內翰震按宋鑑朱震字子發荊門軍長林人政和中進士為國子博士紹興間為中書舍人兼翊善累遷翰林學士經學深醇人稱為漢上先生所著有漢上易解陳搏按通鑑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聰悟過人經書一覽無遺不求祿仕隱居華山周世宗召至拜諫議大夫不就宋太宗時來朝待之甚厚賜號希夷先生所著有指玄篇及寓言釣潭等集种放按通鑑种放字明逸洛陽人七歲能文與母隱居終南山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宋太宗召之不起賜錢養母母卒復賜錢帛助罠召授左司諫寵資甚厚尋乞歸山後數召至詢問擇每以對頻多裨益拜工部侍郎徙居嵩山卒贈工部尚書錄遁按通鑑穆脩字伯長鄆州汝陽人宋真宗東封賜進士累官潁川文學參軍徙蔡州脩性剛介寡合自五代文敝宋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復尚聲偶儷獨以古文稱所著有詩書序記誌等數十篇嘗傳學於李挺之至邵子遂大顯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

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木◎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

以方所求也其義深矣○勉齋黃氏曰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妄意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性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為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也○北溪陳氏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抑了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立意各不同如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理雖無形狀方體萬化無不以為之根柢樞紐以其運論極至之其故謂之太極又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無聲臭只是無形說若少加戶冥便遮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余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得不迫切而其理自曉○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雙峯饒氏曰難言也始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為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為之根柢為之樞紐焉是故謂之太極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至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細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問太極動而生陽延平李氏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又問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說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處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

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
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陰陽二氣更無停息
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
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
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是這箇陰陽更無
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
陰其光氣為陽○統言陰陽只有兩端而陰中自分
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
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
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
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
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陰
陽動靜以大體言而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
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
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
看竪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竪看則上陽而
下陰仰手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則
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絪縕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陰
陽雖是兩字然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

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
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所
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問聖人所
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謂之理皆不離乎陰
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
是氣總有此理便有此氣雖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
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南
軒張氏曰新安朱熹云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
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若質具於地
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
矣然比亦惟本其所自來非以為至此而始具也○
勉齋黃氏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妄意謂陰陽分兩儀立矣陽中之陽陰中
之陰變合相得而五位成質橫縱先生云水火氣也
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為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
者土之革實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隨而
得生火然而下雖蓋得土之浮革於水火之交也金
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濡故
水火相得而不相害鍊之則反流而不能蓋得土之
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
遺者地即是而參之五行之生一陰陽之所為也本

之氣盛於[illegible]為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為夏土
之氣盛於中[illegible]寄旺於四時之戊己而獨盛於季
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為秋水之氣盛於北
而於時為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
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
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二物一此之流通書云動而無靜
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以
明太極動而生陽以至四時行焉無非神之所為也
又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
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以明五行之生
四時之行乃物之遅一太極而已矣其然乎豈其然
乎○問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次序如何曰水
與火對生木與金對生因云這裏有兩項看如何作建
寅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依
建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以生之序論如大
榮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因云大
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
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
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為陽穉為陰
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為木尚柔弱到
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

水為陽穉木為陽盛火為陰穉金為陰盛[illegible]不[illegible]
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解剝圖體言
其居左居右之位次不同論先生云書也知此者只
是水而木木而火以下畢竟是說行之序這裏竟是
說生之序畢竟是可疑○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
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
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掩
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斗之者
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盛則有形
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
寖多以感於陰而奇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
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
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濟負而成質
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
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
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皆參差而造化
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
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
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
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
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
謂易也○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

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
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
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
見矣、

朱子曰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
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
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陰陽是氣
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
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自然如是陰陽二氣
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問太極圖所
謂人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即理也○天下無性外
之物有此物即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程先
生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
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
如何曰惟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
○問各一其性則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
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
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
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
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又問反之思之哉
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
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致謹於所謂陰陽
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恰倍周子所謂各一其
性事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
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
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
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
不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定性
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又義須相合恐讀者莫知
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
一也○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
理未嘗不有也故曰各一其性五行各一其性則焉
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性之本一
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
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
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縕交感其變不
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內
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
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

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
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
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
矣○勉齋黃氏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大
極本無極也矣意謂此三言者即所謂[illegible]闢兮也
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挈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
其終今之言遡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
不相妨也○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
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於無聲而
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
微○平巖葉氏曰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
造化言卦爻固
所以擬造化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
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

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
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
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
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
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
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
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
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
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問太極圖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眞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疑又是此氣皆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此來○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聚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易言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圖却先言乾成男坤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蚤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箇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化形化曰此是總言人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耳○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做合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以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天地生氣其序固如此這書言氣化處可見○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其中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南軒張氏曰朱元晦云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人物生生而無窮焉凡此皆無極之眞者也陰陽五行經緯錯綜混融無間其合妙矣於是陰陽又各以類凝結而成象焉陽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布其氣也陰而順者母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質也是乃天地所以施

生之本男女所以爲男女者非指男女之身而言也男女雖分然實一太極而已於是二氣交感陽施陰生而萬物各隨氣質以正性命陰陽五行之類有萬不同其本亦一太極而已○勉齋黃氏曰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妙合而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蓋生生不窮之理沖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通書云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其此之謂乎○氣盈而形實匱者聚而後實者成如人氣盈而後成水壺也○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具分而言成許多此道理以散了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是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變萬化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潛室陳氏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西山眞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平巖葉氏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

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變者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遂以靜字形容天之妙則不可○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知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直言禮智而曰中正曰禮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實且完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切處智於四德屬貞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兼固字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真知如此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下便不與做了又問只是真見得是真見得非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二字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是動則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資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眾人所以失之者以其不能全得仁義中正之極而聖人全體太極無所虧缺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而為之教化制其情欲使之有以檢押相率而趨於善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

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正則與義也正是愛之處義則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制貞中是亨仁是元○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道理○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非四者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正仁義是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靜者做主若無夜則做晝不得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一歸來歇息時却做得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若如此則自當於一偏矣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

於其宜之內曰所使是卻散無了○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此皆有得乎始終一理此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才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即人而明太極之理與前之言一致也蓋天地之間若推萬物而人居萬物之一物之感人之應物無時不然其擴充運用正二端明五教序萬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

天地而相爲無窮者聖人也故繫之曰聖人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引易之謂以明其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見聖人與太極爲一而其所以然之故則原於主靜焉聖人立極因言其體而有後能然雖本其體論之所自因其用以言其體則有在乎是也主靜云者非不動也猶易所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因未嘗相離也而發爲之體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中和固未嘗相違也而中爲之體也是亦無極而太極之意初非有先後次序也又能夫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難及而不可及則又繼之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庶乎其不自暴自棄以遏善而趨吉避凶主一無適而克己復禮眞積力久行者習察忽不自知其自至於貫通處則是亦聖人矣吉孰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窮人欲成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二辭向其爲天下後世憂之深切如是乎又引繫辭以明三才之本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見此理之所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其亡處無以異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

說此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一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死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異大○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縱有私意自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背○平巖葉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一圖之義○黃氏巖孫曰程子云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以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得知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別做一箇道理求又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

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離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云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入之氣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此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間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又答或問鬼神之理云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

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謂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邪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致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他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則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

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其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亦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節齋蔡氏曰圖說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數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之道以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者【集覽】【范文正】按宋鑑范仲淹蘇州人刻苦讀書大通六經之旨大中祥符間第進士慨然有志於當世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仁宗時為右司諫極論時政歷數州所至有惠政以龍圖學士知延州西賊大懼召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未竟所施卒諡文正追封楚國公【汪端明】陵安鐫江勃黟人紹興初舉進士歷知數州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歸鄉里人稱之為汪端明每歲新陳未接之時以平價出穀合鄉皆賴之

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言之而

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

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又君汝於康見後先生先生語之曰戡濂數人本只是謂世學服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銷損得沒去說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剔處走今日只道殺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

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

以爲不可苟乎一字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禀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

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絶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周子與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

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十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其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或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者更如何有此說其

【圖】在王山麓近耿系盧內翰故一說志王山縣本兩几陽州之城清為東陽郡之信安縣地唐初析置王山縣以孫有懷王山故名初屬衢州後屬信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廣信府釋文雖造不明而會通按宋洪邁字景盧鄱陽人晧季子紹興初中博學宏詞科既而除翰林學士使金書用敵國禮金人怒欲殺之後得還人以比洪孫之孝宗即位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歷知建寧婺州紹興皆有善政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謚文敏所著有容齋隨筆夷堅志錄子容為父辨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腳之語神祖從之被宋鑑蘇頌字子容晉江人徙居丹陽皇祐間舉進士累官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司空頌器局閎遠於書無所不通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尊職祉絕僥倖之源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晚年歸然獨立為時雅望君子云嘗以父紳直史館時上疏極言時政利害甚多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劉卓然寧中請以此節刊附國史押宗從之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某始讀晦菴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為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

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
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
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
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
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為無而以為周子立言之
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
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印
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
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
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
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

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
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
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
之耆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
書謝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
同人說但傅之書槀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
耳聞之先生令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
其說今考其書備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
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
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
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

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
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
至矣上也輒不自量并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
者其亦孰復而深味之哉【集覽】遂寧傅耆伯成按一統志遂寧郡名本禹貢梁州之域秦為蜀郡地漢為廣漢郡地又分廣漢置德陽縣東晉時蜀於德陽縣界置遂寧郡齊以為東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又改遂寧郡曰石山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遂寧郡治方義縣唐初為遂州後改遂寧郡復為遂州置武信軍宋陞為遂寧府元改府為州本朝初因之尋降為縣隸潼川州傅耆字伯成未詳出處其後在永州按一統志永州本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戰國為楚南境秦為長沙郡地漢置零陵郡隋罷郡置永州治零陵縣唐屬山南道宋屬荊湖南路元為永州路國朝改永州府隸湖廣道【書蒙】無恙猶義曰特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古昔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其名曰恙常近人村落入人室屋人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人皆得無疾今人問慰稱曰無恙者此其始也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
小無內蓋渾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
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
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
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
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
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
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
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
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彖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
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

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六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寖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淪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

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眞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闃空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集覽】伏羲 庖犧 外紀太昊伏羲氏風姓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始制嫁娶結網罟以佃漁建都於陳以木德王天下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神農 通鑑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天下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耕農故曰神農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嘗百草以爲醫藥都於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 黃帝 通鑑外紀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長於姬水故以姬爲姓 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不享諸侯咸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

後得志又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擒殺之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而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而作甲子命伶倫造律呂以和五音作冕旒衣服舟車宮室而天下大治在位一百年 周公 按一統志周公姓姬名旦文王第二子居岐山生有聖德輔武王伐紂以安天下又輔成王制禮作樂以成周家之治成王封其子伯禽於魯以奉其祀 考亭朱先生 一統志考亭在建陽縣西三里唐御史黃端備築亭以祀其先因名朱熹晚年築室于此宋理宗詔立書院親書扁以賜之本朝宣德中重脩之

蔡氏節齋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一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

讀者背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瀉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集覽）（淳熙九年淳熙是宋孝宗年號元 五年庚子宋孝宗年號林特即栗 宋林栗福清人紹興中進士累官兵部侍郎 諡簡肅栗為人強介偏執而論事雖辨可觀）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相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為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為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疑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

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横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様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條覺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劉子劉康公姓子爵也康公字季子周定王母弟食采於劉邑謚爲康公中即成湯之所謂衷是所謂大命之性也

性理群書集覽卷二

通書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

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竊通大義以俟
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
學朱熹謹記 〔集覽〕淳熙丁未淳熙宋孝宗年號丁未即淳熙十四年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
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
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是自然
底實心○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
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
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
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
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亦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
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
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
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
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
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
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誠之流行出來各[illegible]
箇誠為物也[illegible]誠斯[illegible]
只是一源又其流出[illegible]
問太先生謂此[illegible]萬物資[illegible]
也人之[illegible]各正性命[illegible]
繼之[illegible]
氏曰陰陽[illegible]
以對待言[illegible]
以流行言[illegible]有以流[illegible]言者一書[illegible]
故曰誠之源又以陽動[illegible]誠之立又[illegible]圖之陰
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
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
說誠之體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
先後有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
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
不得○此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
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說
上二句如與繼之者善不同○勉齋黃氏曰[illegible]
說言道理通徹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illegible]
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
云耳至善與
大學理同

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
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
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
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
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
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
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
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

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
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舉易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二句曰繼成二字皆
是指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
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
○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
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
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
動在父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乎陽
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
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
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
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
陰自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
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
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
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
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注中
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
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
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齋

黃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末說陰陽又[illegible]繼之者
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
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
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
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
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思而
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
後十分結裏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
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為物之骨
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
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一般
○問繼善成性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之屬
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亨觀
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為陽之
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
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
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之者為善乃是就其間
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
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流

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從物受得此善底道理
去各成箇性了以人物之前而後有此性字與善字
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
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
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
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
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
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
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
夫子所謂善者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此書及程
子說已明備矣
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
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
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
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

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發育萬物方發
以然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
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
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
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勉
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
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
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
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
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
以謂之收斂曰其氣雖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
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
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
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
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
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
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
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
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
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

意義育長茂信是那實理流行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一是一箇箇正一箇性命去如此成用摘成摘箇箇都實元亨之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恁恁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也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一真箇是義無不實處○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大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無一息之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斷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一箇動物不[illegible]是靜中有動[illegible]朱[illegible]無而動有不是無[illegible]有以其有可見而[illegible]川謂當中時只無[illegible]動時又只是[illegible]謂此章正是發明[illegible]有其形迹然人[illegible]真有一物在[illegible]然有象數之性才有[illegible]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illegible]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illegible]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illegible]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illegible]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切無[illegible]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illegible]以日用流出行者為已發而指去暫与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覺然無覺之中以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在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

得此空知也不肯塗而自中此安行也曰如人行路頭是認着方行此路中不然則向邊去聖人行不香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猶知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一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根戰退也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大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有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倒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纔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

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徼當亦有已不得如田疇火件自止不住○問幾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幾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占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須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發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隨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卻是要就這處理會盡幾微之際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於這裏惡便去也以為便是自家切己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注一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

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
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
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
者遂去以意[illegible]量為圖如後

此明周子之意　誠—幾—善幾／惡幾

此證胡子之失　誠—幾—善幾／惡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
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
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
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
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不辨之
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
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
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
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
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
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
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
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
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
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汚雜矣此
明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如何便為
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之為善陰如何便
見惡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
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訴太極
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
幾者動之微義發於不善動而發辨之使之有善而
無惡 集覽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墨人 [illegible]
復齊 [illegible]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德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

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
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
共出於善惡也此只是說得善之一邊耶朱子曰此
書從頭是配合但此數却不甚以如所謂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或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
有箇善有箇惡了得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
材料做○問誠無為全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
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
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
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
人之得於身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
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
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
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
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
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得
須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雖於
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
二五此老此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此須了
幾過都不曾見此意只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
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
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
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
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不同安
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
焉者聖也復此理
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

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具動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靜之機蓋誠爲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發而爲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爲神之端也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以正曰道否則邪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與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破道德題目却難通曰惡是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愼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觀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 此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者蓋欲其動二者皆求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同晝所爲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爲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聲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衮來衮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勝柔如一向剛則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須知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引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何以為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託道氣稟不向不前又不得一向不然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周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艱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射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切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矣夫子每每提斯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謂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巖孫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其兩端如此兩便有向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擧歸如此康節卻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也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

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是
倒五行如卻東節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八萬
四千縱横変動無所不可如漢儒符
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别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
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
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
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
須知恥方能聞過
而改故恥為重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
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
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學者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
思幾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
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幾思使
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
所思事至時纔思
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
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
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
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
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幾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斷
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
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
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幾動後知
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
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
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言君子思誠然
後見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
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
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
解上
文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
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
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
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

大事大法天
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孰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胸次全無些灑落底氣象只是李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一旦民遂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過去須是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乘○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故未得便不成硬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塗炭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卻蕩了微

以天為己任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相悖若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果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下門之事如世間一等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不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怯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學顏子之所學本作頭淵黙是日頭須是了然得顏賢黃氏曰才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急已務實之論恐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從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細密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然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陰是方消底仁便是方長底義便是收回底○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微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所謂而為陽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瑞節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胷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自和若直是盡肅敬不曾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此自和這不待勉強和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為貴解者多以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諭曰所謂禮者措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為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論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礼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用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踐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與陳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亭樂只是箇和纔有亭便順而和失亭便乖矣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知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先

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有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自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鬭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殉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殉名也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如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黄氏端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

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放希簡而淡廖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說本体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欲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

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大法要却推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者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眞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黄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生猜阨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集覽 唐德宗按通鑑德宗名适代宗太子猜忌刻或於奸臣盧杞之譖疏忠良致李希烈一眾叛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納相繼反叛帝奔奉天李懷光又叛帝奔梁州賴李晟等誅賊收復京城還奉天在位二十五年放齊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嚚訟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注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一毫之蔽此二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ㄑ字如此好面ㄑ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万一各正小大有定言万箇是一箇一箇是一万箇蓋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万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一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万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万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比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大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

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
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
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曰之若蓋曰此皆
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与踏實
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扣旋
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
言命故其章内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
之則章内之言同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
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
剛悪柔善柔悪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
為太極也

顔子第二十三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説見論語【集覽】陋巷按一統志陋巷在兖州府曲阜縣西八里顔子廟前

夫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

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者

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顔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
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
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
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
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
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
見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
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
此而害其樂○問顔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
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
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
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

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顔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
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於
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顔子胷
中自有樂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
窶累心底做樂○顔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
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顔
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底就見處
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斷續便自然快活不是別
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顔子不改其樂莫是
樂箇貧否曰顔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
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顔子樂處
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
實下功夫處做下功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顔
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顔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若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盡處這便是
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
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
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問學者看文
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顔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
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然地快活如今且去博
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

實用功○問尋孔顔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
向上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
以說此事却以莽資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力處求
之知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
然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顔子以道為樂則非
顔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顔子之樂非
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
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顔樂之說程子
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顔子之心無
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
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子令
程子尋顔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生以
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
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
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
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
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顔子爾○顔子之貧如
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
云顔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
盖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

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麄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元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以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淪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撿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改其為貧萬鍾九鼎不足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

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集覽】鮮于侁按宋鑑鮮于侁閬州新政人叔明裔孫姿莊重力學舉進士嘗為利州路判官時方行新法諸路擾動侁獨公心處之蘇軾以為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陳州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只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元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集覽】仲由按一統志仲由字子路卞人孔門弟子有政事才聞過則喜勇於改過片言可以折獄仕衛死

於孔悝之難後世追封衛公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尔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臣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集覽 陳少陽按宋史陳東字少陽丹陽人[illegible]徽宗時爲太學生率同舍生詣闕上書[illegible]又命以官不就高宗南渡復上書極論黃潛善汪伯彥潛善等誣以指斥乘輿殺之天下以爲冤高宗後知其非悔之詔贈秘閣修撰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黃氏瑞節曰輪車輪轅車轅木所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於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之言……

按漢書相如即司馬相如也俳步皆切俳優雜戲始類俳論顏子作心齋莊子內篇領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同也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道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集虛虛者心齋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故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

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不待言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此須事一為之實悅焉學者上然後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大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物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盖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
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
溪看易却有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
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問精與
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
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
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
德意思到文王然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
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如
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為非聖
人之蘊信可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
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
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
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
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
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

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
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
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大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序
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
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
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之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
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
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
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
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
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
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
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
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
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
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
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
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
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
事下面便是教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
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
六七分是了遷而就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
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

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
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
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
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
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
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
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
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之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睽隔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若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尚何恠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

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爲之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集覽 （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按漢書高帝本紀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欲廢太子而立如意爲太子呂后使人召四皓調護而止事在高帝十二年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按唐書太宗爲秦王時殺弟元吉及即位納其婦楊氏與之生子明封爲曹王使繼元吉後長孫后崩又欲立楊氏爲后魏徵力諫乃止事在貞觀二十一年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妄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溺於外物所誘動如陷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問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與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又皆答學者曰諸討固佳但此等亦是任貴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爲學治已治大有多少事任如天文也理[illegible]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眞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不苟以物不貫亦即是信止○黃氏叢書曰故備載家集濂溪任吾州嘗以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未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猶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集覽】其後在零陵按一統志零陵名今為永州附治仍為零陵縣任梧州按一統志梧州今並為梧州府附郭黃氏通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說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躁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及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刪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工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賢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君在營道縣營樂鄉貴里石塘橋西濂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數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

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則然其大指則不出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其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是爾而笑也○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其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求之又河南下遠近之道哉○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可知性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知性無不善肤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一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由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施不假人力當述之至論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辭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illegible]焉再[illegible]未其易義而不可背僭令門人度正不詭周子之友專者之子孫永所寄妬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指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雜合死此豈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獨得之精循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以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說婚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篇實長孚之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以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集覽] 陸詵 按宋鑑陸詵餘杭人第進士有幹濟才熙寧中領[illegible]西夏復請交阯之擾其[illegible]至天章閣待制知成都府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集覽] 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 按一統志養心亭在重慶府城北一百五十里合州治東宋張宗範所構周濂溪作亭說以名之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得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集覽】世說王粲好人有文章既卒文皇直往臨顧謂同遊曰仲宣平昔好驢鳴諸公可作一聲送之於是坐客皆作驢鳴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此【集覽】魚很切允也謹也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明道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黄氏端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卷之三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先生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其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集覽]關中三輔舊事曰漢都長安以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則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篤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也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者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為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諭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有父母之實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己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負於父母天地之性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人禀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外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天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橫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耳所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說開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

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近見有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分下考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不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說得不著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遂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隨隱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字來說理

【集覽】雲谷按一統志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峯之巔羣巒環繞內寬外密地氣高寒上多飛雲登者緣崖攀蘿寓目數里始到其上宋朱熹愛其幽邃因號雲谷構草堂名晦菴以為講道之所自作記今尚存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

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

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亶嚴緊門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明白若以本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貼體言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

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乾為父母又序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乃君子之急務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休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体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

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所以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則者也窮之則

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皆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窮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集覽】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按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按宋鯀初受堯封爲崇侯以治水無績被殛長子禹嗣位故稱崇伯子潁考叔之及莊公按左傳潁考叔春秋時潁谷封人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於公公賜之羹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語其言遂爲母子如初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集覽】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按史記舜父瞽叟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盡孝弟之道烝乂義不格姦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既而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卓子嘗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姬置毒胙中公祭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善事親却未免有正以不正事之者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illegible]何書實自沈然未可盡信然被於東萊者人也人則有安於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黃巖孫曰

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乃編水荷而衣采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後妻烝藜不熟其子日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事後母至孝而後母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以有一伯奇許二人又按程子胥書舜耕曾子之孝後爲何日家語載曾子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也義理曾子芸瓜誤斷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恭之事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天當敎戚我貧賤就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不至富貴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山貞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有非我也子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譽之事義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則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設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祖運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恐得張子之本意○以俟之者說其事親也所以字作者字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

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欲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也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特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其守而謹行之者致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承示西銘微旨伏讀覺日曉然具悉如侍先席親訓誨也特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孝之大方固將終身服膺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該何

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非知其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先生答朱子書曰承諭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為人也豈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

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盡五常道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以不所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体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爭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須刻停息所謂仁此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劣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具為仁然則人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辭萌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為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端原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体而言因此端端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仁若正是天理流動之幾以具包容和辨涵育融淵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若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如為義夫之遠矣曰推測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以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人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

賢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旁父子到得父父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世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熈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万物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此段陳氏曰非指與万物為一如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

遺書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文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說克己復礼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只問物一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只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示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体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

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語類）

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豁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然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擴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足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處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豫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卻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之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集覽】以管窺天漢書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蠡小瓢也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進大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特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也是要教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朱子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勉齋黃氏曰嘗記所論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頑愚也無告如棊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后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體吾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游子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

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横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蹈大隨小此理
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
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
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
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强假耶
横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樣大合
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
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
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
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横渠這說這
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
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
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
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集覽】林夔孫按宋鑑林夔孫古田人幼穎悟及壯從朱文公遊博涉羣書隱居不仕與同邑余偶崔若中為心友所著有蒙谷集書本義等書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
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言
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
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
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
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
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
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
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亦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
則私意將勝而其流蔽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
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
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
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
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敝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
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
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
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
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
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

原缺第二十三葉

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
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
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
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
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
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
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
能改於氣質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
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性天
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
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

則為顯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
為底豫為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
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仁人
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
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
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
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
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
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

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
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
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
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
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
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
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
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
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
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
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

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窮道變化發
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
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
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
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
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
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
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
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
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

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息於存養此
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者
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
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
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
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
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
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群書集覽卷五

正蒙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
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
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
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
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
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
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
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
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
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
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
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
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
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
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
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
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
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

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
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
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
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橫渠
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
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爲萬
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
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
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
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
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
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
況他人乎而出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
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
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
不當徒爲空言而已○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
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
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
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
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
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
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

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illegible]不濟事無故拾出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箇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大和爲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中節處之和是氣○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嘗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爲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爲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一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晝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
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
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
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
得別這箇便是
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
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
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
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此動靜兩端
說氣之本上章言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其
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
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
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
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陰陽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
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
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
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
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如人物有偏
有正○游是散殊此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
衮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
管衮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
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
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
游氣是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
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
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
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

却是指所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
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
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
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
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
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
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
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
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
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
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
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
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
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
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陰陽是箇道理却有兩箇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則一物亦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縮說也曆家若順筭則筭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筭○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不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一不隨天而定也月與日非五星少遲則天右之說極精密如以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

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月在天如一面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

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一分二分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前後近一日又三以天之圜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紹前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一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沈括按宋鑑沈括字存中湖州人嘉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置象器渾儀大常丞士時籍官民車禁蜀鹽括論止之使契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後謫秀州卒括博學無所不通凡律樂醫卜諸家皆有論著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缺物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也言其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

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故日有十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與天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黃瑞節曰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日法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分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筭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也所謂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特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

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
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月
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
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
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
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閏月行所多月
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
五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
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
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
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
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
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
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
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
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
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
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九
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
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
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
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
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
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
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
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
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
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
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
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
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
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
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
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
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
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
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
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
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
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
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
外景金水內景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陽光於外
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
以此爲養生之法故閉視返聽潛神不耀
〔集覽〕淮南子書名漢書劉安淮南王安厲王長子招致方術賓客千餘人
著書數萬言名曰淮南子有內書外書等篇行于世

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
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无非至教聖人之動无非至德夫豈
言哉、
天体物不遺猶仁体事无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無一物之不体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井井流出來荀揚豈能到体物
猶言為物之体也蓋物物有箇天理体事謂事事是仁
做出來如礼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
体便是做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為体事以仁為
箴須著從上説故如此下語体物為物之体猶言
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
一物之不体猶言無
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
彼神之道与（威変化行鬼神成行隱 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之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无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与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変神而化也无為而成為
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変无為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与日新悠久无疆之道与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
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
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変存四時之変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
之変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
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
存乎德行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
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
周萬物而知【集覽】谷神老子五章篇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注谷養也人
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
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体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体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

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体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先方易无体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欝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学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学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体都是陰在陽時全体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凡如天地日月若无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為晦朔何以別其為晝夜死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独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哉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天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内而乃所以求
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
致養其内也蓋内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
處此却似向内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
於外也故常謂門人曰吾之所得於心則修其辞命辞
无差然後斷事斷事无失吾乃油然精義入神者繇而
已横渠向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虚明久
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
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
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
見而未形也形則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
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与
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
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体而无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
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
凡所經歴處人皆化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
是如此至横渠先生乃謂性〻為能存神物〻為能過
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能全其性而
不為情所動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而不可測下
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〻各
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
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
生多本其說神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
如此深於此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横渠先生之
說亦不可
不知也

无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應物之感範圍天地
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
神動一靜也仁敦化則无体義入神則
无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
降為聚散之漸物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
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帰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
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嵩謂只是生息○至之謂
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祠貌亦謂
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
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
伸如鬼而有灵是也○人死便是■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

散者謂鬼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以與為病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体之而化矣

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独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与妄也共見共聞雖[illegible]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国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書謂飢夢取飽夢与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変容有取焉爾

声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声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声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
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
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
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
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
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
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因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
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
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
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
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
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
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
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万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万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以其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

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illegible]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全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illegible]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方變之不同[illegible]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illegible]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眞氏曰張子[illegible]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illegible]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之命爲稟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對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箇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所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御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靈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昏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
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
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
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
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
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
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
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
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然後說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也○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体而無餘耳○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揭曰此說固好然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入於心便做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是為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
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
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
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

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
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
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
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
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
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体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將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從道如顏子非礼勿視便只知有礼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

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集覽】六根之說按釋氏要覽六根謂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味身所觸意所思也塵芥六合六合謂上下四方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集覽】樂正子按氏族樂正子名克孟子門人嘗欲使為政孟子謂其好善優於天下故足以為善人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太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
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
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
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
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
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
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
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
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
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

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学然後可与適道強禮然後可与立不惑然後可与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
知其知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
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
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
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
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
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与人焉善以天下不善
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学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学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
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学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
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將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
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
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
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
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緣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
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国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
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
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
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
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

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非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
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集覽】浮圖按據日浮圖上浙作屠魏志云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也又釋氏要覽曰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母馱或云沒馱皆是天竺二謂楚夏語稱之為覺今畧稱佛也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
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
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
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
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
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
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
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

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愛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集覽】子夏　一統志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居文學科為人篤實退而老於西河教授門人魏文侯師事之後世封河東公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
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
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徧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
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
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
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
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
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
於義或害
立不必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
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
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
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
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

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
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
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
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
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之則不流道所以可

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言凶利害然後一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集說 象憂喜舜憂喜 按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然泥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集覽】湯放桀有慚德 按商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以解釋其意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以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諒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集覽】虞芮質厥成 按詩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注虞芮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則虞芮之所讓也質正也平成也 四友之臣 按群書纂數文王四友之臣謂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集覽】以杞包瓜 易姤卦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注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為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集覽】八士 論語微子篇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注鄭玄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集覽】重耳小白 按史記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詳見下卷

晉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集覽】晏嬰 按史記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盡忠補過名顯諸侯

山節藻棁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集覽】山節藻棁 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 注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也 祀爰居 按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以為祥使國人祭之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

與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集覽】獻子按孟子注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集覽】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東蒙山名按一統志蒙山在兗州府費縣東北七十里書蒙羽其藝詩奄有龜蒙即此以其在魯地之東故曰東蒙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集覽】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論語陽貨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風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集覽】風至圖出朱子曰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之

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衍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我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集覽】師摯之始 （朱子注師摯魯樂師名摯三桓僭妄三桓即魯之三家謂孟孫氏仲孫氏季孫氏也）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也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集覽】冉子 （名求字子有魯人孔門弟子名政事科孔子嘗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仕於季氏後世追封徐公）原憲 （按一說忘原憲宋人孔門弟子原思也為人狷介所居蓬蒿蓬雙樞子貢過之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集覽】佛肸 （按論語序佛肸晉大夫趙氏家臣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南子 （按論語注南子宋女為衛靈公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集覽】九夷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謂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然以義者常多恐學之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慾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輙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集覽】龍德而隱 （易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

君子恥之與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
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
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善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
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
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
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
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

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集覽】犂牛之子按論語註犂雜文色騂且角[illegible]註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
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
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
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

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集
覽】按有子一統志有若魯人孔門弟子皆論孝弟為仁之本禮之用和為貴孔子卒弟子以其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後世追封平陰侯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於故王心一言必
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
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
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集覽】杞宋不足徵杞宋二國名徵證也按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武王克殷封之為杞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克殷封之為宋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卻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又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集覽】卜如響按鬼谷子響卜法夜靜洒掃焚香置香祝之以手撥水置杓水上自旋隨柄所指抱鏡出門密聽聞一句則是響卜準後方言之元旦占一歲休咎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嘗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衆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辭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怒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孰不得又亦理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

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焉

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過之變非此之謂也【集覽】王弼按三國志王弼山陽人察惠通辯能屬辭補臺郎嘗注老子及周易年二十四卒縉紳惜之

行前定而不吹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欲之有
言欲作父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
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
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
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
息矣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
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
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
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集說】陳恒弒君左傳魯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弒之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告註陳成子名恒子我即闞止也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
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通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
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
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
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
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
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
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
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
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
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深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家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

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

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心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
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
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
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
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
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
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

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
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
世傳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已未暇及
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
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
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
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无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
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
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
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隙一本但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三者必
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旉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
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遂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見

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
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
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善學
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
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
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
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
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
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
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
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
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
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
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
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
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
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

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誦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
舞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
也十三辭焉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
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
道贊化育之一端也【附註】后稷之穡按史記后稷名棄其母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
人跡心忻然踐之生棄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
徙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冰上鳥覆翼之以爲神遂

收之冠腎屹然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穀民稼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爲農師封于邰號曰后稷爲別之始祖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各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〻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旅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黒必絢以粉素【集覽】莊姜才甚美 按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莊姜美謂其容貌之美即詩所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共有所見於其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享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集覽】王季 按通鑑季歷太王季子也初太王生三子曰大伯仲雍季歷娶大任有賢行生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傳之昌太伯仲雍承父志逃之荆蠻國人奉季歷爲嗣厥後武王踐天子位尊之爲王季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〻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貪者紛紛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〻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爲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

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嚳【集覽】【帝嚳】按史記帝嚳高辛氏姬姓玄囂之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振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都于亳以木德正天下而其基於辛故號高辛氏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而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容常存而去之【集覽】【管蔡】按史紀管叔蔡叔周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初立周公位冢宰管蔡監殷流言於國遂與武庚作乱周公東征乃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而外變朝宇矣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曾上又道漢儒合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也○黃端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爲常棣又誤認漢儒之失然以爲仲尼去之甚善盡刪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承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

後行焉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集覽】【皐陶】按史記皐陶仕唐虞爲士師之官制五刑之法號稱理官之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不卜朕志無疑入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之

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術忒未必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數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為春嘗烝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猶嘗祫烝備 諸侯礿犆子如天 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祫之說不一禮記方氏二家皆非是注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則有所謂禘遂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惟王制有此蓋商人大祭也祫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隆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祭於祖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始祖之廟也殷廟以祧廟之方氏分祧毀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氏所云假祫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皆特物不備故廟祫之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當祫烝皆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礿犆秋之嘗祫冬之烝祫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犆或一祫焉此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此論釋王制說也○犆音特礿論偏

庶子不祭祖考而已不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為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明其宗也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問見曾子註

黃瑞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其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曾子問篇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毀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

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毁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
爲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
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大祖
若祫則請於其君幷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
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
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
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
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

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亦宗
曰世室亦曰祧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
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大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
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毁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
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如之二廟親盡則毁
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二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
知當爲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于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
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曾之而廟亦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
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遷其上放此凡毁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毁也見穀梁傳及註
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
同但毁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

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
也周制自后稷爲大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一世至大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
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
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
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覽泰伯仲雍按史記太伯仲雍古公之
二子王季之兄也虢仲虢叔按史記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
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同之爲言
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祝告事於尸也詔於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

其精神合一也○祊伯更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
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
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
字爲謚如懿謚本字事見之說先儒承訛將去義理不通如鄭武王爲丙武王遂賜之訛公謚爲族即因生
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爲句亦是強辭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
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
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
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
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
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
未有位於王朝政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
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
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
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敎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
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
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
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
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

者不弔生者以畏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淫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篇首兩字爲篇名今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 [illegible]
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
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
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眞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
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
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 庸常聖人同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
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
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
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

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

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注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集覽 男女臧獲按漢書注臧獲奴婢也男曰臧女曰獲）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

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集覽 疣贅荀子宥坐篇孚曾未爲疣贅則具然欲爲人師注疣贅結肉也釋名疣于求切瘤也贅之芮切黑疵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

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纔見道理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貫通而爲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黃端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摸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六

皇極經世書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為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引經引義別為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脈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耳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故為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雖則其子伯溫所著也○趙氏震曰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之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所以錯二數之義如易之有繫辭焉夫道不囿於數而數實該乎道昔之負才氣者雖使十年不仕而專於數康節殆未之許可是也豈易言也哉

按本書六十二篇并門弟子所計外篇上下通六十有四篇其首三十四篇則以元會運世相經緯列甲子紀歲紀事以驗夫天時人事之得失其次十六篇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為圖三十八百四十以窮夫萬物之數其後內外十四篇之文則皆所以發陰陽剛柔之義也然所之二數邵伯溫氏當著一元消長等圖以括其要約後西山蔡氏因其圖而推衍之著為經世

指要一書足以盡了五十篇之義而晦菴朱子謂其發康節之書推究纇密矣故今不復具載康節全書但取蔡氏指要諸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為二卷列於內外十四篇之首庶幾觀者即圖以明其數因文以求其理則由約可以該博復以漁樵問答及無名公傳附於後者因其文意與是書有相發明故也

纂圖指要上

西山蔡氏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為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畫奇耦之序其為道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而以皇極經世跡之於後則大略可見矣

伏羲始畫八卦圖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西山蔡氏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八卦正位圖

邵伯溫曰先君云天地定位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艮與兌對也雷風相薄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離與坎對也此伏羲之易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得順行此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西山蔡氏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陽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敘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

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圖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西山蔡氏曰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為陽後三十二卦為陰古往今來者也

六十四卦方圓圖

邵伯温曰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圓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西山蔡氏曰六十四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陽九陰六用數圖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為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為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十為一朞之數

日月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二十有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
六百有八之數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為少陽之數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為為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為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六

十是為一朞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五千
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六千
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亦
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聖人所以
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西山蔡氏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西山蔡氏曰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者天之所以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者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

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為水太剛為
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四象水為雨火為風
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
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
之化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
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
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
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
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
物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
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
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
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
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
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
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
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
為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
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
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
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
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

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為
十六千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至愚一一之物為
巨物一一之民為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
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
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
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
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
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
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
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
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

音釋

參伍錯綜易繫辭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注參者三數之
也伍者五數之也錯綜注見十一卷第六業皇帝王伯
啓陸贊尊號表云德合天謂之皇德合地謂之帝注皇
大也道配天之大也帝諦也審諦於物也釋名王主也
天下歸往之謂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
故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伯必駕㓛
與霸通蓋取拔自長諸侯之義國語霸把也把持諸侯
之權也範圍天地易繫辭範■天地之化而不過注範
如■金之有模範■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而
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者也

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

位	卦數	元會運世	日月星辰	卦之卦
一一	乾一	元之元	日之日	乾之乾
一二	夬十二	元之會	日之月	乾之兌
一三	大有三百六十	元之運	日之星	乾之離
一四	大壯四千三百二十	元之世	日之辰	乾之震
一五	小畜十二萬九千六百	元之歲	日之石	乾之巽
一六	需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元之月	日之土	乾之坎
一七	大畜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元之日	日之火	乾之艮
一八	泰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元之辰	日之水	乾之坤

位	卦數	元會運世	日月星辰	卦之卦
二一	履十二	會之元	月之日	兌之乾
二二	兌一百四十四	會之會	月之月	兌之兌
二三	睽四千三百二十	會之運	月之星	兌之離
二四	歸妹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會之世	月之辰	兌之震
二五	中孚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會之歲	月之石	兌之巽
二六	節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會之月	月之土	兌之坎
二七	損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會之日	月之火	兌之艮
二八	臨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會之辰	月之水	兌之坤

位	卦數	元會運世	日月星辰	卦之卦
三一	同人三百六十	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
三二	革四千三百二十	運之會	星之月	離之兌
三三	離十二萬九千六百	運之運	星之星	離之離
三四	豐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運之世	星之辰	離之震
三五	家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運之歲	星之石	離之巽
三六	既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運之月	星之土	離之坎
三七	賁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運之日	星之火	離之艮
三八	明夷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運之辰	星之水	離之坤

位	卦數	元會運世	日月星辰	卦之卦
四一	无妄四千三百二十	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
四二	隨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世之會	辰之月	震之兌
四三	噬嗑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世之運	辰之星	震之離
四四	震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世之世	辰之辰	震之震
四五	益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世之歲	辰之石	震之巽
四六	屯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世之月	辰之土	震之坎
四七	頤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世之日	辰之火	震之艮
四八	復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世之辰	辰之水	震之坤

五一 歲之元 石之石 巽之乾
姤千二萬九千六百

五二 歲之會 石之月 巽之兌
大過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五三 歲之運 石之星 巽之離
鼎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五四 歲之世 石之辰 巽之震
恒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六一 月之元 土之石 坎之乾
訟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六二 月之會 土之月 坎之兌
困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六三 月之運 土之星 坎之離
未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六四 月之世 土之辰 坎之震
解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五五 歲之歲 石之石 巽之巽
巽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五六 歲之月 石之土 巽之坎
井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五七 歲之日 石之火 巽之艮
蠱二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五八 歲之辰 石之水 巽之坤
升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六五 月之歲 土之石 坎之巽
渙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六六 月之月 土之土 坎之坎
坎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六七 月之日 土之火 坎之艮
蒙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六八 月之辰 土之水 坎之坤
師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七一 日之元 火之日 艮之乾
遯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七二 日之會 火之月 艮之兌
咸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七三 日之運 火之星 艮之離
旅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七四 日之世 火之辰 艮之震
小過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八一 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否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八二 辰之會 水之月 坤之兌
萃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八三 辰之運 水之星 坤之離
晉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八四 辰之世 水之辰 坤之震
豫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七五 日之歲 火之石 艮之巽
漸二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七六 日之月 火之土 艮之坎
蹇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七七 日之日 火之火 艮之艮
艮二百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萬

七八 日之辰 火之水 艮之坤
謙二千六百十二萬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萬

八五 辰之歲 水之石 坤之巽
觀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八六 辰之月 水之土 坤之坎
比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八七 辰之日 水之火 坤之艮
剝二千六百十二萬千二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萬

八八 辰之辰 水之水 坤之坤
坤三萬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

邵伯溫曰陽一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又曰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西山蔡氏曰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天地之數至于八八而遂窮乎曰窮則变变則生蓋生生而不窮者也元會運世即歲月日辰。日月星辰即水火土石猶形影聲響也故經世擧元會運世而不及歲月日辰擧日月星辰而不及水火土石也

黃氏畿節曰經世天地始終之數以十二三十反覆乘之也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是以十二乘一十也元之運三百六十是以三十乘十二也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是以十二乘三百六十也會之元以下放此經世之元元之會運世歲月日辰即陽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元之元即乾之乾元之會即乾之兌元之運即乾之離元之世即乾之震元之歲即乾之巽元之月即乾之坎元之日即乾之艮元之辰即乾之坤會之元以下放此

經世六十四卦數圖 即先天大圖

邵伯溫曰乾之數一。兌之數二。離之數三。震之數四巽之數五。坎之數六。艮之數七。坤之數八。交相重而爲六十四焉乾兌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爲陰在地爲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文也剛柔相交地理也○西山蔡氏曰八卦之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之序也一一爲乾以至八八爲坤參伍錯綜無不備也圓者爲天方者爲地一二三四爲陽五六七八爲陰卽先天圖也一一起于南八八終于北者以少爲息多爲消也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朞數

元	會	運	世		
日甲	月子一	星三十	辰三百六十	年一萬八百	復
	月丑二	星六十	辰七百二十	年二萬一千六百	臨
	月寅三	星九十	辰一千八十	年三萬二千四百	泰 開物星之己七十六
	月卯四	星一百二十	辰一千四百四十	年四萬三千二百	大壯
	月辰五	星一百五十	辰一千八百	年五萬四千	夬
	月巳六	星一百八十	辰二千一百六十	年六萬四千八百	乾 唐堯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夏殷周秦兩漢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月午七	星二百一十	辰二千五百二十	年七萬五千六百	姤
	月未八	星二百四十	辰二千八百八十	年八萬六千四百	遯
	月申九	星二百七十	辰三千二百四十	年九萬七千二百	否
	月酉十	星三百	辰三千六百	年十萬八千	觀
	月戌十一	星三百三十	辰三千九百六十	年十一萬八千八百	剝 閉物星之戊三百一十五
	月亥十二	星三百六十	辰四千三百二十	年十二萬九千六百	坤

邵伯温曰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也經世但著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日甲日之數一歲一周月子至亥月之數十二歲十二周也星三百六十隨天而轉日一周歲三百六十周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之辰則歲四千三百二十辰也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己七十有六閉物於月之戌星之戊三百一十有五月至巳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爲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月至亥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爲陰極陰陽之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以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焉除四正卦凡六四六二十四三百八十有四去其二十有四則所存者三百六十也四正卦謂乾坤坎離居四方之正位反復不變故謂之四正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虧之法在其間矣所以藏諸用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

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揚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朔虛於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槩以三百六十爲率何也曰所以藏諸用也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矣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嗟夫皇極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非元氣之會聰明過人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又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

得而數者即日月星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

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惟太初以四千六百四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二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

【補註】考之曆數論語堯曰篇天之曆數在爾躬註朱子曰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若合符節孟子離婁篇云合符節註朱子曰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執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五星之伏見張子曰五星即五緯五行之精也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太白四曰辰星五曰鎮星朓朒屈伸朓朒注見十一卷第五葉說文屈曲也伸直也太初大衍曆名太初曆漢武帝所造武帝太初初行之大衍曆唐僧一行所造玄宗開元中行之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論十二卦

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卦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爻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懸排而後溫厚之氣始盡此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中方於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壽義亦放此蓋能中之氣雖見而物上之氣易凝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丑子之論為卯乃以夏特為止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發圖以掛其說可見○邵子象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說一開物宇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混查渾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或地初則溶較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以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歲方始生出物來此○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說是如向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能只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又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鬧客既有展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番衰了便有一番生得來○黃氏端節曰二元消長圖蓋以本書約之也今詳本書曰甲一位為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一元總數也其所以得一元之數者由十二會積之也月子也為一會該一萬八百年至月亥十二位為十二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萬上巳甲統之也其所以得十一會之數若由三十運積之也星甲一位為一運該三百六十年至三十位為三什辟該一萬八百年萬上月子積之過此屬月丑統之其所以得三十運之數者由十二世積之也辰子一位為一世該三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為十二世該三百六十年屬上星甲至之屬此屬星乙統之蓋由世積而為運運積而為會會積而為元即由特積而為日日積而為月月積而為歲也邵伯溫所謂一元之數在天地之間猶一年是已然邵子此數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終耶善乎西山先生之言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故曰堯得天地之中數斷言何謂也蓋堯之時在日甲月

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也堯而後可逆而推矣○元氏明善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年○臨川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為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大始言一元之始也延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為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終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搏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為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

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音釋

至元甲子　至元本元世祖年號即宋理宗景定元年　泰定甲子　泰定本元泰定帝年號即泰定元年

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 萬物之數

日日聲平闢　水水音開清

多良千刀妻　古黑安夫卜東

宮心●●●　乃走思■■■

日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水音九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聲闢音平聲闢音一千　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

六十四　八

日日聲平之一闢　水水音開之一清

開音清 和律　平聲闢 唱呂

之一 一音古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多字唱

之二 一音黑字和 二聲至十聲　一之二 一音至十二音 二聲良字唱

之三 三音安字和 三聲至十聲　一之三 一音至十二音 三聲千字唱

之四 四音夫字和 四聲至十聲　一之四 一音至十二音 四聲刀字唱

之五 五音卜字和 五聲至十聲　一之五 一音至十二音 五聲妻字唱

之六 六音東字和 六聲至十聲　一之六 一音至十二音 六聲宮字唱

之七 七音乃字和 七聲至十聲　一之七 一音至十二音 七聲心字唱

之八 八音走字和 八聲至十聲　一之八 一音至十二音

之九 九音思字和 九聲至十聲　一之九 一音至十二音

之十 十聲至十聲　一之十 一音至十二音

之十一 十一聲至十聲

之十二 十二聲至十聲

日月聲平翕　水火音開濁

禾光元毛衰　口黄口父步兌

龍○●●●　内自寺■■■

日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火音九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闢

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　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

六十四　八

日月聲平之二翕　水火音開之二濁

開音濁 和律　平聲翕 唱呂

一之一 一音口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禾字唱

一之二 二音黄字和　一之二 二聲光字唱

一之三 三音口字和　一之三 三聲元字唱

一之四 四音父字和　一之四 四聲毛字唱

一之五 五音步字和　一之五 五聲衰字唱

一之六 六音兌字和　一之六 六聲龍字唱

一之七 七音内字和　一之七 七聲○字唱

一之八 八音自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九音寺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一之十

一之十一

一之十二

日星聲平闢　水土音開清

開丁臣牛○　坤五母武普土

魚男●●●　老草口■■■

日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土音九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聲闢音平聲闢音一千　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

六十四　八

日星聲平之三闢　水土音開之三清

開音清和律　三之一　一音坤字和一聲至十聲　平聲闢唱呂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開字唱

三之二　二音五字和　三之二　二聲丁字唱

三之三　三音母字和　三之三　三聲臣字唱

三之四　四音武字和　三之四　四聲牛字唱

三之五　五音普字和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音土字和　三之六　六聲魚字唱

三之七　七音老字和　三之七　七聲男字唱

三之八　八音草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三之十

三之十一

三之十二

日辰聲平翕　水石音開濁

田兄君○龜　口吾目文旁同

烏○●●●　毛曹口■■■

日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石音九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　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

六十四　八

日辰聲平之四翕　水石音開之四濁

開音濁和律　四之一　一音口字和一聲至十聲　平聲翕唱呂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田字唱

四之二　二音吾字和　四之二　二聲兄字唱

四之三　三音目字和　四之三　三聲君字唱

四之四　四音文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旁字和　四之五　五聲龜字唱

四之六　六音同字和　四之六　六聲烏字唱

四之七　七音毛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曹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四之十二

月日聲上闢　火水音發清
可兩典早子　甲花亞法百冊
孔甾●●●　妳哉三山莊卓
月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水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　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月日聲上之一闢　火水音發之一清
發音清和律　上声闢唱呂
一之一 一音甲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可字唱
一之二 二音花字和　一之二 二聲兩字唱
一之三 三音亞字和　一之三 三聲典字唱

一之四 四音法字和　一之四 四聲早字唱
一之五 五音百字和　一之五 五聲子字唱
一之六 六音冊字和　一之六 六聲孔字唱
一之七 七音妳字和　一之七 七聲甾字唱
一之八 八音哉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九音三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十音山字和　一之十
一之十一 十一音莊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卓字和

月月聲上翕　火火音發濁
火黃犬寶○　口華爻九白大
甬○●●●　南在口七乍宅
月月聲七下唱和之用　火火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　發音濁聲發音濁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月月聲上之二翕　火火音發之二濁
發音濁和律　上聲翕唱呂
二之一 一音口字和 一聲至十聲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火字唱
二之二 二音華字和　二之二 二聲黃字唱
二之三 三音爻字和　二之三 三聲犬字唱

二之四 四音九字和　二之四 四聲寶字唱
二之五 五音白字和　二之五 五聲○字唱
二之六 六音大字和　二之六 六聲甬字唱
二之七 七音南字和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八音在字和　二之八
二之九 九音口字和　二之九
二之十 十音七字和　二之十
二之十一 十一音乍字和
二之十二 十二音宅字和

月星聲上闢　火土音發清

宰井引斗○　巧瓦馬晩卦貪

鼠坎○○○　冷采口口叉拆

月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土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　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月星聲上之三闢　火土音發之三清

發音清和律　上聲闢唱呂

三之一 一音巧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宰字唱

三之二 二音瓦字和　三之二 二聲井字唱

三之三 三音馬字和　三之三 三聲引字唱

三之四 四音晩字和　三之四 四聲斗字唱

三之五 五音卦字和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音貪字和　三之六 六聲泉字唱

三之七 七音冷字和　三之七 七聲坎字唱

三之八 八音采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十音口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十一音叉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拆字和

月辰聲上翕　火石音發濁

每永允○水　口牙兒萬排罩

虎○●●●　犖才口口崇茶

月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石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　發音濁聲發音濁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月辰聲上之四翕　火石音發之四濁

發音濁和律　上聲翕唱呂

四之一 一音口字和 一聲至十聲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每字唱

四之二 二音牙字和　四之二 二聲永字唱

四之三 三音兒字和　四之三 三聲允字唱

四之四 四音萬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排字和　四之五 五聲水字唱

四之六 六音罩字和　四之六 六聲虎字唱

四之七 七音犖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才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十音口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十一音崇字和

四之十二 十二音茶字和

星日聲去闢　　　　土水音收清
个向旦孝四　　　　九香乙口丙帝
衆禁●●●　　　　女足星手震中
星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水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　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星日聲去之一闢　土水音收之一清
收音清和律　一音至十二音　去聲闢唱呂　一聲至十聲
一之一　一音九字和　　一之一　一聲个字唱
一之二　二音香字和　　一之二　二聲向字唱
一之三　三音乙字和　　一之三　三聲旦字唱
一之四　四音口字和　　一之四　四聲孝字唱
一之五　五音丙字和　　一之五　五聲四字唱
一之六　六音帝字和　　一之六　六聲衆字唱
一之七　七音女字和　　一之七　七聲禁字唱
一之八　八音足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九音星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十音手字和　　一之十
一之十一　十一音震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中字和

星月聲去翁　　　　土火音收濁
化兕半報帥　　　　近雄王口甫第
用○●●●　　　　年匠象石口直
星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火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翁音去聲翁音一千　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星月聲去之二翁　土火音收之二濁
收音濁和律　一音至十二音　去聲翁唱呂　一聲至十聲
二之一　一音近字和　　二之一　一聲化字唱
二之二　二音雄字和　　二之二　二聲兕字唱
二之三　三音王字和　　二之三　三聲半字唱
二之四　四音口字和　　二之四　四聲報字唱
二之五　五音甫字和　　二之五　五聲帥字唱
二之六　六音第字和　　二之六　六聲用字唱
二之七　七音年字和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八音匠字　　二之八
二之九　九音象字和　　二之九
二之十　十音石字和　　二之十
二之十一　十一音[illegible]字和
二之十二　十二音直字和

星星聲去闢　　土土音收清
愛亘艮奏○　　立仰美曰品天
去欠●●●　　吕七口耳赤丑
星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土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失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　　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星星聲去之三闢　　土土音收之三清
以聲律唱以音律和　　去声闢唱吕
三之一 一音立字和 一聲至十二聲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愛字唱
三之二 二音仰字和　　三之二 二聲亘字唱
三之三 三音美字和　　三之三 三聲艮字唱

三之四 四音曰字和　　三之四 四聲奏字唱
三之五 五音品字和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音天字和　　三之六 六聲去字唱
三之七 七音吕字和　　三之七 七聲欠字唱
三之八 八音七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十音耳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十一音赤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丑字和

星辰聲去翕　　土石音收濁
退瑩毳𡝩○貴　　乾月眉口平田
兑○●●●　　離全口二辰呈
星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石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翕音去聲翕音一千　　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星辰聲去之四翕　　土石音收之四濁
收音濁和律　　去聲翕唱吕
四之一 一音乾字和 一聲至十二聲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退字唱
四之二 二音月字和　　四之二 二聲瑩字唱
四之三 三音眉字和　　四之三 三聲毳字唱

四之四 四音口字和　　四之四 四聲𡝩字唱
四之五 五音平字和　　四之五 五聲貴字唱
四之六 六音田字和　　四之六 六聲兑字唱
四之七 七音離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全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十音二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十一音辰字和
四之十二 十二音呈字和

辰月聲入闢　石水音閉清

古〇〇谷日　癸血一飛必■

〇〇●●●　■■■■■■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三百一十二是謂閉

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　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

六十四　六十

辰月聲入之一闢　石水音閉之一清

闢音清和律　入聲闢唱呂

一之一 一音癸字和至十聲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古字唱

一之二 二音血字和　一之二 二聲〇字唱

一之三 三音一字和　一之三 三聲〇字唱

一之四 四音飛字和　一之四 四聲谷字唱

一之五 五音必字和　一之五 五聲日字唱

一之六　一之六 六聲〇字唱

一之七　一之七 七聲〇字唱

一之八　一之八

一之九　一之九

一之十　一之十

一之十一

一之十二

辰月聲入翕　石火音閉濁

八〇〇霍骨　揆賢寅吠鼻■

〇十●●●　■■■■■■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　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

六十四　六十

辰月聲入之二翕　石火音閉之二濁

闢音濁和律　入聲翕唱呂

二之一 一音揆字和一聲至十聲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八字唱

二之二 二音賢字和　二之二 二聲〇字唱

二之三 三音寅字和　二之三 三聲〇字唱

二之四 四音吠字和　二之四 四聲霍字唱

二之五 五音鼻字和　二之五 五聲骨字唱

二之六　二之六 六聲〇字唱

二之七　二之七 七聲十字唱

二之八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九

二之十　二之十

二之十一

二之十二

性理大全卷之第八 皇極經世書

辰星聲入闢　石土音閉清
〇〇〇六德　斉口米尾匹
〇〇●●●
辰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土音五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　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
六十四　六十
辰星聲入之三闢　石土音閉之三清
闢音闢和律　入聲闢閉呂
三之一 一音斉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三之一 一音不十二音 一聲〇字唱
三之二 二音日字和　三之二 二聲〇字唱
三之三 三音米字和　三之三 三聲〇字唱
三之四 四音尾字和　三之四 四聲六字唱
三之五 五音匹字和　三之五 五聲德字唱
三之六　三之六 六聲〇字唱
三之七　三之七 七聲〇字唱
三之八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九
三之十　三之十
三之十一
三之十二

性理大全卷之八 皇極經世書

辰辰聲入翕　石石音閉濁
〇〇〇玉北　蚪堯民未乳
〇妾●●●
辰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石音五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　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
六十四　六十
辰辰聲入之四翕　石石音閉之四濁
翕音翕和律　入聲翕閉呂
四之一 一音蚪字和 一聲至十聲　四之一 一音不十二音 一聲〇字唱
四之二 二音堯字和　四之二 二聲〇字唱
四之三 三音民字和　四之三 三聲玉字唱
四之四 四音未字和　四之四 四聲北字唱
四之五 五音乳字和　四之五 五聲〇字唱
四之六　四之六 六聲〇字唱
四之七　四之七 七聲妾字唱
四之八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九
四之十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四之十二

邵伯溫曰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
之數十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凡四十太陰之數十
二少陰之數十二太柔之數十二少柔之數十二太陰
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凡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
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以一百六十因一
百九十二得三萬七百二十是謂動植之全數一百六
十内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
十二一百九十二内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
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動植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唱
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以一萬七千二十四
唱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

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
見惟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
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
四象故也有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
萬物之數備于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日
聲卽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卽元之會日之月也日
星聲則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則元之世日之辰也
自餘皆可以類推之也○西山蔡氏曰凡太陽太剛少
陽少剛之體數皆十康節曰陽數一衍之爲十又日月星辰四象相
因而爲十六以十因十六爲一百六十凡太陰太柔少
陰少柔之體數皆十二康節曰陰數二衍之爲十二又水火土石□
象相因亦爲十六以十二因十六爲一百九十二爲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體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
三萬七百二十爲動以一百九十二因一百六十亦得
三萬七百二十爲植是爲動植之全數於一百六十中
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
爲日月星辰之用數於一百九十二中去太陽少陽太
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土石之用
數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
爲動物之用數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亦得一萬
七千二十四爲植物之用數又以一萬七千二十四乘
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

百七十六爲動植通數凡日月星辰暑寒晝夜性情形
體耳目口鼻凡會運世皇帝王伯之數皆百六十水火
土石雨風露雷走飛草木色聲氣味歲月日辰易書詩
春秋之數皆一百九十二其去體得用死轉相因同一
法也物有色聲氣味唯聲爲盛且可以書別故以正聲
之平上去入正音之開發收閉列而爲圖以見聲音之
全數其○有其聲而無其字者也其口有其音而無其
字者也但以上下聲音調之則自可通其●卽所去之
四十八其■卽所去之四十也陽數用十陰數用十二
者卽易之陽數用九陰數用六也○鍾氏過曰右圖天
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

經一緯一縱一衡而声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諸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如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翁謂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君貞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黃氏瑞節曰邵子之書伯溫畧設其說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著傳傳而之約也右四象體用圖張本書皐括爲居例今以本書詳之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日月星辰又自相加水火土石四象爲音水火土石又自相加亦如八卦相亦爲六十四也具爲圖凡三十二平上去入各聲爲四圖其一十六圖開發收閉各音爲四圖共一十六圖聲之數每濁一十六十四十六圖共一萬七千二十四音之數間有出入十六圖亦一萬七千一丁四蓋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分而總推以得之也蔡氏取十聲爲十圖取十二音爲十二圖如第一聲圖多字平聲而可今舌上去入三聲隨之矣第一音圖古字開音而中九癸發收閉三音隨之矣至於一萬七千二十四之數但以一百十二因二百五十一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十二而得之亦合此其所以爲自然之妙也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具視氏鈴而邵子未言蔡氏末用一云

集覽 鄭夾漈樵宋鄭樵莆田人寄字強記嗜奇訪古遺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過目不忘為經旨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中以薦召對授樞密院編修官所著書凡五十八部有通志畧行世嘗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纂括說文隸曲者曰原正方音曰祛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夫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

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日爲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爲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覩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絲忽眇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爲消長盈虛在人則爲治亂興

曆皆不能逃乎數也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
陰爲辰太剛爲火太柔爲水少剛爲石。[illegible]爲土陽之
數十陰之數十二剛之數十柔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
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
四十有八。四而因之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
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九十有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體數。以陰陽剛柔之體數互相進退是謂太陽
少陽太剛少剛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
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
用數一百五十二。以陰陽剛柔之用數更唱迭和各得
萬有七千二十四。是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
日月星辰之變數水火土石之化數是謂動植之數以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再相唱和得二萬八千
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本
數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
用則體數退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體退而本藏則變
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化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
物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illegible]而生
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
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
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
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

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
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者
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
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
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
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惟誠之謂乎。凡在天地
之間蠢焉蠕焉皆物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
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萬
物之理昭焉贊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視焉。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
至[illegible]陰陽有[illegible]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
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
自取之耳。至于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考而知
聲音爲甚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乎地知
聲音之數而後萬物之數視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
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
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惟人
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
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
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爲動陰爲植陽之陽爲飛陰之陰
爲走動而飛者親乎上走而植者親乎下天有至粹地有至

精人類得之則為明哲飛類得之則為鸞鳳走類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柏石類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為妖孽飛類得之則為梟鴟走類得之則為虎狼介類得之則為虺蜴草類得之則為至毒木類得之則為不材石類得之則為礓礫萬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氤氳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致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凰翔于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廡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此逆氣之應也逆順

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勿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歟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逝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惟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興事而應時者其惟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其時則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脩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

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與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國舍之則為夷狄五伯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世之諸侯去伯也遠矣鄰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主者與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集覽】天地氤氳萬物化醇　易繫辭云注朱子曰氤氳交密之狀醇謂厚而一也言氣化者也　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記禮運篇云注王者德至天和氣應則甘露降又云王者政平醴泉湧出　斷自唐虞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　脩經始於周平　按通鑑孔子脩春秋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　被髮左衽　論語注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性理大全卷之八　終

性理群書卷之九

皇極經世書三　邵伯溫解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陰陽消長而為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為大者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為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為日在地則為火先天圖以乾為日乾之位在正南

太陰為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為月在地則為水先天圖以兌為月兌之位在東南

少陽為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為星在地則為石先天圖以離為星離之位在正東

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為辰在地則為土先
天圖以震為辰震之位在東北
太柔為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為水在天則
為月先天圖以坤為水坤之位在正北
太剛為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為火在天則
為日先天圖以艮為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為土
土之為物亦柔也其性輭緩故少柔為土在天則為辰
先天圖以坎為土坎之位在正西
少剛為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為石在天則為星先天圖
以巽為石巽之位在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
也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
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
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地五行後天地先天
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
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
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盖五行在其間矣金出

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木金者
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
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
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
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為之物與周易
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
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
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
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
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為先後終始而未嘗不
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
儀又判而為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為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
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為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
少柔成形於地而為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
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
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
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
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
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為石石與星本乎

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
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
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
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
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
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
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
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
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
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
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

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
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
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
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
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
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為暑

太陽為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為寒

太陰為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為晝

少陽為星晝亦屬陽

辰為夜

少陰為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之變
而後歲成焉

水為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為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為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為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
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為霧露之雨火雨則為苦
暴之雨土雨則為霢霂之雨石雨則為雹凍之雨所感
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集覽】霢霂霢莫白切霂莫卜切釋名小雨曰霢霂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
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爲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爲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爲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爲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更相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木之飛木之走其他皆可以類推也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

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集覽】應去聲又物相當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

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文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

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飛走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而誠之求諸已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皆何異於物哉

觀物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已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已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

體本無體故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故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

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

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

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獨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什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集覽】倍蓰 倍蒲妹切重也蓰想里切釋名物數五倍曰蓰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夫以無心爲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爲哉故唯能無爲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集覽】彌綸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註彌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調理之意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探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

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簡易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道奮私智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鑿者也

觀物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

天地為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為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為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為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地而命萬物

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

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昊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而為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為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為消長污隆萬物萬民盡于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

生者脩夫意者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

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
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
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
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
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
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
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皇帝王伯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

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
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集覽】召公按史記召公奭[illegible]世居岐小食邑於召故謂之召公輔武王滅商受封於燕又成王時營洛邑既後分治西方甚得民和嘗行鄉邑決獄棠陰自侯伯以至庶人各得其所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
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集覽】秦穆按史記秦穆公本號須之商襄公七世孫也任用百里奚蹇叔孟明等為政當周襄晉僖之時兩平晉亂逐伯西戎既而代鄭為晉所敗因其三帥却乃悔過誓告群臣史氏錄之為秦誓云晉文按史記晉文公名重耳獻公次子少好士重賢所亡在外[illegible]九年及歸國覇當周襄之時有功王室命為侯伯賜以河內陽樊之地遂霸諸侯齊桓按史記齊桓公名小白襄公之弟因襄公無道奔莒鮑叔傅之既而歸國得立當周釐僖莊之時任管仲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王室賴以尊安楚莊按史記楚莊王名旅穆王之子任用伍舉蘇從為政戒肅伐宋至洛觀兵問鼎代陳圍鄭遂伯諸侯

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
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伯所以
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
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
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伯名
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

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
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
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為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
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故仁義禮智為書之用
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
性情形體為詩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
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為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
事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為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記劒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為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為姦為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弒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附錄 膠柱鼓瑟數史記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注柱瑟上鴈足絃之急緩繫焉故調絃者必移鴈足

一方能使瑟和若膠柱而鼓瑟聲安得和此言王以名使括不問其能如膠柱而鼓瑟不問其和此蓋言拘執不通也刻舟記劒列子說符篇古人墜劒水中刻舟求之楊墨之徒按列子注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朱乃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於為我而無君與墨子相反又按氏族墨翟宋人著墨子之書宗大禹之道其說在於兼愛而無父與楊子不合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泣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翟見練絲而悲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泣路悲絲蓋為其本同而末異也莽卓之徒莽卓謂王莽董卓也是二人乃兩漢之篡僞者也注見五十九卷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為所以為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有象伯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為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

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
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
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
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并包徧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
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
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者也故
天下以德歸焉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
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
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
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
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
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
斯之謂歟
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
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于
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
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
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
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
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
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
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
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
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
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
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
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
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
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
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
道則同其所以為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五帝則有
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固聖矣而謂之同賢者
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於三皇之道則為賢
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伯則
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
五伯以術以率則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
為有強弱故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伯爭利而猶

假虛名者尚有所畏憚也然名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
以爲伯也王者則惟仁義而已五伯雖不若王猶能有
功于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亡無異尚能維
持數百年者蓋由五伯有尊王室之名也能以力率天
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咥人凶
武人爲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三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
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伯者之事有類于
此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
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
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

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
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
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
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
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
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
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
勸率有異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也存乎用
者言乎其用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者變以隨時也變
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生成息矣聖人無權
教化廢矣非生物非生民而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
已矣惡孰大焉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
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
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爲教者乃
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
爲率者乃謂之伯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
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性理群書九卷　皇極經世書

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
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
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
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爲表裏
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
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
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
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

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為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惟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蓋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為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為春長而消為夏消而長為秋消而消為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
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
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
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
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湧萬世而無弊
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
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
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
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如百

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
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特則異
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
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
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
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
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
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
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
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
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者
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
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
之時者也
天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
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
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
之妙用也陽闢而為動陰闔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
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
一靜之門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
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
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
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
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
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
戒者其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

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為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乎聖人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乎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先君皇極經世書蓋本於此所以觀物篇首明天地動靜而此又明動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焉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觀物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于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則褒舉之矣孫五伯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伯猶或取之以其有功于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儻徇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illegible]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伯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以道則為化以德則為教以功則為勸以力則為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時之既往特之未來皆有億萬之數所以為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治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二王方三皇五帝時雖不同

然固已辭矣後世不止雜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蓋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集覽】獨夫一史記作獨夫猶言匹夫也

一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徼萬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

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

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
懟苟能知已得之人與之皆天也知是則安有不知量
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
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
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
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
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
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

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
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爲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
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
亦必亡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
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
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
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集覽】(夏桀)按史記夏王桀帝發之子有力能伸鐵鉤
索因伐有施氏有施以末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爲傾宮
瑤臺酒池肉林末喜以爲樂殺直臣關龍逄因湯夏臺既
而得釋湯與伊尹興師來伐戰于鳴條克之放于南巢而
死天下歸殷(殷紂)按史記殷王紂帝乙之子資辯捷疾材
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因伐有蘇氏
獲其女妲己嬖之惟言是從作奇技淫巧以悅之周侯昌
來諫囚於羑里周臣進美女奇物得釋昌卒子發興師來
伐戰于牧野前徒倒戈乃衣寶玉自焚天下歸周(周幽)按
史記幽王名宮湦宣王之子初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
褒姒生伯服既而褒姒譖申后及宜臼王乃廢之而以褒
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驕恣王惑之宜臼奔申王求殺
之申不與王伐申申侯召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
遂殺王於
驪山下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
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
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
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
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周至幽厲雖
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
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

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爲善
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之謂也【集覽】(太康)
按史記夏王太康啓之子也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乃盤遊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距于河而
廢之厥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以致其怨(周昭王)按史記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在位年久不能溫於政治風化稍
衰時于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楚人不朝王南征楚
返濟于漢漢濱人濟以膠船中流膠液王及祭公俱溺
死(周厲)按史記周厲王名胡夷王之子暴虐無道民不
堪命衆而謗王王使衛巫監之道路以目淮夷入寇王不
乃奔彘二相周召共理國事謂之共和歷十四年王崩
于彘(褒姒)按史記褒姒周幽王之后性不好笑王欲之
嘗欲其笑萬方而不能得是時犬戎侵擾王與諸侯約爲峯
燧徵兵以備不虞王因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
姒大笑未幾犬戎攻王王舉火諸侯不至犬戎遂殺
王(赧王)按史記周赧王名延慎靚王之子是時東西周
分治王徙都河南寄空名於諸侯之上秦伐韓取通
王乃與諸侯約從伐秦秦遣兵入寇王奔秦頓首受罪
盡獻其邑王還周崩秦遷西周公於憚狐聚後七年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遣將滅東西周而周亡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為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伯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乱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乱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為十六國羯胡腥羶濱污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為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内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為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為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為天下害也深槩可見矣〔補註〕平王東遷[illegible]

幽王太子以西都逼於犬戎乃東遷洛陽是為東周是時王室衰微諸侯跋扈天子號令不行於天下徒擁虛器而已故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於四十九年即魯隱之元年元成按漢書元帝名奭宣帝太子禀性柔懦喜好儒術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成帝名驁元帝太子湛于酒色委政外家五侯專擅遂挑国命卒致新莽之禍哀哉桓靈按後漢書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初封蠡吾侯梁冀迎而立之遂專國政梁太后臨朝冀益横暴帝與宦官單超等五人謀誅之由是宦官肆志流毒四海君子賢人無不切齒卒成黨錮之禍悲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解犢亭侯萇之子竇太后立之臨朝以竇武陳蕃為政謀誅宦官機事不密反為曹節等矯詔所殺自是以後帝愈昏虐崇寵宦官豎殄滅善類卿東漢綱紀隳矣董卓按漢書董卓臨洮人有膂力善騎射中平初破黃巾有功拜破虜將軍以何進召誅宦官拜司空既而廢辯立協遷都長安自為太師位居諸侯王上初平間司徒王允使呂布誅之隋煬帝煬諡煬帝名廣文帝次子初為晉王文帝以獨孤后之言廢太子勇而立之為嗣既而弒父自立恃其富強好勤征伐內恣奢淫巡遊不息四方騷然盜賊蜂起行文化及弒之於江都肅宗按唐書肅宗名亨玄宗子安祿山入寇玄宗幸蜀乃即位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親炎李輔國張皇后[illegible]宮驚因病而崩藩鎮按綱目集覽唐自安史[illegible]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付叛將[illegible]群租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五季謂[illegible]梁唐晉漢周也十國按史諱十國謂五代僭方割據者為吳[illegible]有宋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閩王審知吳越錢鏐南平高季昌楚馬殷南漢劉隱北漢劉崇是也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以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之時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于時故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己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于未濟卦一治一亂而未始有窮也【集覽】晉文侯史記文侯名仇穆侯之子唐叔虞十世孫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illegible]天子東書以命之魯隱公按史記隱公名息姑惠公之長子[illegible]魯十三世孫也初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息姑息姑長娶宋女至而美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惠公卒允少息姑因以平王四十九年攝政是爲隱公而孔子作春秋托始於此既而公子翬請殺允公不聽翬反譖公于允請殺公允許諾遂弒之

予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亦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伯者之侶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兒乎【集覽】秬鬯圭瓚之錫周禮九命然後賜秬鬯圭瓚以祀祖廟注秬巨許切黑黍也鬯丑亮切香草也以釀米詩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爲酒其氣芬香條暢故之秬鬯所以降神也瓚當以錫命以圭爲柄[illegible]云瓚草十二花狀如紅藍鬯未畢也禮[illegible]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玄曰圭瓚也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禮玉人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祼之爲言灌也謂始獻酌奠也瓚形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用以灌鬯也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戎狄而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於道雖為未至已能讓千乘之國則與夫見利忘義苟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間矣或曰好名之人矯偽不情烏足貴哉愚獨不然矯偽為善豈不賢於矯偽為惡者乎竊嘗論之為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願為堯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為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願為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為可好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集覽】稷契　按史記契帝嚳子也母曰簡狄為嚳次妃見玄鳥墮卵吞之而生契及長佐禹治水有功為司徒受封於商賜姓子氏乃成湯十三世之祖也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其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集覽】齊景公　按史記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於崔杼所立既而衍敗於魯任用晏嬰為政以節儉力行重於齊而齊大顯於諸侯　齊祚卒為田氏所移　按史記田齊氏者本陳厲公之子完奔齊事桓公為工正號敬仲謚為田氏五世之釐子事景公為大夫行私惠專齊政子恆弒簡公二世至太公和遷康公于海上東八公薨姜氏之齊祀絕　三晉之有三家　按史記周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三家廢晉靖公為家人三分其地而晉祀遂絕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綱五常絕矣篡君弒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猶不知禮況其餘乎其甚則魯之三家以雍徹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況於執國命乎始於僭踰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魏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嚮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不忠之甚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集覽】邦君樹塞門　論語註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　論語註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又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陵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代恃強陵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集覽】吳楚秦越按史記周敬王二十六年吳王夫差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句踐乃以富兵五千人栖會稽使大夫文種賂太宰而行成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卒與越平嚭兵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

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集覽】宋襄公按史記襄公名茲甫桓公之子爲鹿上之盟致伯諸侯乃伐宋而楚人來救遂與楚戰于泓水目夷請及其未陣而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遂爲楚所敗世笑宋襄之仁君子所鄙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集覽】中原按綱目集覽中原猶言中華也又中國謂之中原

燕居朔方固爲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集覽】遣一刺客以入暴秦按通鑑秦王政二十年初燕太子丹爲質於秦見秦滅六國禍且至燕乃亡歸陰養壯士荊軻獻督亢地圖因刺秦王不中秦王殺荊軻使王翦擊燕王斬丹以獻未幾虜燕王喜而燕祀遂絕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爲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庚華夸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集覽】孝公按史記秦孝公名渠梁獻公之子任用商鞅行強國之術廢井田開阡陌更說法由是國富兵彊諸侯畢賀　遷于岐山按一統志岐山縣名今屬鳳翔府又按史記周平王時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封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爵爲伯始與諸侯通聘　徙于咸陽按一統志咸陽縣

名今屬西安府又按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竊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錄聖人之心如此然終于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汙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幷吞海內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況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

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亘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九

性理群書集覽卷十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内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為慝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

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
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
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
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
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集說】四凶按左傳所載四凶與尚書孟子所載不同其在傳所謂窮奇渾敦檮杌饕餮是也尚書所謂共工驩兜三苗鯀是也三仁[illegible]記殷有三仁謂微子箕子比干是也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illegible]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為君
子邪為小人君子小人之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
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
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
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

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
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
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衆小
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
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
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
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
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
矣不必待屏絕誅竄而後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
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為外也所謂小人
者聖人亦未嘗殄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

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
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
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
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
下治亂可不慎哉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傳說築于
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
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
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
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
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附錄】虞舜陶于河濱按史記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

注[illegible]皇甫謐曰河濱在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傳說築于巖下按史記商武丁夢帝賚予良弼曰說乃為胥靡築于傅巖一統志傅巖在平陽府平陸縣東二十五里即殷相隱處其地名聖賢社
唐堯之舉舜商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
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尚為利害
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此貴乎
有名也

易曰欲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
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
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
冢宰居寵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
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

于匪人二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爲篡也烏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還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己當任重之地借使避饑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

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譎詐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伯用譎詐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

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于心者也孟子所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爲善也既能行之久而必有所

至又其成功則一矣言之于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于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謂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事爲之際思慮一萌苟離于道是爲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過之有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顔淵爲好學則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動而在乎非禮則違于仁矣顔子至於三月不違仁則幾于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學者當盡心焉矣幾乎

觀物内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于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　〔集覽〕十劉季百子房　按漢書高帝字季張良字子房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

謂之獨夫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已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之則所殺者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已殺之也使人殺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生

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況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以白刃殺之耶于是時也天下之生靈隊于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集覽】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按通鑑秦二世三年初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者及秦兵數敗二世責讓高高懼乃使婿閻樂發卒至望夷宮行弒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户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誅足下足下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夏服云萬乘謂君也黔首謂民也

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于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集覽】呂武謂漢呂后唐武后也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于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于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為象所害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為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于難權輕重而義有所

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聵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為非則知由之死未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顔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顔淵必死之矣是顔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集覽]舜不為象所害按史記瞽叟使舜上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浚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按史記魯定公十四年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嘗為陽虎所暴孔子狀類陽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既免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注匡宋邑也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拒公攻又攄剌氏子路之死於蒯聵左傳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絕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注蒯聵靈公之子季子即子路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

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于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集覽]留侯梁公按通鑑漢高帝時張良封留侯唐武氏時狄仁傑封梁公注見五十九卷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于極治必三變矣

變極亂為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于三變也

三皇之法度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極治而為極亂變極亂而為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于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伯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燠凄冽其變如此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也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

之所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

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兾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跡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已在乎形跡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循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

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由此

垂教於萬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爲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
無父無君爲天下之害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
盛于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
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
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也不甚明矣故
其後世數致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
捨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
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
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
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夷狄之陵中國小人之
勝君子皆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
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
奇而陰數耦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
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
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
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于物者乎
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
萬物

觀物内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
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
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
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
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

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
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
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
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
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
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
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
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
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

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三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

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于前此不復詳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于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大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

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皇帝王伯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

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
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則
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
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
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
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
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為
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伯刑殺尚矣故於時
為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已漢雜乎伯故王而不

足晉劣於漢故伯而有餘三國伯之盛強者也自十六
國至于南北朝皆不足乎伯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
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乎王而雜乎伯者也
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又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
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集覽】三皇謂太昊伏羲炎帝黃帝也五帝謂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武也五伯謂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也七國謂秦楚燕齊趙魏韓也三國謂魏蜀吳也十六國謂蜀李特前趙劉淵後趙石勒秦苻健後秦姚萇西秦乞伏國仁燕慕容皝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沖北燕慕容盛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李暠北涼段業夏赫連勃勃也南五代謂宋齊梁陳後梁也北五朝謂元魏北齊西魏東魏後周也隋季諸郡之伯謂夏竇建德楚林士弘吳李子通吳杜伏威魏李密鄭王世充梁蕭銑漢劉黑闥秦薛舉梁梁師都定楊劉武周涼李軌[illegible]燕王須拔[illegible]楚朱粲幽州羅藝燕高開道梁沈法興魯徐圓朗長白王薄東海高士達宋輔公祏[illegible]向海明延安劉迦論扶風李弘芝唐季諸鎮之伯謂江淮劉展汴宋李靈曜大寧僕固懷恩成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天雄田承嗣平盧李懷玉彰義吳少誠昭義劉悟橫海程日華宣武劉玄佐朔方李懷光淮南陳少游襄陽梁崇義蜀劉闢招義盧從史夏綏楊惠琳汾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同華韓建西川陳敬瑄東川楊師立岐李茂貞河中王重榮鎮海李錡淮南高駢光壽王緒許州鹿晏弘江陵劉漢宏後五代之伯謂梁唐晉漢周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
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
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
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
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
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

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
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來
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
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下始一變矣古
者謂三十年為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
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雖民如
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
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
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紹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

人之難又如此則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內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數十辰為少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二火為太剛其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

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

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為二則六矣故曰陽也止于十日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為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

百有八是爲三千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也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也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蓋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雨風露雷則有飛走木草蓋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雨風露雷又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木草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乎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日之物太陰之太陽者也月月之物太陰之太陰者也月星之物太陰之少陽者也月辰之物太陰之少陰者也星日之物少陽之太陽者也星月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星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辰星之物少陰之少陽者也辰辰之物少陰之少陰者也物之感化如此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飛飛者飛之飛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
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
者也走走者走而走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走
草者走而類乎草者也木飛者木之類乎飛者也木走
者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木者也木草者木之
類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類
乎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草者
也物之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
皇伯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
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

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
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
者也

無為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伯皇
之民者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
之民者皇之王者也皇伯之民者皇之伯者也帝皇之
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帝之帝者也帝王之民
者帝之王者也帝伯之民者帝之伯者也王皇之民者
王之皇者也王帝之民者王之帝者也王王之民者王
之王者也王伯之民者王之伯者也伯皇之民者伯之
皇者也伯帝之民者伯之帝者也伯王之民者伯之王
者也伯伯之民者伯之伯者也均為皇也均為帝也均
為王也均為伯也其世變污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
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
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
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
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
商也

由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
帝王伯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不同
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
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
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
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
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
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
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
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
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

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
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
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
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
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
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
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為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
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物

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
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
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
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
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
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為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
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人
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

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
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
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
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
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
千之士當千民一十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
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
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
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
一民

此人之所以有賢愚也
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為一一之民能當
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為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
何為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物
之至者也為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可以
兼兆民人之至者也為千千之物而分一物者物之細
者也為千千之民而分一民者人之細者也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
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

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禀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惟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復之如是則不負于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謂眞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

鑑以金爲之工出人手鎔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爲明出於自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重濁亂于下則不得大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必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物者能無我故也爲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無目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善爲惡以惡爲善以治爲亂以亂爲治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爲之蔽也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混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
與物未嘗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已無所不恕責
於人無所不備施於已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
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
下之耳爲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已之
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心無所不
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
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
于樂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
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天下之耳爲已之耳天下之口
爲已之口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
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
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
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
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
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
況於已乎已亦物矣而況於人乎人亦物矣而況於物
乎夫天地人物至于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
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生之類皆物也物皆有
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
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
目觀物者見於前而忘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
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
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
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矣天
下之理皆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

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
聖人之真知也知是三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
矣夫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
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聖人
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
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如是則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
可知矣且我亦人也則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
則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
目爲已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已之耳用天下之口爲已
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

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唯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為聞見謀論則夫何為哉無為而已矣故曰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性理群書集覽卷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觀物外篇上

邵伯溫曰康節先君既捐館門弟子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第然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者為多故名之曰觀物外篇○張氏㟢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集覽】捐館 蘇秦傳奉陽君捐館舍注捐棄也館舍也釋名死曰捐館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

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故爻止于六卦盡于八策窮于三十六而重卦極于六十四也卦成于八重于六十四爻成于六策窮于三十六而重于三百八十四也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三而極于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見而小者

可見也故時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
支體有四而指有十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于六而餘于七是以人知其前昧
其後而略其左右也
天體數四而用三地體數四而用三天尅地地尅天而尅
者在地猶晝之餘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天有三辰
地有四行也然地之大且見且隱其餘分之謂耶
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也天有四正
地有四正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也是以小成之
卦正者四變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
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離坎爲三十六卦之祖也兑震巽

艮爲二十八卦之祖也
乾七子兑六子離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
全陰故無子乾七子坤六子兑五子艮四子離三子坎二
子震一子巽剛故無子
乾坤七變是以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也兑艮六變是以月
止于六共爲十二也離坎五變是以日止于五共爲十也
震巽四變是以體止于四共爲八也
卦之正變共三十六而交又有二百一十六則用數之策
也三十六去四則三十二也又去四則二十八也又去四
則二十四也故卦數三十二位去四而言之也天數二十
八位去八而言之也地數二十四位去十二而言之也四

者乾坤離坎也八者并頤孚大小過也十二者兑震泰既
濟也
日有八位而用止于七去乾而言之也月有八位用止于
六去兑而言之也星有八位用止于五去離而言之也辰
有八位用止于四去震而言之也
日有八位而數止于七去泰而言之
月自兑起者月不能及日之數也故十二月常餘十二日也
陽無十故不足于後陰無一故不足于首
乾陽中陽不可變故一年止舉十二月也震陰中陰不可
變故一日止十二時不可見也兑陽中陰離陰中陽皆可
變故日月之數可分也是陰數以十二起陽數以三十起

常存二六也
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含地
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
四位辰有四位四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月之數窮矣
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也十有六變而天地
之數窮矣
日起於一月起於二星起於三辰起於四引而伸之陽數
常六陰數常二而大小之運窮
[illegible]六十變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十二萬九千六百變爲
一百六十[illegible]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一百六十七億九千

六百一十六萬變爲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三百六十爲時以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爲月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爲月以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爲年則大小運之數立矣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而爲十二前六爲長後六爲消以當一年十二月之數而進退三百六十日矣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分而爲十以當一月十日之數隨大運之消長而進退六十日矣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爲十二以當一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矣三百六十以當一時之數隨小運之進退以當晝夜之時也十六變之數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得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而爲十二限前六限爲長後六限爲消每限得二十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每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開一分進六十日也六限開六分進三百六十日也猶有餘分之一故開七分進三百六十六日也其退亦若是矣十二萬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數也取其七者用數也用數三而成于六加餘分故有七也七之得九萬七百二十年半之得四萬五千三百六十年以進六日也日有晝夜數有朓朒以成十二日也每三千六百年進一日凡四萬三千二百年進十有二日也餘二千一百六十年以進餘分之六合交數之二千一百六十年共進十有二分以爲閏也故小運之變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集覽】朓朒漢書月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朒注朓土了切行疾貌朒女六切縮遲貌

乾爲一乾之五爻分而爲大有以當三百六十之數也乾之四爻分而爲小畜以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也乾之三爻分而爲履以當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之數也乾之二爻分而爲同人以當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之數也乾之初爻分而爲姤以當七秭九千五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六兆之數也是謂分數也分大爲小皆自上而下故以陽數當之如一分爲十二十二分爲三百六十也【集覽】秭爾雅十億曰秭注秭子似切垓風俗通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垓注垓柯開切

天統乎體故八變而終于十六地分乎用故六變而終于十二天起於一而終于七秭九千五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六兆地起於十二而終于二百四秭六千九百八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垓五千四百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萬億也

一生二爲夬當十二之數也二生四爲大壯當四千三百

一十之數也四生八為泰當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之數也八生十六為臨當九百四十四兆三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之數也十六生三十二為復當二千六百五十一萬八千八百七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萬八千八百京二千九百四十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萬億之數也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當無極之數也是謂長數也長小為太皆自下而上故以陰數當之

有地然後有二有二然後有晝夜二三以變錯綜而成故易以二而生數以十二而變而一非數也非數而數以之成也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為人之用也【集覽】【錯綜】易錯綜其數注錯者交錯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

天自臨以上地自師以上運數也天自同人以下地自剝以下年數也運數則在天者也年數則在地者也天自賁以上地自艮以上用數也天自明夷以下地自否以下交數也天自震以上地自晉以上有數也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無數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于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為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為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于三月一月止于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對

變者七七八五十六其義亦由此矣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集覽】銜胡嵒切[illegible]名凡口含物曰銜

體數之策三百八十四去乾坤離坎之策為用數三百六十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去乾與離坎之策為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其一百五十六為陽一百一十四為陰去離之策得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為實用之數也蓋陽去離而用乾陰去坤而用坎也是以天之陽策一百一十二去其陰也地之陰策一百一十二陽策四十去其南北之陽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物不能生是以去之也其四十為天之餘分也陽侵陰晝侵夜是以在地也合之為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也陽去乾之策陰去坎之策得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為用數之用也陽三十六三之為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為一百八三陽三陰陰陽各半也陽有餘分之一為三十六合之為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也故體數之用二百七十而實用者二百六十四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為二百五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此生物之數也故離坎為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

二陰一百一十二去其離坎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十共爲二百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離坎主之也故天之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體數何爲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也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爲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爲生物之數也天數三故六六而又六之是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地數兩故十二而十二之是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乾用九故三其八爲二十四而九之亦二百一十有六兩其八爲十六而九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用六故三其十二爲三十六而六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也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而六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以十二之二十四六之六之一與半爲乾之餘分則乾得一百五十二坤得一百八也

陽四卦十二爻八陽四陰以三十六乘其陽以二十四乘其陰則三百八十四也【集覽】乘平聲因之也

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

體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離之不用也乾坤離坎之不用何也乾坤離坎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故萬物變易而四者不變也夫惟不

變是以能變也用止于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六何也數之贏也數之贏則何用也乾之全用也乾坤不用則離坎用半也乾全用者何也陽主贏也乾坤不用者何也獨陽不生專陰不成也離坎用半何也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爲春秋晝夜之門也或用乾或用離坎何也主陽而言之故用乾也主贏分而言之則陽侵陰晝侵夜故用離坎也陽主贏故乾全用也陰主虛故坤全不用也陽侵陰陰侵陽故離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見而北全不見東西各半見也離坎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蓋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寅爻數不過乎申或離當卯坎當酉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陰所剋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陽主進是以進之爲三百六十日陰主消是以十二月消十二日也

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也乾四十八兌三十離二十四震十坤十二艮二十坎三十六巽四十乾三十六坤十二離兌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兌離巽宜更思之【集覽】贏餘輕切釋名過四贏

圓數有一方數有二奇耦之義也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

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而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而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

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也天變方為圓而常存其一地分
一為四而常執其方矣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
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為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為
十六也陽主進故天并其一而為七陰主退故地去其四
而止於十二也是陽常存一而陰常晦一也故天地之體
止於八而天之用極於七地之用止于十二也圓者刓方
以為用故一變四四去其一則三也三變九九去其三則
六也方者引圓以為體故一變三并之四也四變十二并
之十六也故用數成於三而極於六體數成於四而極於
十六也是以圓者徑一而圍三起一而積六方者分一而
為四分四而為十六皆自然之道也【音釋】刓五官切[illegible]名劓也

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則一也三生九九去其一則八
也去其三則六也故一役三三復役一也三役九九復役
八與六也是以二生四八生十六六生十二也三并一則
為四九并三則為十二十二又并四則為十六故四以一
為本三為用十二以三為本九為用十六以四為本十二
為用之更思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
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為用則尊
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陰幾於道故以况道也
六變而三十六矣八變而成六十四矣十二變而成三百
八十四矣六六而變之八八六十四變而成三百八十四
矣八八而變之七七四十九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圓者六變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
變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陽主進是以進之為六十也不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并地之
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
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集覽】曆紀之數朱子曰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畫州并地之法朱子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并地也
蓍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故
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其用
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歲之閏

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變而地効之是以蓍去一則卦去
四也
圓者徑一圍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也
裁方而為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為小地之所以生化
故天用六變地用四變也
一八為九裁為七八裁為六十六裁為十二二十四裁為
十八三十二裁為二十四四十裁為三十四十八裁為三
十六五十六裁為四十二六十四裁為四十八也一分為
四八分為三十二十六分為六十四以至九十六分為三
百八十四也
一生六六生十二十二生十八十八生二十四二十四生

三十一三十生三十六引而伸之六十變而生三百六十矣此運行之數也四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十生二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此生物之數也故乾之陽策三十六兌離巽之陽策二十八震坎艮之陽策二十坤之陽策十二也

圓者一變則生六去一則五也二變則生十二去二則十也三變則生十八去三則十五也四變則二十四去四則二十也五變則三十去五則二十五也六變則三十六去六則三十也是以存之則六六去之則五五也五則四而存一也四則三而存一也三則二而存一也故一生二去一則一也二生三去一則二也三生四去一則三也四生五去一則四也是故二以一爲本三以二爲本四以三爲本五以四爲本六以五爲本也更思之

方者一變而爲四四生八并四而爲十二八生十二并八而爲二十十二生十六并十二而爲二十八十六生二十并十六而爲三十六也一生三并而爲四也十二生二十并而爲三十二也二十八生三十六并而爲六十四也更思之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爲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蓍之用數七并其餘分亦存一之義也掛其一亦去一之義也蓍之用數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爲四十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以當乾之三十六陽爻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以當兌離之二十八陽爻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以當坤之半二十四陰爻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

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以當艮坎之二十四爻并上卦之八陰爲三十二爻也是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也九者陽之極數六者陰之極數數極則反故爲卦之變也震巽無策者以當不用之數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體故剛者不生是震巽不用也或先艮離後兌離乾用九故其策九也四之者以應四時一時九十日也坤用六故其策亦六也

奇數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也策數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合而爲八數以應方數之八變也歸奇合掛之數有六謂五與四四也九與八八也五與四八也九與四八也五與八八也九與四四也以應圓數之六變也

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五則一也十則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無之極也以況自然之數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十爻也故甲子止于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窮矣是以策數應之三十六與二十四合之則六十也三十二與二十八合之亦六十也

乾四十八坤十二震二十巽四十離兌三十二坎艮二十八合之爲六十蓍之數全故陽策三十六與二十八合之爲六十四也卦數去其四故陰策二十四與三十二合之爲五十六也

九進之爲三十六皆陽數也故爲陽中之陽七進之爲二十八先陽而後陰也故爲陽中之陰六進之爲二十四皆陰數也故爲陰中之陰八進之爲三十二先陰而後陽也故爲陰中之陽蓍四進之則百卦四進之則百二十百則十也百二十則十二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爲九者一變以應乾也爲六者一變以應坤也爲七者二變以應兌與離也爲八者一變以應艮與坎也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八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也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二爲四三三爲九四四爲十六五五爲二十五六六爲三十六七七爲四十九八八爲六十四九九爲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

大衍之數其筭法之源乎是以筭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

陰無一陽無十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故蓍數四而九卦數四而十也猶幹支之相錯幹以六終而支以五終也

三四十二也二六亦十二也二其十二二十四也三八亦二十四也四六亦二十四也三其十二三十六也四九亦三十六也六六亦三十六也四其十二四十八也三其十六亦四十八也六八亦四十八也五其十二六十也三其二十亦六十也六其十亦六十也皆自然之相符也 此[illegible]

分其陽數耳是以相因也如月初一全作十二也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可因以明之

四九三十六也六六三十六也陽六而又兼陰六之半是以九也故以數言之陰陽各三也以三爻言之天地人各三也陰陽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陰陽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分也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地是故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性情分焉形質又分則多陽者為剛也多陰者為柔也性情又分則多陽者陽之極也多陰者陰之極也

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

地用也乾陽極坤陰極是以不用也

乾四分取一以與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合而生六子三男皆陽也三女皆陰也兌分一陽以與艮坎分一陰以奉離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陰陽各半是以水火相生而相尅然後既成萬物也

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艮名與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離坎中孚頤大過小過皆不可易者也離在天而當夜故陽中有陰也坎在地而當晝故陰中有陽也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集覽】盈縮釋名太過日盈不及日縮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為體陰以陽為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

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更詳之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
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
其法而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
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
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
而陰體實也

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
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
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
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
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
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
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
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
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八
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地之體四
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萬物之類重卦
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
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
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
以往物焉逃哉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故
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逆而陽順語
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
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于內者應于外變于外者應于內
變于下者應于上變于上者應于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
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辰水生

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
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變之與應常反對也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
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
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
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走者
便於下飛者利於上從其類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
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集覽】鷹鸇鷹鷙鳥也鸇晨風鸇也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葉陰也華實陽也枝葉軟而根幹堅也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
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
萬物也
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
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陰交而生脾胃心生目
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故乾為心兌為脾離為膽震為腎坤為血艮為肉坎為髓

巽為骨泰為目中孚為鼻既濟為耳頤為口大過為肺未
濟為胃小過為肝否為膀胱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
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心居肺膽居肝何也言性者必歸之天言體者必歸之地
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膽象之也心膽之倒懸何也
草木者地之本體也人與草木反生是以倒懸也口目橫
而鼻縱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橫植者宜橫而
反縱皆交也【集覽】倒懸孟子解倒懸注倒頭倒也懸繫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
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
才之道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肺
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脬腸矣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
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
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集覽】倚蓋晉天文志天圓如倚蓋蓋音傘也
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
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是以
晝不過乎十分也更詳之

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
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
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
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
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日以遲為進月以疾為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
以為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
以為閏差也
日行陽度則嬴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
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
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

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

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為陰中之陽

天奇而地耦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天以剛為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為體故剛者不生是以震巽天之陽也地陰也有陽而陰効之故至陰者辰也至陽者日也皆在乎天而地則水火而已是以地上皆有質之物陰伏陽而形質生陽伏陰而性情生是以陽生陰陰生陽陽尅陰陰尅陽陽之不可伏者不見於地陰之不可尅者不見於天伏陽之少者其體必柔是以畏陽而為陽所用伏陽之多者其體必剛是以禦陽而為陰所用故水火動而隨陽土石靜而隨陰也（一說云陰效陽而能伏是以辰在天而地之四物皆有所主也）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

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以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仁者德之長時則未盛而德足以長人故言

德而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
則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言時而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
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也義也秋者時之成義者德之方
萬物方成而獲利義者不通於利故言時而不言德也貞
者冬也智也冬者時之末智者德之衰正則吉不正則凶
故言德而不言時也利貞者性情也【集覽】筌蹄而求魚兎爲罟剩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蹄取兎之器筌取魚之器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
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
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
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

法其盡於是矣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
坎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
言乎其用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
於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
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
矣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
一位也

乾坤交而爲泰變而爲雜卦也

乾坤坎離爲上篇之用兌艮巽震爲下篇之用也頤中孚
大過小過爲二篇之正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離
坎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
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
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
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天之體無物之
氣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
能致用也

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
令也【集覽】膠柱通鑑周赧王五十五年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矣注膠柱詁拘執不通也

陽數一衍之爲十十干之類是也陰數二衍之爲十二十
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

元亨利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雖行乎德若違于時

亦或凶矣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天之陽在南故日處之地之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

吹噴嘘呵風雨雲霧霜露相類也

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二至相去東西之度凡一百八十南北之度凡六十

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

四正者乾坤坎離也觀其象無反覆之變所以爲正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內象內數也他皆外象外數也

草類之細入于坤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火水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得天氣者動得地氣者靜

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夫卦各有性有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

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木之支榦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日入地中搆精之象也

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凡事爲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于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于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

圖雖無文先天圖也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

理盡在其中矣

冬至之子中陰之極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日也暑之道也陽中之陰月也以其陽之類故能見于晝陰中之陽星也所以見于夜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干者幹之義陽也支者枝之義陰也干十而支十二是陽數中有陰陰數中有陽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時然後言及應變而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謂之人推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魚者水之族也蟲者風之族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氣為神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知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目口(舌也)凸而耳鼻竅竅者受臭嗅氣物或不能閉之凸者視色別味物則能閉之也四者雖象于一而各備其四矣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集覽】凸陀骨切突出貌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黑者白之地寒者暑之地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陰事太半蓋陽一而陰二也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工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皇極經世書六

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

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目鼻口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

辰至日為生日至辰為用蓋順為生而逆為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鷹鸇之類食生而鷄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貓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為陽而牛為陰

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逃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盈度陰從于陽日入縮度陽從于陰

飛之走鷄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氣血使之然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膽正寤在心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
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為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亦
萬物也
水之族以陰為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為主陰次之故水
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
之類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
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
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氣變而形化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為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
然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
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
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
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
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為日之餘辰為月之餘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為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蓍者天行也符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為八卦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易有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
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
為姤自茲而無窮矣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集覽】陰符經名按李筌撰序云得此經於嵩山石壁中不曉其義後至驪山逢一老姥有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之語因問之姥乃授以陰符元義或謂為黃帝之書受於廣成子又云受之元女或云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蔡氏序云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為戰國時書程子以為非商末則周末世數久遠不得而詳之

夫聖人大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録實事而善惡
形于其中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韻法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
則閉而無聲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
于中間不容髪復之義也
莊荀之徒失之辯

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
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無妄
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為益矣
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
為變用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剸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
闕一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
變化變變則不能也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集覽】伯夷讓不食周粟至餓且死史記列傳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既亡恥食周粟俱隱首陽山遂餓而死
二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為
未足又至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内重利重則外重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
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
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
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
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
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

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集覽〕〔新〕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魯人居柳下仕魯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人問之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論曰惠孟子稱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易無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躊躇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集覽〕庖丁〔解〕莊子內篇庖丁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遊刃有餘地也〔寔〕呂梁之水一說志呂梁山名在徐州城東南六十里其下有上下二洪巨石齒列波流洶湧莊子謂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是也後周將王軌破擒吳明徹於此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有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朝堂則行朝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斂天下之智爲智斂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

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爲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先天圖中環中也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集覽】季札 按一統志季札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

臧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伯夷按一統志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後夷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

叔向子產晏子之才相等乎〔集覽〕叔向按左傳叔向姓羊舌名肸晉之公族也傳識多文能以禮信聞於諸侯在悼平昭三公之時嘗爲國介聘於楚楚欲敗以所不知而不能鄭鑄刑書責子產以開端治罪不叙其親孔子稱爲古之遺直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集覽〕始作兩觀按左傳魯哀初年始作兩觀註觀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民觀之謂之觀然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初獻六羽按左傳魯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集覽〕尹師魯按宋鑑尹洙字師魯河

南人博學強記尤深於春秋爲文謹嚴衆推十累遷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衰敝洙與穆伯長倡爲古文以矯時所向自是文風一變○孫復按宋鑑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富弼爲擢校書郞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說書罷殿中丞卒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將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集覽〕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按左傳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按左傳宣三年猶三望註三望者祭泰山河海也腊者何

己之辭既不郊亦無望可也新作雉門 按左傳定公二年新作雉門注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皐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春秋為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絕四【集覽】絕四 按論語子罕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以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集覽】申棖 按一統志申棖魯人孔門弟子孔子嘗言吾未見剛者或以棖對孔子謂棖也慾焉得剛從追封上蔡侯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顏子不貳過[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賢[illegible]以為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遏惡乎曰聖人則不知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為學者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往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逕以求之是盈天地而狥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為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集覽】仲弓 按一統志冉雍字仲弓魯人孔門弟子寬洪簡重以德行稱孔子稱其仁而不佞可使南面後世追封薛公

雖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爲者也不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

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其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

洛下閎改顓頊曆為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集覽】顓頊 按史記顓頊高陽氏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年而登帝位都帝丘以水德王命五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始作曆以孟春為元由是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正

數而生也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
道之應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
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
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而
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
年十年之類是也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

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
神無方而易無體滯於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
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
本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
路之道而為名人之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
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
之非道顯者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

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
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
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
而不見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經綸天地之謂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天生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
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霸絕于秦萬世治
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日為心月為膽星為脾辰為腎藏也石為肺土為肝火為
胃水為膀胱府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
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
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凡甲子甲午
為世首此為紀世之數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又云此

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從之也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倚蓋之說崐崘四垂而爲海推之理則不然夫地直方而
靜豈得如圓動之天乎 集注 倚蓋之說晉天文志天圓如倚蓋崐崘四垂崐崘山名撥
爾雅丘三成曰崑崘丘山在西北去嵩山五萬里其山
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山有三角北名閬風
巔西名玄圃臺東名崑崘宮有五城十二樓又按淮南子
崑崘一名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
曰天柱又按一統志崑崘山在陝西肅州衛城西南二百
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其顛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
山後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周穆
王見王母於此宜立王母祠駿從之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循理則爲常理之外則爲異矣
風類水類小大相反
震爲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
非龍乎
一十百千萬億爲奇天之數二十百二十千二百萬二千
億一萬爲偶地之數也
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之陰在西北火石處之
火以性爲主體次之水以體爲主性次之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
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其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以生之卦也故云數
在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
公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
知四時之謂也
堯典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餘盈也六則月之餘縮
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乃日行之
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
五十分之則爲十若三天兩之則爲六兩地又兩之則爲
四此天地分大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其六得三十六爲
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爲乾之
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爲坤一爻之策積六爻之數共得一
百四十有四爲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也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内也心
血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乾爲天之類本象也爲金之類列象也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地府地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常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

火生濕水生燥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乾奇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離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爲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爲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神之情狀同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爲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土而爲五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人智强則物知弱

陽數於三百六十上盈陰數於三百六十上縮

人爲萬物之靈寄類於走走陰也故百有二十

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集覽】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按莊子外篇陸德明注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王之相嘗受學於莊子也濠水名石絶水曰梁又按一統志濠水有二源東源出鍾乳山西源出漠卿山二水至鼎高橋合流至鳳陽府舊城西南有石絶水謂之濠梁又號石梁河莊子嘗觀魚于此

莊子著盗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集覽】盗跖按綱目集覽盗跖柳下惠之弟正義曰跖本黄帝時大盗名以下惠弟為天下大盗故號盗跖按一統志盗跖墓在濟南府章丘縣南三十里東陵山下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

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録於書末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集覽】劉絢按宋鑑劉絢常山人少學于程明於春秋元祐初韓維薦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又薦為太學博士皆不就程頤稱為人

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吾無及焉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集覽】瞽瞍殺人孟子盡心下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云云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豪若吕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盗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亦不可强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强則有爲也

金雖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己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集覽】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按左傳晉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注晉襄公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大夫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公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於狄今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

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大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集覽】大羹可和見樂記篇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注肉汁不致五味曰大羹大音太太古之羹也和去聲調也玄酒見禮記禮運篇玄酒以祭注玄酒井中水也蓋太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用水用之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猶用水代之示不忘古也漓音釐薄也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數焉雀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飛走之物皆可以數推人百有二十年之物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

以尊降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

固不化我有已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思慮之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十二

皇極經世書七

外書

漁樵問對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鉤取乎曰然曰鉤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鉤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能成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

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集解】伊水按一統志伊水源出河南府盧氏縣悶頓嶺水流經嵩縣洛陽偃師縣界入於洛水有余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溫泉按一統志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麓有溫泉沸盛可浴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帝加修飾唐時建溫泉宮於此

漁者與樵者游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游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

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

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

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

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逵者哉

集覽 中逵 詩兔罝施于中逵注逵九達之道也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

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變遷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

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

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經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

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
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
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
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
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
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
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
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
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
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
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

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
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
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
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
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
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
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
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
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

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
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
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
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
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
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
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
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
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
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之則才矣難乎語其仁

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
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
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
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
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
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
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
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
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

禍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擇善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

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一有能字）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其怪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

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跡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丸謂太極）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

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
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
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
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凉遇有睡
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煖餘藜羹
飽後氣吐胷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毋
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
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
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
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

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
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素貧未
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寒未嘗憂飲不至
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
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
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
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
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
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
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
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
不喜此其無名公之行乎集註冀豫二州名按宋鑑邵雍其先生于冀方長于豫方貫詩范陽人因游河南度長劉伊水上遂家焉蓋范陽本冀州之地河南又豫州之地故門云者以此飲[illegible]酡[illegible]何切酒容也安樂窩一名志安樂窩在河南有城南宋儒邵雍居洛名其居曰安樂窩將遊城中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名尚前後好事者別作室以候其至名曰行窩[illegible]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
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
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
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
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
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

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
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
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
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某
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
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
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
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

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其便知又問甚處
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
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張氏㠭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
藴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
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
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
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
不載其亂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
下之能事畢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

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
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
足以知此某嘗觀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
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
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
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
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
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
之其次復卦大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
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
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

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藴翫味之久未能窺
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集覽】關鍵 關門牡也鍵巨展切說文戶鑰牡曰鍵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
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
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故李
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問易與經世書
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
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
推去○問經世書水火土石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
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木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
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

到這裏堅實後自拶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
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
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模樣○皇極經
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
言秦奪其太后權伯亦極取之蓋實不曾廢○康節之
書固自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
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
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
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
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
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

歸若曰眞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
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
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
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
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
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
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小異
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
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
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
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問康節云道爲

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
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
箇一而無對者○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
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
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康節云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
數○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
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
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問康節學到不惑處

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
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
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
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
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看這人須極
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
氣質本來淸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
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
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
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

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
出來須差異李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
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
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
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
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
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
知貞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
數也○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
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
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

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賛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集覽】建陽縣名按一統志本禹貢揚州之域孫吳爲建安縣地晉太康中析置建陽縣屬建安郡宋以後因之隋省唐初復置屬建州宋初改嘉禾縣元復舊名國朝因之屬建寧府花方蓓蕾釋名蓓蕾花綻貌蓓蒲亥切蕾落猥切蓓蕾之盛張氏和云潛虛書名司馬溫公擬太玄而作者也以爲人之生本於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反於虛矣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

易默而通之可也

性理大全 十三

性理羣書卷之十四

易學啓蒙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

朱子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世間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爲尤精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豪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臆說也○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啓蒙初間只因欲處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託盡設之辭盡歸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爲多盖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

本圖書第一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附錄】孔安國按一統志孔安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申公弟子得古文尚書承詔作傳武帝時為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當時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朱子曰其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此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

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以後決之也○王[illegible]氏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為龍言馬[illegible]如龍也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集覽】感麟而作春秋按左傳魯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預注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渥洼水按一統志渥洼水在陝西肅州衛城西八百餘里沙州界內李斐曰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也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滿其五行而太極常在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起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集覽】關子明按通鑑關朗字子明北魏人大和末王[illegible]公受封晉陽穆明為公府記室因與談易洞然了當歎曰天下英才也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矣

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

陽所作以乾坤爲爐鼎坎離爲金刀大藥所用必因
火候者六十卦也大乙日家有太乙統紀之書其說
蓋亦主於[集覽]阮逸按宋鑑阮逸建陽人仕爲鎮東
六十也軍節度推官景祐初上樂論十二篇
與胡瑗俱召赴闕命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皇
祐中更鑄大常鐘磬又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
秘閣遂典作樂事唐仲友按宋鑑唐仲友金華人父
堯封紹興間爲侍御史論纖端禮坐斥仲友登第復
中宏詞科仕至江西提刑帥閩知涉薦折經史所著
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解[魏伯陽]按一統志魏伯陽
吳人好道不仕君山煉丹丹成上
昇作參同契五行相類等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
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

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
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
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
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
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
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
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
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
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
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
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

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
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
金土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
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
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
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一定形矣
曰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
又重於金木或曰土寄旺於四季各十八日何獨火
生土而土生金也曰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
生秋金也○勉齋黃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
寡爾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
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
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何也一極爲三以
一運之圓而成三故一而三也二極爲四以二周之
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如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
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

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知此
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
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
多而水始盛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
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
數屬陽而雖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盛
又曰只以造化本原及人物之初生驗之便自可見
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合成體亦若造化
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
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
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
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是輕清至若天
三生木則[illegible]
既具則[illegible]
言之也[illegible]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
也又曰[illegible]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
四生金蓋以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爲水火濕極燥
極而爲金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精爲水
爲物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
[illegible]之語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
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illegible]
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illegible]大抵貌與視聽[illegible]

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疇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眞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乃若是也○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偶分尊卑之位也河圖數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其所重者為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體也自河圖四象之合者觀之象之列於四方者各當其所數之位此其體之常象之處于西南者不協夫所生之卦爻為用之變矣伏羲則其變者以作易[illegible]之成而究圓圖之卦氣之準則[illegible]四象分為[illegible]之者少不動而陽之老水之從隱此主變[illegible]行乎自洛書四象之分者觀之象之居[illegible]當其所處之位此其用之變象之居于[illegible]滿天所生之卦又為體之常矣大禹則其[illegible]以作範因武王訪箕子叙之以究箕子[illegible]則有四象分為九疇陽居四正則配四陰之卦以為陰之宰陰居四隅則配四陽之卦以為陽之輔此王常也豈拘於變者乎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

節齋蔡氏曰天數奇以一為一故三地數偶以二為一故兩卦畫亦然陽奇為一而陰偶為二也○玉齋胡氏曰陽之數奇而竊乎天其象為圓圓者取其動也凡物之圓者其直徑一而橫圍則三若陽則其數以一為一而用其全故於象實圍三而三各一其奇皆在所用故曰參天陰之數偶而竊乎地其象為方方者取其靜也凡物之方者其直徑則一而橫圍則四若陰則其數以二為一而用其半擬之於象實圍四而四合二偶半在所用故曰兩地夫數始於陰陽倚於參兩參兩之合則為五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或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朱子云如此者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又云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三三為九二二為六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

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

玉齋胡氏曰圖之五具五生數之象書之五具五奇數之象蓋皆以其所主者言之有主必有賓而圖之成數與書之偶數亦各具於中央之五數矣圖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則一與六合而地六之成數自不能離乎天一矣以至二三四五而皆然十足則河圖由一與六以至五與十生成相合而五十五之全數盡具於中央五數之中書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以至上一點既具天九之象則一與二三與四七與六九與八奇偶亦相為脗合而四十五之全數亦盡具於中央之五數矣豈可推以五數拘之哉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雲莊劉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陽也而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陰變故也然陽於北東則不動於西南則七九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以進於極而後變也○玉齋胡氏曰數則河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中央之位皆同

同而二異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兼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爲二生數之陰九爲四生數之陰也二四以生數言雖屬陽然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雖屬陽以成數言只可謂之陰矣故可易其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不曰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但主陰陽可易而言也

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氏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先陰先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其數不過五也蓋洛書之用第一二三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陽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陰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錯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初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朱子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覺軒蔡氏曰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各居其次錯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之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爲右之七三得五而爲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爲前之九縱橫交綜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玉齋胡氏曰在圖者

陽生陰成在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爲尊也圖之數十積之爲五十有五書之數九積之爲四十有五皆可以紀其實也然以中五計之圖之一二三四生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方位之外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之陰也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生數之外中者爲主則外者爲客矣書之一三七九者奇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偶數之陰也又各從其類以附于四奇數之側正者爲君則側者爲臣矣造化當然而陰陽錯置書以類其理出於自然之妙非可益一毫智力布置於其間也【集覽】董銖朱子門人未詳出處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嬴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嬴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玉齋胡氏曰河圖偶嬴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嬴而偶乏之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於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易學啓蒙一

原卦畫第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朱子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如何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然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見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上亦可以見只草木鳥獸無不有陰陽○王昭素云與地之間諸不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了而後千載不傳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專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於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長樂劉氏曰易書生於太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書原於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雜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則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繫辭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於觀察求取則雖非獨以圖書而作

實因其圖書之數而後決之耳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理之與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美○玉齋胡氏曰仰則觀象於天即所謂仰以觀於天文日月星辰皆是也俯則觀法於地即所謂俯以察於地理山林川澤皆是也近觀鳥獸之文羽毛之屬之宜草木之屬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也朱子云畫卦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蓋以凡一為極凡兩為儀所謂者非專指生兩儀之太極所謂兩者非專指太極所生之兩儀兩儀分為四象則兩儀為一而四象為兩矣四象分為八卦則四象為一而八卦又為兩矣自是推之以至於不窮皆此一之分為兩耳吉

【釋】王昭素宋開封人篤學有至行為鄉里所推聚徒教授嘗著易論二十三篇太祖召至賜坐令講易因訪以民間事除見寡拜國子博士致仕

易有太極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

玉齋胡氏曰畫前之易太極耳橫圖所該儀象卦以至六十四者皆自此而生也象數未形者言圖書未出卦畫未立而其理已具者言所以爲是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渾然具所謂不雜乎陰陽之太極也形器已具者言圖書旣出卦畫旣立而其理无眹者言雖有是儀象卦之畫而其所以然之理又初无聲臭之可求所謂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圖書中見前篇

是生兩儀

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答程可久云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如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耳自此兩變至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此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程可久程迥字可久號沙隨　【集覽】程氏詳見十七卷第三[illegible]

兩儀生四象

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生四象皆從兩儀上生一畫陽儀上生一畫陽二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陰二謂之少陰一象陰儀上生一畫陽二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二謂之太陰一象朱子云或問其義云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朱子云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逐人身上又各有這陰陽氣血是陽血是陰晝夜之間晝爲陽夜爲陰而晝自午後又爲陰夜自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又陰陽各生四象也其此之謂矣四象旣以太陽居一太陰居二合八少陽居三合七太陰居四合六朱子云因一二三四便見八七六最妙蓋數不過十惟此好這皆是造化自然不住此義先儒未曾發圖書八九象是簡要以太陰之水陰盛爲火陽盛爲太陽木陽揮爲少陽金爲少陰

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是也爻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玉齋胡氏曰四象之上各加八卦者第一畫十六陽十六陰爲兩儀第二畫各八陽八陰爲四象四象之上各有八卦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乃下二畫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四卦上各有兩奇兩偶為兩儀第四畫也每兩儀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爲四象第五畫也

乾 ䷀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其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見易道之無窮矣

玉齋胡氏曰朱子答袁機仲云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又云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只管恁地去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既成箇物事自然如此都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至哉言矣【范】袁機仲按宋鑑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調溫州判官淳熙中爲編脩官分脩國史故相章惇家求爲潤飾其傳樞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嘆曰無愧古良史矣後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所著有易傳辯義等書二十餘卷行世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性理卷之十五 易學啓蒙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性理卷之十五 易學啓蒙 十四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朱子曰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故聞者創見不能無疑……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若專以天道而言則……

朱子曰自方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圖如此齊整如揚雄太玄便零星補只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潜虛之數則只是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為下横一畫則為六横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用修養參同契中所言有些意思○黄氏端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所以出而周邵二子不相聞則圖亦不相通也初論同時而陳瑩中云同為伊川康節一同時有言其未嘗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温云伊川在雍與康節時於先天之學非不不語之也郡二程先生之論則先天圖亦其當時學豈甚者耶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者者康節之餘事耳又云天開之先聖之蘊先天之蘊不在康節之書中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若了翁為有見也○又按會稽族氏謂先天圖蓋取先天之一圓圖分為二十四又取方圖分為二十四其說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分小分內分外分縱分横分左分右分正分斜分不差毫釐無往不合以此推取入諸書圖類云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

二揲也得八者二則右四左三通掛一為八也 [illegible] 四通掛一亦為八是得八者凡有二揲 [illegible] 奇陽 [illegible] 同上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玉齋胡氏曰前兩次餘數即一變再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前兩變過揲之數掛扐若兩少除五四則過揲存四十掛扐若兩次除九四及五八則過揲存三十六掛扐若兩多除九八則過揲存三十二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為一爻

玉齋胡氏曰掛扐四五為奇九八為偶三奇為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為口所謂重也二奇一偶為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為--所謂拆也二偶一奇為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為一所謂單也三偶為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為×所謂交也

右三奇為老陽者凡十有二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為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數則為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

掛扐除一 [illegible]

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徑一而圍三也

即四象太陽居一含九之數也

黃氏瑞節曰此圖當分十二截看凡三奇有十二揲後放此圖解再言十二者是也別數○玉齋胡氏曰已下四圖別老少掛扐之數而圖說又兼及過揲之數也此圖明老陽掛扐之策一箇五兩箇四是為三奇凡十有二者言老陽之數其變凡十二揲也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為十有二以四約其十二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每一變計四數也為一者三謂一箇四策為一者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三一合三變則為一者凡三謂為四者凡三一四奇象圓而圍三三奇參天之義是於四策之中取一以象圓而以三策象圓圍三而用其全此一之中復有三也如是而象圓圍三者凡三焉合三奇用其全者而言也則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為老陽之九以四約過揲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掛扐

除一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一者以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四分四十八策計四箇十二於其中有一箇十二是為四分中之一分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一箇十二亦經一之義二箇四亦圍三之義即上文三三之數只是一箇九故為九之母過揲之數以四十八而四分之亦計四箇十二於其中得三箇十二是得四分中之三分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即上文三十六之數以四約之即是四箇九故為九之子一箇十二亦經一之義九箇四亦圍三之義即四象中太陽占第一位而合九之數特揲蓍遂爻各有老少之數觀其變與不變以為占而出太極加倍以生者則老少在第二爻方見此又不可不知也

右兩奇一偶以偶為主為少陰者凡二十有八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為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二為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三三二之數則為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掛扐除一四其四也自　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八之母也過揲之數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

即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陰掛扐之策一箇九兩箇四或一箇五一箇四一箇八是為兩奇一偶凡二十有八者言少陰之數其變凡二十八揲也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則為十有六以四約其十六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四數一變計八數也為一者二謂一箇四策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二變則為一者凡二謂為兩者凡二也為二者一謂二箇四策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只一變則為二者凡一謂為八者凡一也一奇象圓而用全亦本參天之義是於二變各四策全用而於其中各取一策以象圓而各以三策為圓三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不不二偶象方而用半亦本兩地之義是於一變八策中去其四不用而於所存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為圍四而用其半故二之中復有二工積二三一二……··為少陰之八以四約過揲三十二亦得四箇八也……〇掛扐十七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四為十六自一其十二而進四蓋自老陽之十二進四而

變為少陰即上文積三三一二之數只是一箇八故為八之母過揲三十二以四約之為四八三十二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亦自老陽之三十六退四而得三十二即上文四約三十二之數知是四箇八故為八之子即四象中少陰占第二位而含八之數餘悉同前義

右兩偶一奇以奇為主為少陽者凡二十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為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二為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三之數則為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扐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

即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陽掛扐之策兩箇八一箇五或一箇九一箇八一箇四是為兩偶一奇凡二十

差一日有聖人出而定之一行當其期乃過大衍曆而正其差謬卒諡大慧禪師

玉齋胡氏曰按王輔嗣註云分而為二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孔穎達疏云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為掛扐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扐之是再扐之後掛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原於一行禪師一行唐開元時所作大衍曆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蓋其衍法皆以扐而後掛也畢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掛正合四營之義朱子亦謂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顧象之說未詳禹錫又自言揲法皆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益一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一指間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近世儒者若郭雍所著蓍卦辨疑專以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其載橫渠先生之言曰再扐而後掛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且謂橫渠之言所以明註疏之失朱子辨之曰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也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策分二掛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日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為扐而當不閏之歲則與大傳所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皆主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以第二第三變為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老少之數亦多存不合者其載伊川先生之說曰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一便不重掛奇朱子辨之曰此說尤多可竊然郭氏云本無文字則其傳授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又云第二第三揲雖不掛而有四八之變蓋不以掛也朱子辨之曰承以不可不掛者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皆圍三徑一之術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耳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真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不辨嘗考之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為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為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掛則所謂八者左手餘四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右手餘四不掛則左手餘四右手亦餘四此八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數皆有參差不齊無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

【集覽】王輔嗣按通鑑王弼字輔嗣山陽人察惠通辨士曹魏補臺郎嘗註老子及周易年二十四卒縉紳悼之孔穎達按通鑑孔穎達衡水人孔子三十二世孫誦記日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隋末舉明經後仕唐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撰五經正義郭雍按宋鑑郭雍洛陽人忠孝之子傳其父學隱居陝州乾道中進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時年八十三矣雍老於易發明精到淳熙初學者裒集忠孝及雍所著列於七大家為大易粹言

且用舊法則三變之中又以前一變為奇後二變為偶奇故其餘五九偶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蔡元定曰按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為奇者三為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陰陽以老為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歸于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陰陽以少為靜而陽性本動故以四歸於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而少陰之數所以二十八也陽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二

九也以此證蔡氏之說則一時必無四月·一月必無
四十日老陽老陰必無本皆八之數少陽少陰必無
一本皆二十八之數所以為此言者亦指其揲數之常
一均耳至於用數則一時三月二月二十日陽用其三
而陰用其一·又豈可得而強同乎 愚按朱子嘗
之蔡氏損益之說視此又較明白云 【集覽】柳宗
元字子厚解人文章卓偉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拜
監察御史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為
文豔進賓 [illegible] 名世號柳柳州
有文集傳世劉夢得劉禹錫表字

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為圍三徑一之義而無
復奇偶之分三變之後為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為少
陽者九為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
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

黄氏端節曰此乃沙隨程氏之說第一二三變不掛則
十八變之間多不得老陰也○玉齋胡氏曰舊法三
變皆掛則初變五[illegible]為圍三徑一之
義後二變四八皆[illegible]而為圍四用半之義

今欲十二變不掛則皆四三二[illegible]八[illegible]
變之五三九[illegible]而無復後二變之四八皆[illegible]
圍三徑一之術而無圍四用半之術也[illegible]安有奇
之分識是以三變之後老少變數雖有六十四亦參
差不齊無自然之法象矣今為圖 【集覽】沙隨程氏
以附于卷後庶觀者易見其誤云 宋鑑程迥字
可久寧陵人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隆興初第進
士官至上饒令迴嘗從學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
喻樗所著有古易章句易傳外編春秋傳
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等書

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
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
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
為奇兩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
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扐過
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

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
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
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
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
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
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
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於三
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
於三之一則為少陽

朱子曰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老陰二十四老陽過
揲之數三十六而老陰二十四其相距之數凡十二
而三分之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少陰則十有六是
少陰進其掛扐者四而於二老相距之數得三之一

老陽過揲之數三十六而少陰三十二是少陰退其
過揲者四而於二老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若少陽
之於老陰退其掛扐者四進其過揲者四而於二老
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焉○西山蔡氏曰四十九蓍
去掛一之蓍則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
之為四四與十二四與十二相因為四十八四
十八者蓍之所以變化故其數之成四與十二自然
相為經緯也老陽奇數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一則一
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三則三之象也老陰奇數二
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二之象也以四約之得六則六
三之象也老陽策數三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三則三
天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九則用九之象也老陰策數
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兩地之象也以四約之
得六則用六之象也少陽奇數二十以十二約之得
一餘八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
五則三三之象也少陰奇數十六以十二約之得
一餘四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
四則三三之象也少陽策數二十八以十二約之得
二餘四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
得七則不用之七也少陰策數三十二以十二約之
得二餘八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
得八則不用之八也老陽之奇數進十二則老陰

奇數也策數退十二則老陰之策數也老陰之奇數退十二則老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十二則老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陰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陰之奇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陽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陽之奇數也老陽之奇數進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退四則少陰之策數也老陰之奇數退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退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陰之策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退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八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四蓋老陰之變陽未成也少陰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四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八蓋老陽之變陰未成也此易之所以用九用六不用七與八也或曰八卦乾坤即老陽老陰也震坎艮巽離兌以少陽少陰也八卦乾坤不用而震坎艮巽離兌致用蓍法乃不用七八而用九六何也曰八卦主尊卑蓍主動靜故不同也○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二老陰掛扐二十四老陽過揲三十六老陰過揲二十四其間相距各隔十二也自老陽變為少陰以其掛扐十二進一四則為少陰掛扐十六以其過揲三十六退一四則為少陰過揲三十二自老陰變為少陽以其掛扐二十四退三四則為少

陽掛扐二十以其過揲二十四進一四則為少陽過揲二十八此所謂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掛扐過揲皆進退以四而成二少者如此各至於三之一老以十二分為三分其進退各至於三分中一分而成二少也一分指四數言

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為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為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為貴者也陽當貴而陰賤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為貴者也

朱子曰少陰掛扐十六比老陽十二為進四少陽掛扐二十比老陰二十四為退四少陰過揲三十二比老陽三十六為退四少陽過揲二十八比老陰二十四為進四故皆曰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玉齋胡氏曰老陽居一含九少陽居三含七其位與數皆奇老陰居四含六少陰居二含八其位與數皆偶主陽之奇而言則掛扐以少為貴故老陽極少少陰次少而老陰掛扐極多少陰掛扐次多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少也老陽少陽位數皆奇奇則一而實老陰少陰位數皆偶偶則二而虛主陽之實而言則過揲以多為貴故老陽極多少陽次多而老陰過揲極少少陰過揲次少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多也盡皆以陽之奇與實者為主其尊陽之義可見矣二少掛扐過揲皆一進一退而交於二老之中諸即上文二老進退各至於三之一以成二少之義

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為二物而迭為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為一物而迭為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

取舍而有無者

玉齋胡氏曰陰陽二物指二老言其為消長指掛扐過揲言同一掛扐也老陽以長而變為少陰老陰則以消而變為少陽同一過揲也老陽以消而變為少陰老陰則以長而變為少陽此其為消長以成二少也一物指或為老陽一物或為老陰一物言二端指掛扐過揲言凡以老陽一物論之老陽掛扐十二視少陰掛扐十六消矣少陰掛扐十六視老陽掛扐十二則為長焉老陽過揲三十六視少陰過揲三十二長矣少陰過揲三十二視老陽過揲三十六則為消焉掛扐長則過揲消過揲長則掛扐消推之老陰一物之中亦然相與低昂如權衡陽長則陽昂而陰低陰長則陰昂而陽低如權衡之有輕重也相與判合如符契合焉而陰陽二物迭為消長判焉而一物之中又各自有消長如符契之有判合也因其相與之義究其迭為之旨其自然之妙豈容人力於其間哉

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

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成每日退了一度又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月行却得其正愚謂欲知日速月遲其迹有易見者且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日暁最好看起日纔西墜纖芒之月亦隨之而墜矣至初二便相隔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似一日月直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要進而遠至半天月行進退而不及亦復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即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半數而後會也【附錄】陳安卿陳淳字汝見而涛長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合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爲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西山蔡氏曰此即過揲之蓍大衍之然也策即蓍也乾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坤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有四策此陰陽自然之數聖人立大衍之法以倚之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真所謂與天地相似者也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二篇之策分陰爻陽爻為二也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此天地流行之數歲月日時之積也詳見經世指要上篇○玉齋胡氏曰二篇之策足以當萬物之數二老之策固然二少之策亦然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卻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西山蔡氏曰易者未入用也變者已入用也○玉齋胡氏曰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至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蓋一爻以三變而成猶八卦以三畫而成故以爲象也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謂得五者象陽儀得九者象陰儀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謂得五四者象太陽得五八者象少陰得九四者象少陽得九八者象太陰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謂得五四四者象乾得五四八者象兌得五八四者象離得五八八者象震得九四四者象巽得九四八者象坎得九八四者象艮得九八八者象坤皆彷彿近似於兩儀象卦而未有其畫故輒以其象言之一爻而得兩儀之畫謂初揲而得一者為陽之儀必

易學啓蒙內

考變占第四

朱子曰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故此卦變所謂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某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如此文王孔子四卦一時部了雖乾坤亦無能生卦之理如此則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諸家陳氏曰伊川止得泰卦變之說則不泰不否皆爲乾坤所變蓋易中乾坤爲三陰三陽之卦無與其義也本義於泰否二卦之下皆曰自某卦來如賁羲若知諸卦皆可變則知坤乾爲六子之母泰乎蓋卦變之法可以一陰一陽卦變出來之變或自內卦之外或自外卦來此悔翁之通例則不必以二陽三陰皆可推而可羅於三陽三陰之卦或三畫不等者即推之不通若說通例即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卦皆然所謂二易如若只乾坤一變則非易變矣

乾卦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無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愚按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爲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如一行說

朱子曰陽爲大陰爲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以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占此則得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一依乾卦例所謂乾之理日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陽亦有所謂乾之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而先羣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无首謂陽變而陰涉剛而

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之道也凡筮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蔡氏引杜注亦如此說○七八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六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進齋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德也天德不可爲首指卦變言即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不足道也○善玉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爲物先有所不足用齋胡氏曰羣龍六龍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陽之九則變而之坤曰既變而坤故不可爲首首先也老陰爲首先迷矣求貞陽也以筮得六爻皆用老陰之六則之乾既變而乾故以大終大陽也易中稱大爲陽變也而乾爻七九坤爻八六者蓋謂遇乾而變者爲老陽之九其間亦有不變而爲少陰之七者遇坤而變者爲老陰之六其間亦有每不變而爲少陽之八者常爲多九六常少者七八每日易遇以其或奇或偶之不齊故常多也九六每難遇以其老陽以三奇老陰以三偶故常少也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者蓋三變皆掛則少陽二十八少陰二十八爲易遇老陽十二爲難遇後二變不掛則老陽二十七遇之甚易矣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

爲悔彖辭爲卦下之辭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
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

潛室陳氏曰貞悔字皆從卜○玉齋胡氏曰朱子云陽用九而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他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就占上面彖辭他亦然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朱子云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事在我悔是事在人底今統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大抵筮法有言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有言變卦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此又是兼內外卦言貞悔卽是以貞爲我悔爲彼也論內外卦則貞風悔山之類是以貞爲我悔爲彼也○左昭七年衛孔成子筮立公子元筮之遇屯也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其繇曰利建侯子其建之成子遂立元卽靈公也○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遂獲晉侯以歸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玉齋胡氏曰一爻變者凡六卦有圖在後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一爻變自姤至夬以坤爲本卦一爻變自復至剝是也餘放此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其辭觀沙隨所列可見○左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蕃昌公侯之卦也○左昭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後蒯果敗○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玉齋胡氏曰二爻變者凡十五卦如第二圖以乾爲本卦二爻變自遯至大壯以坤爲本卦二爻變自臨至觀是也後放此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只順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二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又云是從下生上事亦有一個先後首尾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玉齋胡氏曰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第三圖以乾爲本卦三爻變自否至泰以坤爲本卦三爻變自泰至否是也後放此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則變與不變六爻平分故就兩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言自否至恒爲前十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言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恒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則占本卦彖辭卻以本卦爲主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則占之卦彖辭卻以之卦爲主是重在變卦也若以兩卦彖辭占又云所以到那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後占變卦彖辭者无也到這裏時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矣○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經傳

二爻以至三爻之變前十卦皆以本卦為占也如乾
自益至坤坤自恒至乾為三十二卦之後皆占變卦
爻辭者即所謂三爻之變後十卦以至四五上爻變
皆以之卦為占也然而以以三十二卦為限以在前
者主貞在後者主悔亦取其中也變在三十二卦之
前則主適其中故皆主貞卦以為占變在三十二卦
之後則便過其中故
皆主悔卦以為占也

乾 姤 遯 否

同人 訟 无妄 中孚 大畜 漸 渙

履 巽 家人 睽 需 旅 未濟 蠱

小畜 鼎 離 兌 大壯 咸 困 井

大有 大過 革 恒

夬

益 觀 剝

損 晉 艮 蒙 頤 比

噬嗑 賁 節 萃 蹇 坎 屯 豫

隨 既濟 歸妹 小過 解 震 謙

豐 泰 升 明夷 師

臨 復 坤

性理大全卷之十七　易學啟蒙　十

同人　遯　姤　訟

乾　否　履　益　賁　巽　觀

无妄　漸　大畜　噬嗑　既濟　鼎　晉　艮

家人　旅　大有　隨　豐　大過　萃　蹇

離　咸　夬

革

渙　蒙

中孚　頤　未濟　蠱　剝　損　坎

睽　大畜　屯　困　井　比　節　解

兌　需　震　恒　豫　歸妹　升

小過　大壯　明夷　謙　泰　坤

復　臨　頤

履 訟 否 遯
无妄 姤 同人 小畜 損 觀 巽
乾 渙 益 大有 節 晉 鼎 蒙
中孚 未濟 噬嗑 大 歸妹 萃 大過 坎
睽 困 隨 解
兌
漸 艮
家人 大畜 旅 剝 蠱 賁 蹇
離 頤 需 咸 比 井 既濟 小過
革 屯 大壯 豫 恒 豐 坤
震 臨 師 復 升
泰 明夷 謙

小過 巽 漸 觀
家人 渙 益 履 大有 遯 訟
中孚 姤 同人 損 夬 艮 蒙 鼎
乾 蠱 賁 節 泰 蹇 坎 大過
大畜 井 既濟 升
需
否 晉
无妄 睽 剝 旅 未濟 噬嗑 萃
頤 離 兌 比 咸 困 隨 坤
屯 革 臨 謙 師 復 小過
明夷 大壯 恒 豐 解
歸妹 震

大有

鼎	旅	晉	剝	觀										
離	未濟	噬嗑	損	小畜	艮	蒙	頤	中孚	否	漸	渙	益	坤	
睽	蠱	賁	履	泰	遯	訟	巽	无妄	家人	臨	豫	謙	師	復	萃
大畜	姤	同人	歸妹	夬	小過	解	升	震	明夷	兌	咸	困	隨	蹇
乾	恒	豐	大過	革	需	井	既濟	坎						
大壯	節	屯	[illegible]											

夬

大過	咸	萃	比	坤											
革	困	隨	節	泰	蹇	坎	屯	臨	豫	謙	師	復	觀		
兌	井	既濟	歸妹	小畜	小過	解	升	震	明夷	中孚	否	漸	渙	益	晉
需	恒	豐	履	大有	遯	訟	巽	无妄	家人	睽	旅	未濟	噬嗑	艮	
大壯	姤	同人	鼎	離	大畜	蠱	賁	蒙							
乾	損	頤	剝												

性理大全卷之十七　易學啓蒙　十五

遯
同人　姤　否　漸　旅　咸
乾　无妄　家人　離　革
訟　巽　鼎　大過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履　小畜　大有　夬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剝　比　豫　謙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頤　屯　震　明夷
蒙　坎　解　升　坤
損　節　歸妹　泰　復　師
臨

性理大全卷之十七　易學啓蒙　十六

訟
履　否　姤　渙　睽　困
无妄　乾　剝　睽　兌
遯　觀　晉　萃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同人　益　噬嗑　隨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蠱　井　恒　師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大畜　需　大壯　臨
艮　蹇　小過　坤　升
賁　既濟　豐　復　泰　謙
明夷

性理卷之十七 易學啓蒙 十九
大過
夬 咸 困 井 恒 姤
革 兌 需 大壯 乾
萃 蹇 小過 遯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隨 既濟 豐 同人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師 渙 未濟 蠱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臨 中孚 睽 大畜
坤 觀 晉 艮 蒙
復 益 噬嗑 賁 損 剝
頤

性理大全卷之十七 易學啓蒙 廿
否 履 同人 益 噬嗑 隨
訟 遯 觀 晉 萃
乾 中孚 睽 兌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姤 渙 未濟 困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賁 既濟 豐 復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艮 蹇 小過 坤
大畜 需 大壯 臨 明夷
蠱 井 恒 師 謙 泰

中孚
渙 益 小畜 履 損 節
觀 巽 訟 蒙 坎
家人 无妄 頤 屯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井
未濟 困 師
同人 賁 既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鼎 大過 升 解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旅 咸 謙 豫 恒 豐
小過

睽
未濟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晉 鼎 蒙 訟 解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旅 剝 否 豫
蠱 姤 恒
渙 師 困
賁 同人 豐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艮 遯 小過
觀 坤 萃
巽 升 大過 坎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漸 謙 咸 比 井 既濟
蹇

兌
困 隨 夬 節 歸妹 履
萃 大過 坎 解 訟
革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乾
臨 中孚 睽
咸 比 豫 否
井 恒 姤
師 渙 未濟
既濟 豐 同人
復 益 噬嗑
泰 小畜 大有 損
蹇 小過 遯
坤 觀 晉
升 巽 鼎 蒙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謙 漸 旅 剝 蠱 賁
艮

大畜

蠱 賁 損 大有 小畜 泰

艮 蒙 鼎 巽 升

頤 離 家人 明夷

睽 中孚 臨

乾 大壯 需

剝 旅 漸 謙

未濟 渙 師

姤 恒 井

噬嗑 益 復

同人 豐 既濟

履 歸妹 節 夬

晉 觀 坤

遯 小過 蹇

訟 解 坎 大過

无妄 震 屯 革 兌

否 豫 比 咸 困 隨

萃

需

井 既濟 節 夬 泰

蹇 坎 大過 升 巽

屯 革 明夷 家人

兌 臨 中孚

大壯 乾 大畜

比 咸 謙 漸

困 師 渙

恒 姤 蠱

隨 復 益

豐 同人 賁

履 損 大有

萃 歸妹 觀

小過 遯 艮

解 訟 蒙 鼎

震 无妄 頤 離 睽

豫 否 剝 旅 未濟 噬嗑

晉

旅
離 鼎 晉 艮 遯 小過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豐
未濟 无妄 姤 恒
剝 家人 豫
漸 蠱 咸
睽 大畜 否 大壯
頤 謙 震
乾 明夷 革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損 復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渙 師 困 井 比
中孚 臨 兌 需 屯 坎
節

咸

革　大過　萃　蹇　小過　遯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困　井　恒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兌　需　大壯　乾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坤　觀　晉　艮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復　益　噬嗑　賁
師　渙　未濟　蠱　剝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蒙

損

渙

中孚　觀　巽　訟　蒙　坎
益　小畜　履　損　節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井
未濟　困　師
家人　无妄　頤　屯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鼎　大過　升　解
同人　賁　既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旅　咸　謙　豫　恒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小過

豐

性理書卷十七 易學啓蒙 二十三
睽
晉
鼎
蒙
訟
解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豫
旅
剝
否
蠱
姤
恒
渙
師
困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艮
遯
小過
萃
觀
坤
巽
升
大過
坎
同人
豐
賁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漸
謙
咸
比
井
明夷
革
屯
需
蹇
家人
既濟

性理書卷十七 易學啓蒙 二十四
困
兌
隨
萃
夬
咸
井
師
屯
需
革
大過
節
比
恒
渙
震
乾
坎
歸妹
豫
姤
未濟
无妄
大壯
臨
解
履
否
睽
訟
蹇
小過
坤
巽
同人
益
小畜
漸
離
遯
觀
鼎
晉
蒙
升
豐
復
泰
謙
家人
既濟
噬嗑
大有
旅
頤
損
剝
大畜
明夷
蠱
艮

以上三十二圖反覆之則為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

玉齋胡氏曰三十二圖反復其變悉如乾坤二卦變圖例每圖各以第一卦為本卦順變將去則自初而終自上而下是由乾以至於坤反之則又以末一卦為本卦逆變轉來則自終而初自下而上是由坤以至於乾一順一逆每圖遂以兩卦為本卦而成兩圖矣合三十二圖反復則為六十四圖矣然三十二圖先後次第皆本於乾坤卦變只以第一圖觀之可見如以乾為本卦則次姤次同人以至於恒計三十二卦今各為三十二圖之第一卦而次第不紊矣如以坤為本卦則次復次師以至於益計三十二卦今各以為三十二圖之末一卦而次第亦不紊矣此乃卦變圖之妙也

玉齋胡氏通釋附圖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横圖者卦畫之成圓圖者卦氣之運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日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乂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洪範九疇配九宮之數朱子之論備矣詳見本圖書篇下同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

朱子曰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

於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又曰如乾是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也詳見原卦畫篇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庶圓圖居中以象太極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泰否咸損既未濟恒益即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交不交也圓

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于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也詳見原卦畫篇末

此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邵子天地四象圖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為離少陰為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為天四象少剛為巽少柔為坎太剛為艮太柔為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為地四象詳見原卦畫篇下同

邵子天地四象圖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四象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少陽為剛少陰為柔不復就八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意不同自為一說也

掛扐過揲總圖

老陽

掛扐十三　掛一　扐十二

四約三分為一者三

三復各有三為九之母

過揲三十六

四約得九為九之子

少陰

掛扐十七　掛一　扐十六

四約三分為一者一　為二者二

二三各有一　二復有二為八之母

過揲三十二

四約得八為八之子

按朱子揲扐圖四圖說并又渦揲之數今總爲一圖著之全數除初掛一外參象然可見矣詳見明蓍策篇

此條近世之法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故老陽少陰變數皆二十七少陽變數九老陰變數一先後自然之法象也詳見明蓍策篇

按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爲六扐而後掛二營而成易於冊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此四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必差不齊无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奇哉因爲圖以明之

近世揲蓍後二變不掛圖

右十圖附見于此初學得之以明篇內本文之義亦庶幾乎易見云

性理群書　卷之十七

性理群書卷之十八

家禮一

家廟之圖

祠堂之圖

深衣前圖
袷緣廣二寸
袂
袪
衣身二尺二寸
裳前後共十二幅
裳緣廣寸半與袪同
裳下曰齊
深衣後圖
要中三倍於袪口之數
通前後為七尺二寸
齊倍要通前後為一丈四尺四寸

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曲袷交領也
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
左襟二幅在外
袂
袪
裁衣前法
正身二尺二寸
中綴領處斜
長四寸庶綴
裳相接處平
正便於著也
裁衣後法
正身二尺二寸
寸中為繩處
斜長一寸而
綴裳相接則
著時腰間綴
痕平正
曲袷裁制
曲袷成制
曲袷縫制

深衣冠屨之圖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八　家禮之乙　四

玉藻注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注云大夫辟其紐及末士辟其末而已○按終充也辟緣也充辟謂盡緣之也紐兩耳也天子以表為帶以朱為裏從腰後至紳皆緣之也諸侯亦然但不朱裏耳大夫緣其兩耳及紳腰後則不緣也士惟緣其紳腰及兩耳皆不緣也

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廣三寸袤四寸上為五梁廣如武之袤而長八寸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王普制度云緇布冠用烏紗漆為之不如紙尤堅硬

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為橫幅左邊反屈之自幅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下遂循左邊至于兩末復反所縫餘繒使之向裏以幅當額前裹之至兩耳旁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

深衣用白屨狀如今之履絇音劬繶音益純音准綦音忌四者以縧絇者謂屨頭屈修或繒為鼻繶者縫中紃音旬也純謂屨口緣也綦所以繫屨也或用黑屨白純禮亦宜然

行冠禮圖

性理大全卷之十八　家禮　五

筵于東序少北此冠義所謂冠於阼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

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冠義所謂醮於客位也賈疏云必以西為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

昏禮親迎之圖
衿鞶蓖笥楎椸圖
衿鞶
蓖
笥
楎
椸

小斂圖
襲含哭位之圖
大斂圖
衾

喪服圖式
反摺向前圖
裁辟領四寸圖
裁衽之圖
兩衽相疊之圖
衰制
前三幅
後四幅
加領於衣前圖
加領於衣後圖
前衰後負版左右適惟子爲父母用
之其餘不用者不裁闊中當如常式
負版
冠絰絞圖式
斬衰冠
斬衰首絰
齊衰冠
齊衰首絰
斬衰用麻
齊衰以下用布
斬衰大功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
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垂
士喪禮疏曰爵弁在首在腰皆曰絰分而言之首曰絰腰曰帶○問絰帶之制
朱先生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
朱先生曰首絰右本在上者斬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斬衰杖屨圖
苴杖
菅屨
齊衰杖屨圖
削杖
疏屨
喪祭器具之圖
笣
筲
竹格
以竹為格以綵結之上
如撮蕉亭施帷幔四角流蘇
流蘇
流蘇
流蘇
流蘇

喪轝之圖
喪大記君飾棺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大夫二戴綏註
車行持之以障車既窆樹於壙中障柩尺度畫制載本章註
翣
兩長杠上加伏兎附杠處為圓鑿
別作小方牀載柩
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入鑿中長出其外
兩柱近上更為方枘
加橫扃
扃兩頭出柱外者更
加小扃
杠兩頭施橫杠
橫杠上施短杠
短杠更加小杠
大轝
長杠
長杠
柳車之制具見三家禮圖及書儀註中然書儀云今
既難備略設帷幔花頭等不必繁華高大今家禮從
俗為轝且為竹格已有其制用以作圖易柳車云

本宗五服之圖
性理大全卷十八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己
子
孫
曾孫
玄孫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妻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性理群書卷之二
繼父
嫡母
繼母
庶母
慈母
養母
乳母
嫁母
出母

妻為夫黨服圖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夫
己身

櫝韜藉式
坐式
兩項俱虛
底盖
蓋式
平頂
四向直下正闕旁狹
以黑漆飾之
韜全式
韜縫式
藉
方闊與櫝內同塁布加厚裹之以帛考紫妣緋
式如斗帳合縫之中稍留其末頂用薄版自上而下韜之與主身齊

神主式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敕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顯可也

全式

顯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元孫某奉祀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前　顯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元孫某奉祀

後　連頷三分之一居後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竅

木主趺式

方四寸　厚寸二分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下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祠堂之四壁外改中不改

櫝式

平頂四直

前作兩窓可啟閉

下作平底臺座

尺式

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

古尺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周尺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本

三司布帛尺　比周尺更加三寸四分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七寸三分

三分右司馬公家石刻本

劉氏璋孫曰呂汲公家祭儀曰古者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後世宗法既廢散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畧可舉行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可合禮意○先生曰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嫂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家禮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

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今按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

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沒而後出不及再脩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說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不用疏家之說若深衣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此類附於本條之下云

【集覽】先生易簀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簀注簀簟也韓魏公按宋鑑韓琦安陽人風骨秀異天聖中弱冠舉進士時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仍授將作監丞歷開封推官爲陝西帥朝廷倚以爲重嘉祐中拜相其後相英立神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封魏國公卒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通禮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司馬溫公曰宋仁宗時嘗詔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爲之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廟於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朱子曰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嚮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廟側直入其所反轉面西入廟中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所

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夫藏其主於墓所而不埋則其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深衣制度 此章本在冠禮之後今以前章已有其文又平日之常服故次前章

朱子曰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見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為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其甚可歎也

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為寸

司馬溫公曰凡尺寸皆當用周尺度之周尺一尺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楊氏復曰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

衣全四幅其長過脅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為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脅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楊氏復曰左右袂各用布一幅屬於衣又按深衣篇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夫袂之長短以反詘及肘為準則不以一幅為拘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為鳥喙內向綴於裳之右旁

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註鉤邊若今曲裾

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而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方領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謂續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焉○楊氏復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按禮記玉藻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為衽孔氏以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為衽此其不同者一也皇氏以衽為裳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衽為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二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為喪服之衽者熊氏又以此為齊祭服之衽一以為吉服之衽一以為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家禮以深衣續衽之制兩廣頭向上必須皇氏喪服之衽熊氏鄭祭服之衽相類此為可疑是以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蓋有深意恨未得聞其說之詳也及得蔡淵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復又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悟鄭康成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鄭註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註之意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夫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見玉藻衽當旁註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疏家不詳考其文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於裳旁妄生穿鑿紛紛異同愈多愈亂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而註之本義為其掩蓋而不可見夫疏所以釋註也今推尋鄭註本文其義如此而皇氏熊氏等所以精其謬如彼皆可以一埽而去之矣先師晚歲知既家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著鄭註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晚歲治己定之說云○劉氏璋曰深衣之制用白細布鍛濯灰治使之和熟其人肥大則布幅隨之而闊瘦細則幅隨而狹不必拘於尺寸裳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應規袂袖口也曲袷如矩以應方曲袷者交領也負繩及踝以應直負繩謂背後縫上下相當而取直如繩之正非謂用縫為負繩也踝足跟也及踝者裳止其足跟長無被土之義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裳下曰齊音咨齊斛也取齊如字平若衡而無低昂參差也規矩繩權衡五法已備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夫事尊者蓋以多節為孝具大父母衣純皆準以繢胡對功純緣也繢畫也畫五采以為文相次而畫後人有以織錦為純以代繢文者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用黑繒以從簡易也

黑緣 緣用黑繒領表裏各二寸袂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為兩耳乃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復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廣三寸袤四寸上為五梁廣如武之袤而長八寸跨頂前後下

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縫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

幅巾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為橫輒左邊反屈之自輒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下遂循左邊至於兩末復反所縫餘繒使之向裏以輒當額前裹之至兩鬢旁各綴一帶廣一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

黑履白絢繶純綦

劉氏垓孫曰履之有絇謂履頭以條為鼻或用繒一寸屈之為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繶謂履縫中紃音旬也以白絲為下緣故謂之繶純者飾也綦屬於跟所以繫履者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昏禮之後今按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實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廏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

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禀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財帛乎若父子異財互

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音邑改集覽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鉏治田之切耰音憂誶音碎器慮猶也謂矣其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帚立而誶語猶嘗婦地之具誶責讓也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音管洗手也漱所救切櫛阻瑟切梳頭也總所以束髮今之頭鬚具冠帶丈夫帽子衫帶婦人冠子背子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即其禍不測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時家長也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

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

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楊氏復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父母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於書院無書院則坐於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楊氏復曰告丁毒反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閭倚門之望爲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沒則告行歛至事亡如事存也

集覽 倚閭倚門之望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齊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楊氏復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故舉其尤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敬之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疏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集覽 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疏齊王攸按晉書泰始中太后王氏疾篤帝及弟齊王攸侍太后謂帝曰攸與汝至親吾沒後善遇之吾無恨也言訖乃崩初帝友愛攸甚篤爲荀勖馮紞所構欲爲身後之慮乃出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群臣諫不聽攸憤怨發病猶催上道乃歐血而卒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按唐書貞觀末帝疾篤召長孫無忌等入卧內謂太子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有頃上崩太子立是爲高宗既而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功諫不可上怒命引出及武后得立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詔安置黔州尋殺之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劉氏璋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游也起居奉侍也必當順其心之所好者所惡者何在苟非背乎大義則皆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之末也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皆所以樂之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氈褥衾枕帳幔必修治之類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

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而止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學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謂一十百千萬）與方名（謂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鑑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知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

讀之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婉音晚娩音晚婉娩柔順貌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為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為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靧面靧音悔洗面也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鈐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襞音璧疊衣也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為姊後輩謂諸子舍所使謂前輩為姨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務相雍睦其有鬭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冠禮

冠

楊氏復曰有言書儀中冠禮簡易可行者先生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也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過十歲而猶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為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云云○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為主人祝版前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云云介子某

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是日主人深衣詣其門所戒者出見如常儀啜茶畢戒者起言曰某有子某若某之某親有子某將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戒者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地遠則書初請之辭為書遣子弟致之所戒者辭許則書而復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若宗子自冠則辭但曰某將加冠於首後同

前一日宿賓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將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某上某人○若宗子自冠則辭如戒賓所改○答書曰某敢不夙興某上某人

陳設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之儀以帟幕圍廳事之東北為房若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後放此○司馬溫公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於中堂可也○家無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今私家無罍洗故但用盥盆帨巾而已○廳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央以東者為阼階西者為賓階無室無房則暫以帟幕截其北為室其東北為房○劉氏璋曰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賓所以敬冠事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可也下見諸父及兄倣此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賓贊者酧之以幣而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

司馬溫公曰士冠禮乃禮賓以一獻之禮註一獻者酧賓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曰主人酧賓束帛儷皮註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註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也鄉飲酒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曰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歸賓俎註使人歸諸賓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務從簡易

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笄

女子許嫁笄 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 母為主 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 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為之以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辭如冠禮但子作女冠作笄吾子作某親或某封○凡婦人自稱於己之尊

長則曰兒卑幼則以屬於夫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則曰老婦非親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為稱後放此 陳設 如冠禮但於中堂布席如眾子之位 厥明陳服 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 序立 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 如冠禮但不用贊者主婦升自阼階 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 略如冠禮但祝用始加之辭不能則省 乃醮 如冠禮辭亦同 乃字 如冠禮但改祝辭髦士為女士 乃禮賓皆如冠儀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事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劉氏璋曰笄今簪也婦人之首飾也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以其二十而不嫁則為非禮之時

【集覽】魯襄公按左傳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成公卒午立是為襄公以季武子為相事見春秋

昏禮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司馬溫公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為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 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為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 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 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如世俗之禮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 夙興奉以告祠堂 如告冠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年已長成未有伉儷已議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乃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 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為主主人盛服出見使者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數茶畢使者起致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親某官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孫若姪若孫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請退俟命出就次若許嫁者於主人為姑姊則不云惷愚又弗能教餘辭並同 遂奉書以告于祠堂 如壻家之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年漸長成已許嫁某官某郡姓名之子若某親某某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 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主人請禮賓乃以酒饌禮使者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 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于

祠堂〈祝不用〉

納幣〈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納幣〈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禮如納采但不告廟使者致辭改采為幣從者以書幣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乃受書執事者受幣主人再拜使者避之復進請命主人受以復書餘並同〉

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更有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略者今以例推之請期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使者致辭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使某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並同

親迎

朱子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今妻家遠要行禮則一迎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婿即就彼往迎歸館行禮則令妻家出至一處設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至家成禮○有問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曰這也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可苦不行古禮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世俗謂之鋪房然所張陳者但氈褥帳幔帷幕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篋笥不必陳也○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

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昏姻可也〉

厥明婿家設位于室中〈設倚卓子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盤盞匕箸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巹一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勺於室東隅又設酒壺盞注於室外或別室以飲從者○巹音謹以小匏一判而兩之〉女家設次于外○初昏婿盛服〈世俗新婿帶花勝擁蔽其面殊失丈夫之容體勿用可也〉

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是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黃氏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也

主人告于祠堂〈如納采之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于某官某郡某氏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朱子曰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問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非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為正否曰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先以卓子設酒注盤盞於堂上主人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婿席於其西北南向婿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盞斟酒執之詣婿席前婿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坐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婿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但改宗事為家事○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

司馬溫公曰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為之凡婿及婦入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婿出乘馬〈以二燭前導〉至女家俟于次〈婿下馬于大門外入俟于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官某郡姓名不勝感愴謹以後同〉遂醮其女而命之〈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序東向設女席於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婿禮姆導女出於母左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舅

之命母送至西階上爲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
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內爲之
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
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主
人出迎壻入奠鴈主人迎壻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
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
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
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
絡之無則刻木爲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
不再偶也
問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朱子曰乃爲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
姆奉女出登車姆奉女出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姆辭曰
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乃登車壻乘馬先婦車婦車亦以二燭前導
司馬溫公曰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
至其家導婦以入壻至家立于廳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壻婦交拜婦從者布壻席

於東方壻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于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壻揖婦就席婦拜壻答拜
司馬溫公曰從者皆以其家女僕爲之女從者沃壻盥於南壻從者沃女盥於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從者交
尊其志○女子與丈夫爲禮則俠音夾拜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古無壻婦交拜之儀今從俗
就坐飲食畢壻出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殽又斟酒壻揖婦舉飲不
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徹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
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
司馬溫公曰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
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從俗○
劉氏璋曰儀禮疏云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
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昏義曰
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
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復入脫服燭出壻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司馬溫公曰古詩云結髮爲夫婦言自
少年束髮即爲夫婦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
今世俗昏姻乃有結髮之禮謬誤可笑勿用可也主人禮

賓男賓於外廳女賓於中堂古禮明日饗從者今從俗【集覽】李廣陂漢書李廣成紀人其先李信秦時爲將
廣世受射文帝時擊匈奴以功爲散騎常侍數從獵格殺
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道哉歷
上谷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時爲北平太守匈奴
畏之號飛將軍（結髮之禮）按顏府續稿今世婚禮有結髮
一事取夫與婦髮合而結之古無有也伊川程氏曰婚禮
結髮甚無意義欲去久矣不知言結髮爲夫婦只是少小
也如結髮事君子結髮與匈奴戰豈謂合髮然伊川既言
非義欲訂正之而至今未能革豈非習俗之久未易遷革
之歟
司馬溫公曰不用樂註云曾子問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爲非禮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婦夙興盛服俟見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家人男
女以次立於兩序如冠禮之敘婦進立於阼階下
北面拜舅升奠贄幣于卓子上舅撫之侍者以入婦降又
拜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
又拜○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於舅

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司馬溫公曰古者拜于堂上今拜于下恭也可從衆
舅姑禮之如父母醮女之儀婦見于諸尊長婦既受禮降自西階同居有尊於舅姑者
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于兩
序如冠禮無贄小郎小姑皆相拜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
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于兩
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若冢婦
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
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
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
饌升薦于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侍者徹饌
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
婦之餘非宗子之子則於私室如儀
司馬溫公曰士昏禮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註側
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今恐貧者不辦
但具盛饌而已

主人虞祭然後親奠酹巾者以辟塵蠅也

○開元禮按通鑑唐玄宗開元十九年開元禮成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請依上元勑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主人以下為位而哭 主人坐於牀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于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衆婦女坐于牀西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于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向西上婦人坐于帷外之西北向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為行無服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于帷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帷外之西北面東上○三年之喪夜則寢於尸旁藉藁枕塊羸病者藉以草薦可也期以下寢於側近男女異室外親歸家可也

乃飯含 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手執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盌執以從置于尸西徹枕以幎巾入覆面主人就尸東由足而西牀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於左於中亦如之主人襲所袒衣復位

侍者卒襲覆以衾 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乃覆以衾

司馬溫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顛倒衣裳使之正方束以絞紟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體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然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通用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此非貧者所辦也今從簡易襲用衣一稱小大斂則據死者所有之衣及親友所襚之衣隨宜用之若衣多不必盡用也高氏曰禮士襲衣三稱而子羔之襲也衣三稱孔子之喪公西亦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加朝服一記曰士襲九稱蓋襲數之不同如此大抵衣衾惟欲其厚耳衣衾之所以厚者豈徒以設飾哉蓋人死斯惡之矣聖人不忍言此但制為典禮使厚其衣衾而已今世之襲者不知此意或止用單袷一稱雖富貴之家衣衾畢備皆不以襲斂又不能謹藏古人遺衣裳以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乃或以與分之甚而至輒計直貿易以充喪費加功於無用寘財於無謂而所以附其身者曾不之慮嗚呼又孰若用以襲斂而良亡者獲厚比於九泉之下哉○揚氏復曰按高氏一用禮經而襲斂用衣之多故襲有冒小斂有布絞大斂有布絞布紟所以保其肌體若固矣司馬公斂從簡易而襲斂用衣之少故小斂雖作布絞而襲則無冒大斂則無絞紟此為疎略先生初述家禮皆取司馬公書儀後與學者論禮以高氏喪禮為最善遺命治喪俾用儀禮此可以見其去取折衷之意矣況夫古者襲斂用衣之多者古有襚禮衣服曰襚士喪禮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又君使人襚今世俗有襚而無大小斂故襚禮亦從而廢也哉然欲悉從高氏之說則誠非貧者所能辦有如司馬公之所慮者但當量其力之所及可也愚故於襲小斂大斂之下悉述儀禮并高氏之說以備參攷

靈座 魂帛 銘旌

置靈座設魂帛 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結白絹為魂帛置倚上設香爐合盞注酒果於卓子上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司馬溫公曰古者鑿木為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亦古禮之遺意也世俗皆畫影置於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畫像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生時深居閨門出則乘輜軿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訾相畫其容貌此殊為非禮又世俗或用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此尤鄙俚不可從也

問重朱子曰三禮圖有畫像可攷然且如司馬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於古也○揚氏復曰禮大夫

無主者束帛依神司馬公用魂帛蓋取束帛依神之意高氏曰古人遺衣裳以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恐當從此說以遺衣裳置於靈座而加魂帛於其上可也

立銘旌 以絳帛為銘旌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即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為杠如其長倚於靈座之右

司馬溫公曰銘旌設跗立於殯東註跗足也其制如傘架

不作佛事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

有非豈聆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主人未成服而來哭者當深衣臨尸哭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主人相向哭盡哀主人以哭對無辭 【集覽】廬州刺史李冊按一統志廬州唐初所置治合肥縣今陞為廬州府直隸京師李冊未詳出處閻羅等十王者張美和曰釋氏所謂十王者一曰秦廣二曰初江三曰宋帝四曰五官五曰閻羅六曰變成七曰泰山八曰平等九曰都市十曰轉輪是已

小歛　袒　括髮　免　髽　奠　代哭

厥明 謂死之明日 **執事者陳小歛衣衾** 以卓子陳于堂東壁下據死者所有之衣隨宜用之若多則不必盡用也衾用復者絞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綵一幅而析其兩端為三橫者取足以周身相結縱者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

高氏曰襲衣所以衣尸歛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歛之辨也○小歛衣尚少但用全幅細布析其末而用之凡歛欲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故散衣有倒者惟祭服不倒凡鋪歛衣皆以絞紟為先小歛美者在內故次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歛美者在外故次布祭服後布散衣也○歛以衣為主小歛之衣必以十九稱大歛之衣多至五十稱既襲之後而歛衣若此之多故非絞以束之則不能以堅實矣凡物束縛緊急則細小而堅實夫然故衣衾足以朽肉而形體深秘可以使人之勿惡也今之喪者衣歛既薄歛冒不施懼夫形體之露也遽韜之於棺乃以入棺為小歛蓋棺為大歛入棺既在始襲之時蓋棺又在成服之日則是小歛大歛之禮皆繆矣○楊氏復曰按儀禮士喪小歛衣十九稱紟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註云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也以布為之縮縱也橫者三幅縱者一幅析其末令可結也

設奠 設卓子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于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其東有臺者祝所盥也其西無臺者執事者所盥也別以卓子設潔滌盆新拭巾於其東所以洗盞拭盞也此一節至遣並同

具括髮麻免布髽麻 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𢃇也免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却遶髻如著掠頭也髽亦用麻繩撮髻竹木為簪也設之皆于別室

設小歛牀布絞衾衣 設小歛牀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以備周身相結乃以布之縱者一於上以備掩首及足也衣或顛倒但取正方唯上衣不倒

乃遷襲奠 執事者遷置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後凡奠皆放此

遂小歛 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小歛牀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則覆以衾

主人主婦憑尸哭擗 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之○凡子於父母憑之父母於子夫於妻執之婦於舅姑奉之舅於婦撫之於昆弟執之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

袒括髮免髽于別室 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于別室婦人髽于別室 司馬公曰古禮袒者皆當內袒免者皆當露髮今袒者止袒上衣免者雖主人不冠齊衰以下去帽著頭巾加免於其上不可也婦人髽也當去冠梳○楊氏復曰小歛變服斬衰者袒括髮今人無袒括髮一節何也緣

世俗以襲為小歛遂失此變服一節古禮闕喪奔喪入門詣柩前再拜哭盡哀乃就東方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既如始喪之儀詣殯東面坐哭盡哀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如小歛之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乃成服夫奔喪禮之變也猶其序而況禮之常可小歛一節又無袒括髮乎此則孝子知禮者所當謹而不可忽也

還遷尸牀于堂中 執事者徹襲牀遷尸其處哭者復位尊長坐卑幼立

乃奠 祝帥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卑幼者皆再拜侍者巾之 **主人以下哭盡哀**

乃代哭不絕聲

大歛

厥明 小歛之明日死之第三日也○司馬公曰禮曰三日而歛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為之禮也今貧者喪具或未辦或漆棺未乾雖過三日亦無傷也世俗以陰陽拘忌擇日而歛盛暑之際至有汁出蟲流豈不悖哉

執事者陳大歛衣衾 以卓子陳于堂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

高氏曰大斂之絞縮者三蓋取一幅布裂為三片也橫者五蓋取布二幅裂為六片而用五也以大斂衣多故每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衾凡二一覆之一藉之○楊氏復曰儀禮士喪大斂衣三十稱紟不在筭不必盡用註云紟單被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紟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

設奠具如小斂之儀 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 執事者先遷靈座及小斂奠於旁側役者舉棺以入置于牀西承以兩凳若卑幼則於別室役者出侍者先置衾于棺中垂其裔於四外○司馬溫公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或狹小故但於堂中少西而已今世俗多殯於僧舍無人守視往往以年月未利踰數十年不葬或為盜賊所發或為僧所棄不孝之罪孰大於此

乃大斂 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剪爪於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謹勿以金玉珍玩置棺中啓盜賊心收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主人主婦憑哭盡哀婦人退入幕中乃召匠加蓋下釘徹牀覆柩以衣祝取銘旌設跗于柩東復設靈座於故處留婦人兩人守之○司馬溫公曰凡動尸舉柩哭擗無筭然斂殯之際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按古者大斂而殯既大斂則累墼塗之

今或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不可塗殯故從其便

設靈牀于柩東 牀帳薦席屏枕衣被之屬皆如平生時

乃設奠如小斂之儀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及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止代哭者

成服

厥明 大斂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 楊氏復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取此義也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 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為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也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為材廣三寸長足以跨頂前後裹以布為三𦁡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為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頤下首絰以有子麻為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腰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為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屨以麻為之婦人則用極麤生布為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頭䯼竹釵麻屨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凡婦人皆不杖其正服則子為父也其加服則嫡孫

父卒為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父為嫡子當為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為舅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為人後者為所後父也為所後祖承重也夫為人後則妻從服也妻為夫也妾為君也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以為後故父為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朱子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者乎○楊氏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尚差誤自通典始改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摺以分左右為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為二尺二寸者四此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為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註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又按鄭註云適辟領也則兩物即一物也今記曰適註疏又曰辟領何為而其名也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所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為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旁向外各四寸

也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為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肩而相對亦謂之闊中乃前說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之數與裁之之法也詳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以塞前後之闊中也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缺當脊之相並處此所謂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為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於後之闊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闊中也又倍之而為一尺六寸焉此所謂而又倍之者是也此則衣領所用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註又云凡用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為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為縫之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何從出乎曰衣領用布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一尺六寸同以分作三條施於袷而適足無餘欠也通典以許須為適本用注疏又自謂喪服記文雖略而用疏以參之既別用布以為辟領又不言制領所用布又不計衣身衣領用布之數失之矣但即衣身八尺八寸之外又別用布一尺六寸以為領凡用布共一丈四寸則文證不待辨而自明矣○又按喪服記及註云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使縱橫皆正方也喪服記又云袪尺二寸袪若袖口也缺二尺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為袖口也○又按喪服記云衣帶下尺疏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上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則以腰之闊狹為準所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首絰腰絰闊九寸七寸之斷亦同○菅屨儀禮註○菅屨菲屨也家禮云屨以粗麻為之恐當從儀禮為正○儀禮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以家禮參攷之儀禮小斂婦人髽于室以麻為髽家禮小斂婦人用麻繩撮髻為髽其制同儀禮婦人成服布總六寸謂出紒後所垂者六寸箭笄長尺家禮婦人成服用頭須竹釵所謂頭須即儀禮之布總也所謂竹釵即儀禮之箭笄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喪禮婦人但言衰不言裳者婦人不

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尺無衽大袖亦男子衰未知備負版辟領之制與否下如深衣未知裳用十二幅與否此雖無文可明但衣身以二尺二寸袂必屬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旁兩幅以相連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旁不用衽也今攷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用大袖長裙蓋明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古制此則未詳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腰帶也之大小未明文大約與男子同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為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帶其說於絰帶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无絰帶之文當以儀禮為正○喪服斬衰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疏曰童子不杖此謂庶童子也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子皆有婦人杖又如姑在為婦杖母為長子削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此家禮用古儀服制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劉氏璋曰衰服之制前言已載惟裳制則末之詳按司馬溫公曰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別其一八十縷為一升又衰裳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〻三袧疏曰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內有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用布七幅〻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為削幅則二七十四文四尺若不辟積其腰中則束身不得就故一幅布凡三袧襞之又禮○疏斬衰不緝餘衰皆緝之緝必外向所以別其吉服也○又杖屨一節攷三家上云斬衰苴杖竹也為父所以杖用竹者父是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內外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內外之痛又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之也菅屨謂以菅草為屨毛傳云野菅也已漚為菅又云菅非外納則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非外納者外其飾向外編之也○黃氏端節曰先生長子塾卒以嫡孫服斬衰禮謂之加服俗謂之報服也【集覽】長子塾卒按宋臨朱塾文公之子建陽人早卒贈中散大夫

曰齊衰三年

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緝其旁及下際冠以布為武及纓者絰以無子麻為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絰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為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以桐為之上圓下方婦人服同斬衰但布用次等為異後皆放此

其正服則子為母也士之庶子為其母同而為父後則降

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為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為嫡子當為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為姑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為繼母也為慈母謂無子而父命他妾之子無子者慈己也繼母為長子也妾為君之長子也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曾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也為所後者之妻若子也○劉氏曰父卒而後齊衰為制杖洞也為母按三家禮云洞者言同也取內心悲痛下於父也以外先節象家先二尊外取於天制之役下方者取母象於地也疏屨者粗屨也疏猶如不熟之斬草也新衰重而言管以其草其惡貌齊衰輕而言疏取樂草之總稱也不杖章言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麻輕又沒其屨號削屨註云不用草○凡言杖者皆下本順其性也高下名

齊以上大小同但又用次等

杖期 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嫡孫父卒為祖在為祖母也其降服則為嫁母出母也其義服則為父卒繼母嫁而己從之者也夫為妻也子為父後則為出母嫁母無服繼母出則先服也

楊氏復曰按齊衰杖恐當添為所後者之妻若子也祖父在嫡孫為祖母也按先王儀禮經傳補服條上首一條已具齊衰三年下

性理群書二十卷《諸儒家禮》十一

不杖期 服制同上但不杖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為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也庶子之子為父之母而為祖後則不服也為伯叔父也為兄弟也為衆子男女也為兄弟之子也為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也婦人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為其子也其加服則為嫡孫若曾玄孫當為後者也女適人者為其兄弟之為父後者也其降服則嫁母出母為其子上雖為前夫之子從己者也妾為其父母也為夫兄弟之子也繼父同居父子皆先大功之親者也妾為女君也妾為君之衆子也男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也嫡婦也

服也○楊氏復曰按不杖期註正服當添一條姊妹既嫁相為不為人後者為其義服當添一條父母在則為妻不杖也○按不杖期大節目何以不報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此是不書也蓋此條在後凡男為人後者與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中故不見於此

五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為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

三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為高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其義服則繼父不同居者謂先同今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親者也其元不同居者則

不服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曾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

三曰大功九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熟布無負版衰辟領首絰五寸餘腰絰四寸餘其正服則為從父兄弟姊妹謂伯叔父之子也為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為衆子婦也為兄弟子之婦也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舅姑也

楊氏復曰儀禮註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又按註疏辟領負衰三者之義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若此之類皆從後來議論之定者為正○大功九月儀當添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也或曰為外祖母也按先王儀禮經傳補服條同母異父之昆弟本子游答公叔木之問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異父者以為故降一等盡恩數於母不欺於父若子夏答狄儀以為齊衰則過矣故註疏家以大功為是外祖母只据曾

性理群書二十卷《諸儒家禮》十二

公為齊王姬服大功猶曰外祖母也今家禮以外祖父母為小功正服則當以家禮為正○劉氏按孫曰況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則曾祖之上高祖[illegible]皆合有齊衰三月也有不為之服之禮須合行齊衰三月也雖無明文看來為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今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為祖父母期服內不當赴舉人齊衰用布大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布之最古者布帛精粗皆用升數所以說布帛精粗不中數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摸製之耳

【集覽】子游答公叔木之問 一統志言區宇子游吳人北學於中國受業孔子在文學科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知滅明之賢而取之為聖門高弟後世追封丹陽公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也

四曰小功五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冠左縫首絰四寸餘腰絰三寸餘其正服則為從祖祖父從祖祖姑謂祖之兄弟姊妹也為兄弟之孫為從祖父從祖祖姑謂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兄弟也為從祖兄弟之子也為從祖兄弟姊妹謂從祖父之子所謂再從兄弟姊妹者也為外祖父母謂母之父母也為舅謂母之兄

祭湯而退主人以下止哭○若亡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即云色養告尊長拜賓禮亦可比推其辭答如啓狀之式見卷末

司馬溫公曰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有哀戚之容若賓與亡者為執友則入酹婦人非親戚與其子為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酹凡弔及送喪葬者問其所乏分導營辦貧者為之執紼負土之類毋擾及其飲食財貨可也○高氏曰既謂之奠而乃焚香酹酒則非奠矣此俗承習久矣非禮也○又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故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落一膝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卑則側身避位俟孝子伏哭畢者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伏與孝子齊○楊氏復曰按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尊謂奠置也奠酒則安置于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酹酒則傾少酒于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為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入酹說斟以祖妣揩盖家禮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為正詳見祭禮降神條○又曰按弔禮主人拜賓賓不答拜此何義也盖弔賓來有哭拜或與禮主人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為也書儀家禮從俗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方答拜今世俗弔賓未見凡從哭拜主人主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祖奠交拜亦非禮也

聞喪 奔喪 治葬

始聞親喪哭 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又哭盡哀問故 易服 裂布為四腳白布衫繩帶麻屨 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 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市邑喧繁之處○司馬溫公曰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過則止是飾詐之道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 家不在城望其鄉哭 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 初變服如初喪柩東西向坐哭盡哀又變服如大小斂亦如之 後四日成服 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 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 變服 亦以聞後之第四日 在道至家皆如上儀 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為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拜賓如儀 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 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 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司馬溫公曰今人皆擇日舉哀凡悲哀之至在初聞喪即當哭之何暇擇日但法令有不得於州縣公廨舉哀之文則在官者當哭於僧舍其他皆可也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行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為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乃為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抇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有餘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捨之出游衣錦食稻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又有遊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毀乎○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

柩行方相等前導如陳器之敘出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朝祖之敘出門則以白幕夾障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於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 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駐柩而奠如在家之儀 塗中遇哀則哭若墓遠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在墓道西南向有倚卓 親賓次在靈幄前數步男東西次北與靈幄相直皆南向 婦人幄在靈幄後壙西 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 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上 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 遂設奠而退酒果脯醢 柩至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南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柩上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主人諸丈夫立於壙東西向主婦諸婦女立於壙西幄內東向皆北上如在塗之儀 賓客拜辭

而歸主人拜之賓答拜 乃窆先用木杠橫於灰隔之上乃用索四條穿柩底鐶不結而下之至杠上則抽索去之別用細布若生絹兜柩底而下之更不抽出但截其餘棄之若柩無鐶即用索兜柩底兩頭放下至杠上乃去索用布如前大凡下柩最須詳審用力不可誤有傾墜動搖主人兄弟宜輟哭親臨視之已下再整柩衣銘旌令平正 主人贈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家貧或不能具此數則玄纁各一可也其餘金玉寶玩並不得入壙以為亡者之累 加灰隔內外蓋先度灰隔大小制薄板一片旁距四牆取令脗合至是加於柩上更以油灰彌之然後旋旋少灌瀝青於其上令其速凝即不透板約已厚三寸許乃加外蓋 實以灰三物拌勻者居下炭末居上各倍於底及四旁之厚以酒灑而躡實之恐震柩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耳 乃實土而漸築之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柩中 祠后土於墓左如前儀祝版前同但云今為某官封謚窆茲幽宅神其後同

劉氏璋曰愚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以安之

藏明器等實土及半乃藏明器下帳苞筲甖於便房以版塞其門 下誌石墓在平地則於

近南先布磚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若墓在山側峻處則於壙南數尺間掘地深四五尺依此法埋之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下土亦以尺許為準但須密杵堅築 題主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硯筆墨對卓置盥盆帨巾如前主人立於其前北向祝盥手出主臥置卓上使善書者盥手西向立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妣某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為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以置其後炷香斟酒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跪讀之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讀畢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止母喪稱哀子後並放此凡有封

集覽 形歸窀穸左傳襄十三年楚共王寢疾告諸大夫曰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張倫切厚也穸音夕夜也厚夜猶長夜謂葬埋也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高氏曰觀木主之制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也宗子承家主祭有君之道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詞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居于他國庶子無廟則望墓為壇以祭其祝詞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死則稱名不稱孝蓋古人重宗如此自宗子之法壞而人不知所自來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而不相識者是豈教人尊祖敬宗之道哉

祝奉神主升車魂帛箱在其後 執事者徹靈座遂行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司馬溫公曰按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為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邪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為愈也○今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用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亡誌蓋之刻云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

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强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敘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補覽〕隋文帝子秦王俊薨按隋書文帝名堅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爵女爲周宣帝后宣帝崩靜帝立堅以元舅爲相封隋王遂篡而爲帝都長安有威望能任人平陳混一天下人物富庶後爲太子勇所譖又廢俊隋文第三子初封秦王爲并州總管以罪廢黜免官開皇二十年卒國除季札墓按一統志季札墓在常州府江陰縣西三十里中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孔子爲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歲久湮沒宋守失彥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以碑表識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其反如疑爲親在彼哀至則哭）至家哭（望門則哭）祝奉神主入置于靈座（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後）主人以下哭于廳事（主人以下及門哭入升自西階哭于聽事婦人先入哭於堂）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楊氏復曰按先生此言蓋謂古者反哭于廟反諸其所作謂親所行禮之處反諸其所養謂親所饋食之處皆指反哭于廟而言也先生家禮反哭于聽事婦人先入哭于堂又與古異者後世廟制不立祠堂狹隘所謂聽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亦在此堂也

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止）有弔者拜之如初（謂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反哭而復弔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二十

性理群書集覽卷二十一

家禮四

喪禮

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即略自潔可也）執事者陳器具饌（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皆放此酒瓶并架一於東階上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西階西南上有卓置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子上匙筯居內當中酒盞居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內實酒於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外之東）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爲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爲序侍者在後）降神（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跪以注授主人主人跪受一人奉卓上盤盞東面跪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祝進饌（執事者佐之其設之敘如朝奠）初獻（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反注於卓子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向立主人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盞三祭於茅束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曰云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絜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復位哭止其牲用豕則曰剛鬣不用牲則曰清酌庶羞○祫合也欲其合於先祖也）亞獻（主婦爲之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終獻（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爲之禮如亞獻）侑食（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他所如食間）

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間詳見後四時祭禮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 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主匣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

罷朝夕奠 朝夕哭哀至哭如初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己辛癸為柔日其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主于座祝改初虞為再虞祫事為虞事若墓遠途中遇柔日則亦於所館行之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 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虞祭唯更取井花水充玄酒

質明祝出主 同虞祭

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 並同虞祭

主人主婦進饌 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儀

初獻 並同虞祭惟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為異祝辭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按此云祖考讀亡者之祖考也

朱子曰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楊氏復曰高氏禮祝進讀祝文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並同虞祭惟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朝夕哭

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哀漸殺則服漸輕然受服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哀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

祔 檀弓曰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註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祔則此不得獨從殷禮矣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器如卒哭皆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聽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雜記曰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註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故在而祔妣則不可遷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兩附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胡氏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傍此當為據楊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附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遷遷祀考妣於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遷遷祖妣之說亦是位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卒哭

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哭盡哀止○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

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註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 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于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 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啓櫝出主如前儀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敘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若喪主非宗子則惟喪主主婦以下還迎

敘立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敘立如虞祭之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餘亦如虞祭之儀

參神 在位者皆拜參祖考妣

降神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

祝進饌 並同虞祭

初獻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前同卒哭祝版但云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若宗子自為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若亡

者於宗子爲卑亞獻嘗大終獻嘗大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爲亞
初則宗子不拜主婦爲終獻若宗子爲終獻先喪主非宗子
則喪子爲亞獻主婦爲終獻並同
同評哭及初獻儀惟不讀祝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卒哭
但不祝 奉主各還故處 次納先納祖主于龕中匣之
哭之反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
奉之宗子則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於
主非宗子則祖考妣之主
沂如則新主納之
亦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無事
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朱子曰古
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於
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
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
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
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祖父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
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
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楊氏復曰司
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所謂奉主各還故
處也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朞而小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放此 前期一

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 主人率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率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

他皆如卒哭之禮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惟爲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

楊氏復曰按儀禮喪服記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
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
練男子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云小祥去
首絰負版辟領衰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
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止無婦人經帶之文此爲
疏略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爲正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卒哭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 乃

出就次易服復入哭 祝止 降神 如卒哭 三獻 如卒哭之儀但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皆如卒哭之儀 止朝夕哭 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敘拜 始食菜果

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
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
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
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

再朞而大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 皆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 司馬溫公曰丈夫垂腳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
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
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
巾服可也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母而祭也

告遷于祠堂 以酒果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 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哭止 徹靈座斷杖

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
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
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
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
弼以爲昧然歸一既恐未爲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
皆有祫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
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告祭畢還
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

喪言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君喪但勿讀樂章可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為人說為語）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檀弓高子皋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　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頭註〕顏丁（按檀弓注顏丁魯人）少連大連（記注少連大連東夷之人不學而知禮者）高子皋（按一統志高柴字子皋衛人孔子弟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杜理未詳踐履而行不徑不竇孔子稱為愚蓋其為人篤不從而學有餘後世由其誠敬

致賻奠狀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聊備　賻儀（香茶酒食云奠儀）伏惟

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姓某狀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曰司馬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其儀乃如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　封皮上用面簽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伏蒙　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大官云捐館）特賜　賻儀（祭奠隨事）下誠（平交不用此二字）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前啟）

同前但封皮不用靈筵二字

劉氏曰司馬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如平交則狀內改尊慈為仁私淚為所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謹封

慰人父母亡疏（慰嫡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止云頓首平交但云頓首言）不意凶變（亡者官尊即云邦國不幸）後皆放此　先某位（無官即云先府君有契即加幾丈於某位之上○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承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並同）奄棄榮養（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遽逝母云奄違色養封號至夫人者亦云奄違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承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平交云恭惟）

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可堪居日月流邁遽踰旬朔（經時即云已忽經時已葬即云奄經襄奉卒哭云奄及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哀痛奈何罔極奈何（平交云奈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平交云何似）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願）強加饘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禮制　某役事所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未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　謹奉疏（平交云狀）伏惟鑒察（平交以下去此四字）不備謹疏（平交云不謹疏降等云謹狀）　月日具位（降等用郡望）姓某疏上（平交云狀）某官大孝苫前（父母亡即云至孝）

封皮疏上某官大孝苫前　具位姓某謹封（降等即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苫前）次郡望姓名狀謹封　若慰人母亡即云至孝

劉氏曰書儀云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平交以下云）哀次劉儀云百日內云苫次百日外服次如尊親

前服前今從劉儀

重封 疏上 平交云狀 某官具位姓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慰疏 嫡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 降等云叩首去言字

劉氏璋曰劉儀某叩頭泣血言 按稽顙而後拜以頭觸地曰稽顙 三年之禮也 雖於平交降等者亦如此 但去言字 向則古禮受弔必拜之 不問幼賤 該也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 母云先妣 承重則祖父云先祖考 祖母云先祖妣 攀號擗踊五內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 隨時 酷罰罪苦 父在母亡即云偏罰罪深 父先亡則母與父同 無望生全即日蒙恩 平交以下去此四字 祗奉几筵苟存視息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 平交云仰承仁恩俯垂慰問 為哀感但切下懷 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 ○司馬溫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之心 於禮不當先發書 不得已須至先發 則削此四句 未由號訴不勝隕絕謹奉疏 降等云狀 荒迷不次謹疏 降等云狀 月日孤子 母喪稱哀子 俱亡即稱孤哀子 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 姓名疏上

某位 座前謹空 ○平交以下去此二字

朱子曰父喪稱孤子 母喪稱哀子 溫公所稱 蓋因今俗以別父母 不欲混分之也 且從之 亦無害

封皮重封並同前 但改具位為孤子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 謂非承重者 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 不意凶變 子孫不云 用此句 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 祖母曰尊祖妣某封 無官封有號邑見上 ○伯叔父母 依此加尊字 兄姊弟妹加令字 降等皆加賢字 若彼一等之親有數人 即加行第云幾某位 無官云幾府君 有契即加幾丈幾兄於其位府君之上 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令姊令妹 ○妻則云賢閤某封 無封則但云賢閤 ○子即云伏承令子幾某位 姪孫並同 降等則曰賢 無官者稱秀才 承訃驚怛不能已已 妻改但為悸 子孫但云不勝驚怛 伏惟 恭惟 推見前 孝心純至

慟摧裂何可勝任 伯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 ○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 ○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沈痛 ○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慟沈痛 餘與伯叔父母姑同 孟春猶寒 溫其

不審尊體何以 稍尊云動止何如 降等云所履何似 伏乞 平交以下如前 深自寬

以慰慈念 無父母即但云以慰遠誠 其人連書不上平 某事役所縻 在官如前 未由

造慰 其於憂想無任下誠 平交以下如前 謹奉狀 伏惟鑒察 平交如前

備 平交如前 謹狀月日具位姓名狀上某位 服前 云服次 平交

封皮重封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 謂非承重者 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 伯叔父母云私家不幸 ○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 ○子姪孫云私門不幸 ○先祖考 祖母云先祖妣 ○伯叔父母云我家伯叔父母 ○姑云我家姑 ○兄姊云我家兄我家姊 ○弟妹云我舍弟我舍妹 ○妻云室人 ○子云小子某 ○以下云某 ○姪云從子某 ○孫曰幼孫某 奄忽棄背 子云喪逝 ○以下云 子姪孫云喪逝 痛苦摧裂不自勝堪 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摧痛酸苦不自堪忍 ○妻云悲悼 ○子姪孫云悲念 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

誠 平交降等如前 孟春猶寒 溫其 伏惟 恭惟推如前 某位尊體起居萬

福 平交不用起居 降等但云動止萬福 某即日侍奉 無父母即不用此句 幸免他苦未

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 平交云陳謝不備 平交如前 謹狀月日

某郡姓名狀上某位 座前謹空 平交如前

封皮重封如前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自伯叔父母以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啓狀 止於小簡中言之 雖亦可行 但裝儀舊有此式 古人風義敦篤 當姑此 不敢輒刪

祭禮

四時祭

諸男尊長酬之如儀衆男詣中堂獻女尊長壽女尊長酢之如儀乃就坐薦麪食內外執事者各獻內外尊長壽如儀而不酢遂就斟在坐者徧皆擧乃再拜退遂薦米食然後泛行酒間以祭饌酒饌不足則以他酒他饌益之將罷主人頒胙于外僕主婦頒胙于內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乃徹席楊氏復曰司馬溫公書儀曰禮祭事尊卑兄弟及賓迭相獻酬有無算爵所以因其歡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今亦取此儀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 惟繼始祖之宗得祭 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

冬至祭始祖 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期三日齋

戒 如時祭之儀 前期一日設位 主人衆丈夫深衣帥執事者灑掃祠堂滌濯器具設神位於堂中間北壁下設屛風於其後食牀於其前 陳器 設火爐於堂中設炊烹之具于東階下盥東炙具在其南束茅以下並同時祭主婦衆婦女背子帥執事者滌濯祭器潔釜鼎具果楪六盤三杅六小盤三盞盤匙筯各二脂盤一酒注酹酒盤盞一受胙盤匙一○按此本合用古祭器今恐貧家或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神位用蒲薦加草席皆有緣或用紫褥皆長五尺闊二尺有半屛風如枕屛之制足以圍席三面食牀以版爲面長五尺闊三尺餘四圍亦以版高一尺二寸二寸之下乃施版面皆墨漆

具饌 晡時殺牲主人親割毛血爲一盤首心肝肺爲一盤脂雜以蒿爲一盤皆腥之左胖不用右胖前足爲三段脊爲三段脅爲三條後足爲三段去近竅一節不用凡十二體飯米一杅置于一盤蔬果各六品切肝一小盤切肉一小盤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設玄酒瓶及酒瓶于架上酒注酹酒盤盞受胙盤匙各一於東階卓子上祝版及脂盤于西階卓子上匙筯各一於食牀北端之東西相去二尺五寸盤盞各一於筯西果在食牀南端蔬在其北毛血腥盤祈肝炙皆陳於階下饌牀上米實階下炊具中十二體實烹具中以火爨而熟之盤一杅六置饌牀上

質明[illegible]之

就位 如時祭儀 降神參神 主人盥升奉脯盤詣堂中爐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于始祖考始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送燎脯于爐炭上俛伏興少退立再拜執事者開酒主人跪酹酒于茅上如時祭之儀

劉氏璋曰茅盤用瓦盂盛沙廣一尺餘或黑漆小盤截茅八寸餘作束束以紅立于盤內

進饌 主人升詣神位前執事者奉毛血腥肉以進主人受設之于蔬北西上執事者出熟肉置于盤奉以進主人受設之腥盤之東執事者以杅二盛飯杅二盛肉湆不和者又以杅一盛肉湆以菜和者奉以進主人受設之飯在盞西大羹在盞東鉶羹在大羹東皆降復位

初獻 如時祭之儀但主人跪俛伏興兄爲炙肝加鹽實于小盤以從祝詞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孫姓名敢昭告于初祖考初祖妣今以中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絜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

亞獻 如時祭之儀但衆婦炙肉加鹽以從 終獻 如時祭及上儀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 並如時祭之儀

先祖 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立春祭先祖 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三日齋戒 如祭始祖之儀

前一日設位陳器 如祭初祖之儀但設祖考神位于堂中之西祖妣神[illegible]于堂中之東蔬果楪各[illegible]大盤六小盤六餘並同 問祭禮立春云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朱子曰本是一氣若祠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大廟大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中

具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毛血爲一盤首心爲一盤肝肺爲一盤脂膋爲一盤切肝兩小盤切肉四小盤餘並同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每位匙筯各一盤盞各二置階下饌牀上餘並同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 如祭始祖之儀但告詞改始爲先餘並同

進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先詣祖考位奉毛血奉首心前足上二節脊三節後足上一節次詣祖妣位奉肝肺前足一節脊三節後足下一節餘並同

初獻 如祭初祖之儀但獻兩位各俛伏興當中少立兄弟炙肝兩小盤以從祝詞改初爲先中冬陽至爲立春生物餘並同

亞獻終獻 如祭初祖之儀但從炙肉各二小盤 侑食闔門啓

闔門受胙辭神徹餕 並如祭初祖儀

禰 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 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 如時祭之儀惟告辭改孝孫為孝子又改祖考為考妣若母在則止云考而告於本龕之前餘並同 前三日齋戒 如時祭之儀

前一日設位陳器 如時祭之儀但止於正寢合設兩位於堂中西上香案以下並同 具饌 如時祭之儀二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如時祭之儀 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如時祭之儀但告詞云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如時祭之儀但祝辭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餘並同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 並如時祭之儀

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

忌日

前一日齋戒 如祭禰之儀 設位 如祭禰之儀但止設一位 陳器 如祭禰之儀 具饌 如祭禰之饌一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如祭禰之儀 質明主人以下變服 禰則主人兄弟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祖以上則黲紗衫旁親則皂紗衫主婦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帔餘人皆去華盛之服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楊氏復曰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如祭禰之儀但告辭云今以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餘並同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如祭禰之儀但祝辭云歲序遷易諱日復臨

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之墓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浸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傭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壠馬醫夏畦之鬼無有不受子孫追養者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脩潔罄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時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敬我之祀乎○黃氏瑞節曰南軒張氏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為冠昏喪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宜而大意隱然以宗法為主不可以弗講也然禮書之備有儀禮經傳集解亦朱子所輯次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一

律呂新書一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歴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皇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

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

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胷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既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

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頑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仿佛季通於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

朱熹序（篇見）蔡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所謂和峴明人
元定李照范鎮同馬光劉几楊傑八人
也按宋史和峴傳峴後爲人父蒙言宰相覌累官著作郎
入宋爲太常博士從爲京東轉運使峴善音樂太祖
以雅樂聲高詔峴討論求均之自是八音和暢矣○
楊傑無爲人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
樂之事皆預討論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
子所著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崇宣之季謂宋
徽宗崇寧宣和之末年也丁未南狩按通鑑丁未年
宋高宗即位于南京冬十月帝如揚州所謂南狩也
公孫述之瞽師按漢書公孫述

左

傳注曰有眹而無明曰瞽目盲則耳聰
使爲樂師名之曰瞽因所掌而命名也

朱子曰蔡季通名元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
世俗相因去遊方外閒見益廣遂於易象天
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
門杜絕專以讀書爲事李通生十年即教使
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
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承所學行之

餘力尤邃律呂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
謬聽然一律新而觀其源流皆有成法是亦足以顯
其親於無窮矣○李通律書法度甚精近出諸儒
皆莫能及○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
有按據○季通生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
書○劉文簡公論曰先生天資高明道早於書無
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
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驗人事又公嘗曰人讀易
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
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西山眞氏曰先
生嘗侍召堅辭不起出謂之聘君聘君以師事文
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
他弟子不得聞者以語季通焉異端與傳微辭
奧旨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先生於經無不通
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
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黃端節曰按蔡氏
祖子孫於此可知也而盛時遠引三出一轍以朱
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十利祿而開之以
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西山先生辭
聘不起九峯先生三十歲即棄業一以聖賢
爲師九峯之子抗登進士第理宗賓於參政云
○律呂本原朱蔡二師弟子相與成之者朱子與蔡

山書云但用古書古語或注說而以己意附其下
方其疏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攄
說之泛濫旁正之（覽見）九峯之子抗按宋鑑蔡抗
異同不盡載也　建陽人沉之子博通經史
之精於理學紹定初進士累官諸王宮學教授贊
奏推義不可復明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累
遷崇明學士參知
政事卒謚文肅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　以漢志參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
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
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
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
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言分寸皆十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
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
是而損益焉　筭法置八百一十分作九重每重得九分圍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八分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三毫八絲四忽今求圓積之數以徑三分四釐六毫自相乘得一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不盡之數四忽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得八百一十分

朱子曰本原第一章前漢經此數此是最大節目不可
草草又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經三分蓋不啻
三分猶可奇也○管實彭氏曰黃鐘律管有周有經
有面冪有空圍內積有從長史記論律從長有周有經
論從長及積東漢劉氏注月令論律從長律歷志
章句論從長皆不易之論獨周經之說漢以前但月令
明文漢律曆志開端未究東漢蔡氏始爲徑三分
之說晉孟氏以後諸儒續爲徑三分圍九分之說然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爲黃鐘之律寅爲九寸辰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爲黃鐘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七爲毫丑之三爲絲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

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鐘黃鐘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或問弄到十七萬有

絲之數有何用朱子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大概考究其法是如此

黃鐘生十一律第二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絲

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　二百四十三為一分
二十七為一釐　三為一毫　一為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　七百二十九為一分
八十一為一釐　九為一毫　一為一絲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
一分　二百四十三為一釐　二十七為一毫　三為
一絲　一為三忽
按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

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
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筭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
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筭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
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
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
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晉軒吳氏曰子一分者數起于得一也丑三分二者三其法為三分兩其實為二也寅九分八者三其法為九分四其實為八也以不先者倍其實以四生者四其實也其法以子析為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於三分之中得其二為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為林鐘與黃鐘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也以子一析為九分每分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於九分之中得其八為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九為太簇以林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自卯而下放此○黃瑞節曰其上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上如子一分丑三分是也其下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下如二八十六是也其上為黃鐘全數其下為損益相生之數○此損益數即下章十二律實數吳氏筭法合載圖類今以本章十二律起例附此○子為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丑為未衝林鐘以未而居丑居其衝也放此衝一作衝餘數後倣此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大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口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口口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口口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餘二筭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一忽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 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口口八 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 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三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口口八十四 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一絲一初一秒 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口口五十六 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 餘二筭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彊 不用

按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為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口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

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朱子曰自黄鍾至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黄鍾之宮再生之黄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黄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即用生之變者就所生之變又欲其半所謂[illegible]者蓋若大呂為宮黄鍾為變宮時黄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倣此）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黄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黄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假令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為宮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宮損一得五百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為徵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五十四三分徵益一得六百七十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四為商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七十二三分商損一得四百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六為羽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四十八三分羽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一千九百六十八為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六十四）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之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或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黄鍾以其最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又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特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與均而備而一調成他黄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黄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七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尚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

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終之終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中，以為中聲之前後，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審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變律朱書，半聲朱書，半聲墨書。

十一月黃鐘宮
六月林鐘宮黃鐘徵
正月太簇宮林鐘徵黃鐘商
八月南呂宮太簇徵林鐘商黃鐘羽
三月姑洗宮南呂徵太簇商林鐘羽黃鐘角
十月應鐘宮姑洗徵南呂商太簇羽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蕤賓宮應鐘徵姑洗商南呂羽太簇角 林鐘變宮 黃鐘變徵
十二月大呂宮蕤賓徵應鐘商姑洗羽南呂角 太簇變宮 林鐘變徵
七月夷則宮大呂徵蕤賓商應鐘羽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簇變徵
二月夾鐘宮夷則徵大呂商蕤賓羽應鐘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月無射宮夾鐘徵夷則商大呂羽蕤賓角 應鐘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仲呂宮無射徵夾鐘商夷則羽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鐘變徵
黃鐘變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鐘羽 夷則角 大呂變宮 蕤賓變徵
林鐘變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鐘角 夷則變宮 大呂變徵
太簇變 仲呂羽 無射角 夾鐘變宮 夷則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 無射變宮 夾鐘變徵
姑洗變 仲呂變宮 無射變徵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鐘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三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六半聲，仲呂為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或問聲氣之元 [illegible]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注南子禮記鄭氏注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鐘宮	黃正	大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變	林半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羽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鐘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蕤賓徵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羽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宮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商 黃正 大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角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林鐘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羽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宮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鐘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羽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無射徵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宮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商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角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應鐘徵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羽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宮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商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角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黃鐘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太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鐘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

應鍾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按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

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為綱紀以成

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而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有十二律呂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黃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

朱子曰律呂有十二箇用時只使七箇若更插一聲便拗了○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古者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故制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然仔細云雖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按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為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為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十升為斗（百合二百龠也積一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為斛（二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為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為鈞（九百六十龠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四百八十兩也）四鈞為石（三千八百四十龠四萬六千八十銖一萬九千二百兩也）

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二　終

性理群書卷之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律呂證辨

造律第一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劉昭漢後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為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國朝會要曰古者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按此皆蜀公之說）○河南程氏曰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攷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

當實千二百粒黍合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橫渠張氏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集覽]伶倫按系隱伶倫黃帝之臣善造十二律者大夏之西戎集覽大夏國名在大宛國之西南二千二百里媯水南其都曰藍市城張騫曰一以覺要之人夏夫漢爲二千所居名漢西南崑崙之陰按一號志貴崙山名在西蕃界山衛東北番名亦耳蕃不制山河源高崙至不落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劉昭按南史劉昭爲高唐人九世孫紛清一書通老莊義及長勤學爲文生梁卒於剡令集注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又文集十卷隋平陳得古樂器通鑑隋文帝開皇初詔定雅樂積年不決及平陳獲宋齊舊器工人上定寮之數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

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范蜀公按宋鑑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寓居洛陽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著論新法不合以戶部侍郎致仕世以蜀公歸之熙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歸司馬光及鎮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光嘗自謂勇決不如景仁卒諡忠文有文集百卷羊頭山按一統志羊頭山在潞州長子縣東南五十六里上有石狀如羊頭故名嶰谷之竹晉灼曰嶰谷崐崘山之北谷名也

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卒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

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附錄]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蔡氏傳注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

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

司馬遷律書

本文　改正

黃鍾八寸七分一宮　八寸十分一

林鐘五寸七分四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羽	六寸十分四	
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四寸二分三分二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二	強四百八十六
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一	強四百口口五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五寸口口三分一	弱二百一十六
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一	強一百九十八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四寸四分三分二	強六百口口二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五寸九分三分二	強五百八十一

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為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為法如歷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全分七百二十九為三分一一千四百五十八為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為強少者為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為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隋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為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為八十一分今以十為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為九十分亦以十為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同也（其黃鐘下有宮太簇下有商姑洗下有羽林鐘下有角南呂下有徵字晉志稱律下九宮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聲用問見通達者是也仲呂下有徵夷則下有商應鐘下有角字三者未詳亦疑後人妄增也下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若即是上文聲律數大簇八寸為商姑洗七寸為羽林鐘六寸為角南呂九寸為徵黃鐘六寸為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集]）

（[隱]司馬貞按唐書司馬貞河內人少頴悟及長博極群書[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元中拜祕書丞作續漢書二百五十卷行世[illegible][illegible]按漢書蔡邕陳留圉人六世祖勳平帝時為郿令[illegible][illegible]臣之[illegible]匿山中父棱有清白行邕性至孝同居三世仕為議郎校正六經親書於碑置之太學門外及以董卓之黨卒於獄諸儒莫不流涕荀勗按晉書荀勗潁川潁陰人字公曾爽曾孫岐嶷夙成十歲能屬文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武帝朝壯至尚書令司馬貞按唐鑑司馬貞河內人自少頴悟博通圖史開元中為祕書郎撰史記索隱若干卷補三皇世紀）

漢志曰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數也圍九分終天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也（孟[illegible]

曰林鍾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三百六十分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簇之實也孟康曰太簇長八寸圍八分為積六百四十分也【附録】孟康按三國志孟康字公休魏人封廣陵亭侯嘗注前漢書

按漢志以黄鍾林鍾太簇三律之長自相乘又因之以十也黄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又以十因之為八百一十林鍾長六寸六六三十六又以十因之為三百六十太簇長八寸八八六十四又以十因之為六百四十黄鍾雖附[illegible]紀林鍾當期之日太簇應六十四卦皆倚數配合為說而已獨黄鍾云縣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蓋黄鍾十其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周徑可以數起矣即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者是也孟康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攷也

後漢鄭康成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孔穎達疏曰諸律雖短長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蔡邕銅龠銘曰龠黄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已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黄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餘皆稍短惟大小圍數無増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韋昭周語註曰黄鍾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鍾之數立焉【集覧】孔穎達按唐書孔穎達冀州衡水人孔子三十二世孫誦說日十餘言以長善屬文隋末舉明經後仕唐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撰五經正義韋昭按通鑑韋昭雲陽人三國吳時累官中書封高陵亭侯以數諫孫皓不能皆獄華覈曰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

按鄭康成月令註云凡律空圍九分蔡邕銅龠銘亦云空圍九分蓋空圍中廣九分也東都之亂樂律散亡邕之時未嘗親見之又曉解律呂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孟康韋昭之時漢斛雖在而律不存矣康昭等不通律呂故康云黄鍾林鍾大簇圍徑各異昭云黄鍾徑三分皆無足怪者隋氏之失豈康昭等有以啓之歟不知而作寔聖人所深戒也

魏徵隋志曰開皇元年平陳後牛弘辛彦之鄭譯何妥等參攷古律度合依時代制律其黄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自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數云【集覧】牛弘按隋書牛弘安定鶉觚人本姓寮氏父允後魏侍中賜姓牛弘性寬裕好學博聞隋初為秘書監請開獻書之路修撰五禮立明堂有善之拜吏部尚書辛彦之按隋書辛彦之狄道人為太常少卿帝令與沈重議論禮文重不能抗後除隋州刺史時州以貢獻皆貢玩好之物彦之所貢皆供祭之物帝善之遷洛州刺史鄭譯按隋書鄭譯滎陽人道邕子初仕周官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入隋以定策功拜柱國嘗與業樹譯開八篇又表請定律令工音樂拜岐州刺史謚曰達何妥按隋書何妥西城人以機警有口才仕梁事湘東王為誦書左右嘗上時陳八事與群感有隋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在職三年以病請還後為國子祭酒卒謚曰肅

晉前尺黃鐘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黃鐘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黃鐘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
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鐘容九百三十九
古銀錯題黃鐘龠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鐵尺黃鐘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
千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鐘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後周玉尺黃鐘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後魏中尺黃鐘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後魏後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東魏尺黃鐘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鐘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
而容黍或多或小皆是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
按梁表尺三律與宋氏尺二律容受不同史謂作者旁
庣其腹使有盈虛則當時制作之疎亦可見矣晉前尺
律黃鐘止容八百八黍者失在於徑三分也古銀錯與
玉尺玉斗合玉斗之容受與晉前尺徑三分四氂六毫
者不甚相遠但玉尺律徑不及三分故其律遂長而尺
長於晉前尺一寸五分八氂蓋自漢魏而下造律竟不

能成而度之長短量之容受權衡之輕重皆戾於古矣
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本朝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
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
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
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龠則黃鐘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
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
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
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
證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
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

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
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按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
黃鐘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
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
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權章
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
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
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氂八毫徑三分四氂六
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

一千二百也又漢斛銘文云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嘉量之法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為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為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鍾之龠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自然之數也自唐以來以其長十之一為圍之謬其後章聒之徒遂皆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為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覺獨胡安定以為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與古不合又不知變律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遷就林鍾已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以矣則仲呂為徑三分圍九分無射為徑二分八釐圍八分曰蕤賓鍾為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為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為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

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為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變一黍為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黃鍾之實第二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

按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為黃鐘之大數即此置一而九三之以為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為寸法則七三之為分法五三之為釐法三三之為毫法一三之為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於生鐘分內默具律寸分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為

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顧自淮南太史公之後即無識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雖亦用此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然乃謂不盈寸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分者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為強弱不知黃鐘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音零無時而能盡雖泛以強弱該之而卒無以

見強弱之為幾何則其數之精微固有不可得而紀者矣至於杜佑胡瑗范蜀公等則又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為之法故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為法固不可以見分釐毫絲之實胡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數為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十數故其餘算亦皆棄而不錄蓋非有意於棄之實其重分累析至於無數之可紀故有所不得而錄耳夫自絲以下雖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算之差則法於此而遂差不以約十為九之法分之則有終不可得而齊者故淮南太史公之書其論此也已詳特房等有不察耳司馬貞史記索隱云黃鐘八寸十分一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漢書云長九寸者九分之十也此則古人論律以九分為寸之明驗也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

呂氏春秋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淮南子曰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

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按呂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鍾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律書生鍾分

子一分　丑三分二　寅九分八　卯二十七分十六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按此即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數其分字以上者皆黃鍾之全數子律數寅寸數辰分數午釐數申毫數戌絲數其丑卯巳未酉亥則三分律寸分釐毫絲之法也其分字以下者諸律所取於黃鍾長短之數也假令子一分則一為九寸是黃鍾之全數丑三分二則一為三寸三三即九亦是黃鍾之九寸三分取其二故林鍾為六寸寅九分八則一為一寸亦是黃鍾之九寸九分取其八故太簇得八寸其上下相生之

敘則晉志所謂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為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丑為林鍾卯為南呂巳為應鍾未為大呂酉為夾鍾亥為仲呂大呂夾鍾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其寸分釐毫絲皆積九以為法

詳見上章

漢前志曰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律書曰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假令黃鍾九寸下生則倍其實為一尺八寸三其法乃為六寸而得林鍾林鍾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為二尺四寸三其法乃為八寸而得太簇他皆倣此○漢後志曰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圜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

和聲第五

漢前志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

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
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

按黃鐘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鐘故其正聲不
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
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鐘
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
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
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
得也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
詳惟杜佑通典再生黃鐘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
也佑說見下條

漢後志京房六十律

黃鐘 子　黃鐘生林鐘 未　林鐘生太簇 寅
太簇生南呂 酉　南呂生姑洗 辰　姑洗生應鐘 亥
應鐘生蕤賓 午　蕤賓生大呂 丑　大呂生夷則 申
夷則生夾鐘 卯　夾鐘生無射 戌　無射生仲呂 巳
仲呂生執始 子　執始生去滅 未　去滅生時息 寅
時息生結躬 酉　結躬生變虞 辰　變虞生遲內 亥
遲內生盛變 午　盛變生分否 丑　分否生解形 申
解形生開時 卯　開時生閉掩 戌　閉掩生南中 巳
南中生丙盛 子　丙盛生安度 未　安度生屈齊 寅
屈齊生歸期 酉　歸期生路時 辰　路時生未育 亥
未育生離宮 午　離宮生凌陰 丑　凌陰生去南 申
去南生族嘉 卯　族嘉生鄰齊 戌　鄰齊生內負 巳
內負生分動 子　分動生歸嘉 未　歸嘉生隨時 寅
隨時生未卯 酉　未卯生形始 辰　形始生遲時 亥
遲時生制時 午　制時生少出 丑　少出生分積 申
分積生爭南 卯　爭南生期保 戌　期保生物應 巳
物應生質末 子　質末生否與 未　否與生形晉 寅
形晉生惟汗 酉　惟汗生依行 辰　依行生包育 亥
包育生謙待 未　謙待生未知 寅　未知生白呂 酉
白呂生南授 辰　南授生分烏 亥　分烏生南事 午

按世之論律者皆以十二律爲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
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
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始
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棄或增夫仲
呂上生不成黃鐘京房之見則是矣至於轉生四十八
律則是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
雖強加之而亦無所用也況律學微妙其生數立法正
在毫釐秒忽之間今乃以不盡之筭不容損益遂或棄
之或增之則其畸贏贅虧之積亦不得爲此律矣又依
行在辰上生包育編於黃鐘之次乃是隔九其黃鐘林
鐘太簇南呂姑洗每律統五律蕤賓應鐘每律統四律

大呂夾鍾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三五不周多寡
不例其與反生黃鍾相去五十百步之間耳意者房之
所傳出于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為六十故其
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
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
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
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
此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
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
杜佑通典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
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惟未

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
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林鍾為徵
則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
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
成音曲若以無射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為徵其
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
何者仲呂為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為
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為
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集覽】焦氏後漢書焦延壽從孟喜學易授之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相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暑為候房尤精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元帝朝為三老何承天按南史何承天南海郯人傳通古今尤精曆數仕宋領著作郎朝廷每有疑義必先訪之時玄武湖得古銅斗衆皆不識承天曰此新莽威斗三公亡則賜之江左惟王導為大司徒此必導之瘞也既而果然官至御史中丞劉焯按隋書劉焯信都人少與劉炫從劉智海家受讀閉戶讀書十載隋初射策甲科詔修國史參議律曆無自門下省後辭歸以教授著述為務凡星曆推步之術莫不窮其秘要精博通儒無能出其右者

按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其論應鍾為宮大呂為
商蕤賓為徵而徵濁於宮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又謂
仲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亦為的切然仲儒所
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為宮包育為徵果成音曲
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為黃鍾而
不知變至於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
數強作之終非亦無所用也

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始黃鍾之管九寸三分損益下
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
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
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
於仲呂之法又制十二鍾以準十二律之正聲又鳧氏為
鍾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
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管皆有二義一義云半十
二律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仲呂之管寸數
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為
子聲之鍾其為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
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
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五萬
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
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爲黃鍾又上下相生以至
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

按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
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八寸五萬九千口口
四十九分寸之一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
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
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爲他律役之
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

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
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
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其詳見於前篇之八
章

五聲小大之次第六

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
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
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
先立黃鍾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鍾之氣數）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度其
中氣明其候數之始）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九九八十一數）其增減之法

又以三分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
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則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其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爲徵數故徵數五十四也）
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
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其一去二十四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也）
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則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則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
也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
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
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按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
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鍾一均之
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

五聲其爲宮爲商之法亦如之者是也夫以十二律之
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陵
犯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爲五十四在黃鍾爲
徵在夾鍾爲角在仲呂爲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
聲蓋亦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鍾黃鍾又自林
鍾再生大簇皆爲變律已非黃鍾大簇之清聲耳胡安
定知其如此故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黃鍾大簇二
聲雖合而大呂夾鍾二聲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則至
應鍾四律皆以次小其圍徑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
皆有不得其正者則亦不成樂矣若李照范鎮止用十
二律則又全然不知此理者也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

損益辯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蜀公之法其於
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則其臣民事物豈
能尊卑有辨而不相陵犯乎晉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
亦不知此而有作者也【集覽】梁武帝之通音樂志梁武帝自制禮樂立四器名曰通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變宮變徵第七

春秋左氏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漢前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淮南子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通典注曰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按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六十調第八

周禮曰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集覽】雲和之琴瑟周禮春官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注雲和山名此良材所出鄭氏曰雲門黃帝樂也言其德象雲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圜丘許書曰丘古者祀天於南郊而上之圜丘者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也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於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也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泰折之言泰壇之祭燔柴人為之壇也以致敬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也壇必於泰折空桑之琴瑟空桑地名出善木可為琴瑟咸池之舞注云咸池堯樂也言其德象池水周備咸池之舞之章大氏曰咸池周人夏至舞之以祀地祇

按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為調也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鄭氏注曰五

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孔氏疏曰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仲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仲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仲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太蔟為角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之道也

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為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候氣第九

後漢志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隋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為按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吹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月異也

今十二月於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于篇名曰律譜其略云漢興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為水德寔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浸微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為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至于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於後劉歆典領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于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栖誠學算祖暅問律於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為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並以聞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飛灰侯景之亂臣兄喜於太樂得之後陳宣帝詣荊州為質俄遇梁元帝敗喜設於周適欲上聞陳武帝立遂以十二管衍為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太建乃與均鐘器合

【集覽】後齊神武按北史高歡六渾渤海人深沉大度重義輕財初奔魏為懷朔鎮函使因見魏政日紊乃與於谷爲長爾朱榮起兵以清君側及榮被誅紫子洋發立歡遂起兵討之迎立靜帝自為大丞相勃海王秉魏政既卒子洋篡魏是為齊宣帝乃追謚歡為神武帝毛爽按氏族毛爽隋人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其音五勝之

漢律曆志秦推五勝以為水德李延年按漢書李延年民安故倡也善歌舞武帝愛之嘗侍宴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帝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歌舞由是得幸立為天人梁武帝按通鑑梁武帝姓蕭名衍蘭陵人初仕齊明帝優立軍功鎮雍州及東昏侯暴虐乃舉兵奉立和帝自為大司馬秉政以而篡齊稱帝于建康汲冢玉律隋志曰晉武帝時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書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書多燼簡斷札晉武乃詔束晳隨疑分釋之不姓也音方鳴文後律曆志毀中侯氣用玉律十二稚二至乃候盡基用竹律六十宋蒼梧按南宋史蒼梧王姓劉名昱初明帝無子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而迎還生子昱帝崩昱十歲即位驕恣無道遊蕩周節殊幾然常宗親於盡為蕭道成所弒祖暅按南史祖暅范陽遒人沖之之子南為才蕭通等學離詑匪之學直寇武謚為時所與計梁為列鄉侯景按通鑑侯景東魏將也梁武帝太清元以河南地降梁七封為河南王末幾叛梁與東魏迎封遂舉兵伐梁逼帝餓死臺城奉帝子綱立景為簡文帝以言為國封漢王尋廢帝仍篡其位改國曰漢既而為陳霸先等所誅陳宣帝按通鑑陳宣帝姓陳名頊文帝之弟初封安成王天康初文帝疾篤以太子伯宗柔弱遺詔太伯事帝拜位因文帝信之乃命帝同孔負等受遺輔政帝伯宗即位未及二年帝乃廢伯宗為臨海王而自立梁元帝按通鑑元帝姓蕭名繹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當侯景入寇乃擁重兵于郢遷延不進及景行弒乃發兵討景景誅遂即位于江陵未幾魏師來伐陵兵未至被殺陳武帝按通鑑武帝姓陳名霸先吳興人漢太丘長寔之後梁太清中為始興太守侯景之亂舉義兵與王僧辯同滅景景既而[illegible]殺僧辯迎立敬帝自為相國進封陳王末幾篡梁為帝都于建康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比之先而乃區區於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也

度量權衡第十

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
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
寸所以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袤十
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者以爲長短之度也
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
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
倍尋爲常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皆以人體爲法又曰婦人手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曰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淮南子曰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
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
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說苑曰度量權衡以粟
生之一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
○易緯通卦驗以十馬尾爲一分○孫子算術曰蠶所吐
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氂十氂爲一
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漢前志曰度
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旁點云舊古本漢書一黍字下有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今本漢書闕之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
按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鐘之長積千二百
黍爲黃鐘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
者論律圍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爲徑三分之說若徑

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奇與千二百黍之
廣兩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三分之爲誤乃欲增益漢
志之文以就其說范蜀公又從而信之其過益又甚矣

隋志十五等尺

一周尺前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爲晉前尺○祖沖之所傳銅尺
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
爲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
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
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
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
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鐘律緯云祖
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
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
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
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
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
也　按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爲近古蓋
漢去古未遠古之律度量權衡猶在也故班氏所志無
諸家異同之論王莽之制作雖不足據然律度量衡當
不敢變於古也自董卓之亂而樂律散亡故杜夔之律
圍徑差小而尺因以長荀勗雖定此尺然其樂聲高急
不知當時律之圍徑又果何如也後周以玉斗生律玉

斗之容受則近古矣然當時以斗制律圍徑不及三分其尺遂長於此尺一寸五分八釐意者後世尺度之差皆由律圍徑之誤也今司馬公所傳此尺者出於王莽之法錢蓋丁度所奏高若訥所定者也雖其年代久遠輪郭不無消毀然其大約當尚近之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之古之律呂者於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二晉田父玉尺（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鐘律緯稱從上相傳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周尺東昏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鐘有

音題刻迺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訓定最為詳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曰通又依新尺為笛以命古鐘　按此兩尺長短近同○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　按此即祖暅所筭造銅圭影表者也○四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蕭吉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新造鐘律時人並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為神解此兩尺長短近同○五魏尺杜夔所用調

律實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　按劉徽九章註云此尺長於王莽斛尺四分五釐然即其斛分以二千龠約之知其律止容七百二十分六釐六毫六絲有奇則其徑為三分三釐弱爾然則其斛分數與王莽斛分雖不同而其容受多寡相去未懸遠也○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蕭志云晉氏江東所用○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即後周市尺隋開皇官尺）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十東魏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魏史律歷志云公孫崇永

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大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鐘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脩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十一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從上相承有銅龠一以銀錯題其銘（見制律篇中）　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龠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盧景宣長孫紹遠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因脩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

和首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與梁呂古龠同　按
銅龠玉斗二者當是古之嘉量嘗特據斗造尺但以容
受乘除求之然自魏而下論律者多惑於三分之徑今
以隋志所載玉斗容受析之為一十一萬八百分有奇
一斗計二百龠以二百約之得五百五十四分有奇為
一龠之分以算法攷之其徑不及三分故其尺律遂長
然權量與聲尚相依近也唐之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
即此入爾○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實比晉前尺
一尺六分四釐開皇初調鐘律尺及平陳後調鐘律水
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制與晉後
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略　相依近當由人間常用

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
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竊
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
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
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鐘律并用均
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志度之若以大
者稠黍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
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
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
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
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

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
百滿尺即是會古實龠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
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
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
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舛漢書食貨志云
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
符合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
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
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
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軌同律
度量抵古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於

理為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
久議不決既平陳一以江東樂為善曰此華夏舊聲雖
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
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為市尺　按此即本
朝和峴所用影表尺也平陳以後蓋用此尺范蜀公以
為即今大府帛尺誤矣○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
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今太樂庫
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
鐘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鐘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按萬寶常之律與祖孝孫相近然亦皆徑三分之法
也○十四雜尺。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十

玉斗謂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數器之制參五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為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　又詔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鄧保信阮逸胡瑗所制四尺度等言漢志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

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前史稱其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矣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代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

元年改鑄貨布貨錢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據漢志通典唐六典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脩金石

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侯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周禮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鄭氏注曰以其容為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方耳圜其

之□以者為其臀一寸其實一豆（以其可覆作臀杜子春云豆當為斗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
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三十斤）聲中黃鐘之宮
按周鬴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二萬
六千八百分為一千三十六寸八分嘗攷漢斛容十斗
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為一千六百二十寸蓋
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故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
一千六百二十寸今攷周家八寸十寸皆為尺范蜀公
曰周鬴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圓
其外庣其旁則冪一百三十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
千三十六寸八分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
千寸又云圓其外者為之脣二說皆非是方鄭氏之世
漢斛尚在豈偶不及見歟抑鄭氏以為周鬴之制異於
漢斛歟

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
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
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
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
參天兩也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
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之
宮始於黃鐘而反覆焉○隋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
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
百二十寸容十斗○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
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圜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
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為深
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計之於

今斛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比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
小而尺短也○祖冲之以圓率攷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
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
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集覽】（陳留王按魏志元帝姓曹名奐燕王宇之子初封常道鄉公又高貴鄉公遇弑為司馬昭所立是時政由權臣寄空名景元四年伐蜀咸熙二年為昭子所篡在位五年降為陳留王）
按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圜其外循四角而規
圜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可也庣旁九釐五毫者徑一
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定也冪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冪
百寸圜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
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

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主朴以
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於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
矣好古博雅君子於此蓋不能無憾焉朱子曰禮記注說五声六律
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與書所載舊尺不得其
要史記所載長短分寸及分數可推律數盖自然之理
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能變而生之
却生變律因說有七聲之說但律呂相得無有會社
通典所載分數極精蓋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攷唐
以後都無可攷胡安定與阮逸李照議不合仁宗以胡
安定阮逸所定樂令天下名山藏之蜀公與
范蜀公議又不合司馬温公范又低說公於通典皆以來
背音只及沈存中筆談所攷甚精亦以未曾看論造
樂所論過於范馬遠甚今世人無曉音律只憑器論
器又紛紛如此是皆李通之書諸儒莫能及也○廖子
晦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聖人因而起
六律六呂之序然則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
錫疇同功況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
圓生矩矩生直律平生於定四時興六樂悉由是出
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

肅宗[illegible]
作亂玄宗幸蜀帝乃即位靈武尊玄宗爲太上皇既而
任用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還上皇其後受
制於李輔國張皇后亂生宮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

洪範皇極內篇一

九峯蔡氏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
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
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
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
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
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
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
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
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㪅無作也而
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
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
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
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
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
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
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
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
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叙秩然有
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
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見於此歟千古皆所不放

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
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黄氏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
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於是有範
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
真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洛書

九九圓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九	九八	九七	九六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九一
八九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七九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六九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五九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九九行數圖

二一
二二 立春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一

三二
三三 春分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立夏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夏至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立秋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秋分
七八
七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立冬
八九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〇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〇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上

造化之為造化者幽明屈信而已天者明而信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信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為風陰囚陽則奮而為雷陽和陰則為雨為露陰和陽則為霜為雪陰陽不和則為戾氣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時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襄化醇者瀆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鳥獸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為虛釋氏為無刑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未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也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窒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窒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混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為首尾者耶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耶長者盛而消者衰耶進者利而退者鈍耶周流不窮道之體立矣得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

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
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逆順醜妍靡物
不兩無特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滋錯陰陽之精互藏其
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
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
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
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
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
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
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
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
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
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
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
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
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
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知具
而體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者也非性無以見
道非不息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
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
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
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
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
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
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
不能自已者焉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
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
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
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

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
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君是者
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
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
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於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幾用因
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
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而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必

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
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
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情性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
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工者
不可發一也
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
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隨

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
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
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數無外不可窮也
孰窮之數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
之為而妙於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
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
也拂而逆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
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

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集覽】老彭按大戴禮老彭殷之賢大夫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
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
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違禮而後可與
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理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
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集覽】郭璞晉書郭璞聞喜人博學高才工詞賦時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之遊得青囊中書由是洞知五行卜筮之術占驗甚多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注數十篇又注二蒼方言山海經楚辭詩賦數十萬言避亂過江元帝重之以為著作郎

至一而精至虚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極而靜一靜一動為屈為伸為鬼為神人心至妙萬化之鄉

動靜之微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於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為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無極也而太極也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為之先太本其原或為之後復往之間大本太始復往無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不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為闔為翕何千萬年無終窮焉

洪範皇極內篇中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為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書是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

於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疑其妙矣乎

象以耦為用者也有偶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因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為體體復為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直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為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為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為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

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内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奇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偶者也變之偶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偶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

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五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官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叙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燥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

為奇故能為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先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為一十合二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為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為干十二為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閒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謂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士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曆數在躬不思而

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為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

道無有黨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受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載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大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暘爲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爲氣二一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縕雜揉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成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其德以順而成金之從革其德因制而成自然之理也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曆書曰庚伏曰伐焉律書曰罰伐土居其中因時致旺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月令曆書置土行於中央土然繫於夏月之後是以土生於火美三季皆曰一行而夏之二月獨二行也近代以一朞之日而王分之行各七十有二日以辰戌丑未爲土寄旺之月之方以矣然猶未免刻舟之固是豈足語造化之微也哉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感於氣氣梏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欲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曰耳聽五声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沖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妥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閉也戒者智之刓也中者信之完也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終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吉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二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合大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

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一者以乘數終而言九九八十一也八十一其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其六千五百六十一而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也餘倣此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綮然於天地之間矣

洪範皇極內篇下

溟漠之間兆眹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為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曰北極上規七十二度東方曰蒼天其星亢氐房心尾東北曰旻天其星箕斗北方曰玄天其星牛女虛危室西北曰幽天其星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參井南方曰炎天其星鬼柳星張翼東南曰陽天其星翼軫角皆四十有五度半彊別地為九州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陂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制人為九行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九品任官正一品從正二品從正三品從正四品從正五品從正六品從正七品從正八品從正九品從從正同外官各降一等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正從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九井均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九族睦俗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

則幽之禮亦在其中也九禮辨分冠昏喪祭朝宗庠賓學九變成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八陣制兵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二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有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游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鳥居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以八為法八八六十四而陣制儀矣用八而不用九所以藏其用也九刑禁

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
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
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
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
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也

昔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
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黄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
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黄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
是為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
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審其容以千

二百黍實之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
其重百黍為一銖千二百黍為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
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
黄鍾為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
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
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為五行六為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
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
老曰死曰化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
木麥曰蕈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
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
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渭水曰井
水曰雨水曰瀟湘曰陂澤曰湖海木之物也曰鰱鯉曰蛇
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
隼曰燕雀曰蝦蟆土之物也曰蟾蜍曰蠶曰人曰蜘蛛曰
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獺曰毛蟲水之
物也曰鱗曰鼈曰龜曰蝦曰蚌曰螺木之器也曰疏器門
窗曰琴瑟曰規曰弄飾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登器
棒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櫂棹曰履蹻土之器也曰腰
器筐筥曰圭璧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
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校水之器也
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筆曰鏡匳曰研椎曰厠溷逆順者

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為徵召為科名
為赦恩為婚姻為産子為財帛火為燕集為朝覲為文書
為言語為歌舞為燈燭土為工役為循常為明約為田宅
為福壽為墳墓金為賜予為祓祭為更革為軍旅為錢貨
為刑法水為交易為遷移為征行為酒食為田獵為祭祀
逆而凶者木為桎杌為驚憂為醜惡為厭禳為夭折為産
死火為公訟為顛狂為口舌為炙灸為災變為震燬土為
反覆為欺詐為離散為負窮為疾病為死亡金為征役為
罷免為責降為爭鬬為傷損為殺戮水為盜賊為囚獄為
徒流為淫亂為呪咀為浸溺

筮者神之所為乎其數五十虚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

皇極內篇數總名

原 守 直 閑 厲 中 祈 柔 親 見 從 育 興 舒 開 公 章 錫 庚

潛 信 蒙 須 成 振 常 易 華 獲 交 壯 欣 比 晋 益 盈 [illegible] 夬

豫 中 過 寡 突 昧 用 翕 迅 除 疾 分 收 賓 堅 報 戎 養 勝 壬

升 伏 疑 飾 虛 損 郤 遠 懼 弱 競 訟 實 危 革 止 結 遇 囚 固

移

終

墮

今刻八十一圖于后

原之一

原元吉幾君子有變

數曰原誠之源也幾微之善也君子見幾有終變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元	咎吉	祥吉	吝吉	平吉	悔吉	灾吉	休吉	凶吉
吉咎	咎咎	祥咎	吝咎	平咎	悔咎	灾咎	休咎	凶咎
吉祥	咎祥	祥祥	吝祥	平祥	悔祥	灾祥	休祥	凶祥
吉吝	咎吝	祥吝	吝吝	平吝	悔吝	灾吝	休吝	凶吝
吉平	咎平	祥平	吝平	平平	悔平	灾平	休平	凶平
吉悔	咎悔	祥悔	吝悔	平悔	悔悔	灾悔	休悔	凶悔
吉灾	咎灾	祥灾	吝灾	平灾	悔灾	灾灾	休灾	凶灾
吉休	咎休	祥休	吝休	平休	悔休	灾休	休休	凶休
吉凶	咎凶	祥凶	吝凶	平凶	悔凶	灾凶	休凶	大凶

潛一之二

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 數曰以下並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吉吝	咎吝	祥吝	吝吝	平吝	悔吝	灾吝	休吝	凶吝
元吉	咎吉	祥吉	吝吉	平吉	悔吉	灾吉	休吉	凶吉
吉咎	咎咎	祥咎	吝咎	平咎	悔咎	灾咎	休咎	凶咎
吉灾	咎灾	祥灾	吝灾	平灾	悔灾	灾灾	休灾	凶灾
吉平	咎平	祥平	吝平	平平	悔平	灾平	休平	凶平
吉祥	咎祥	祥祥	吝祥	平祥	悔祥	灾祥	休祥	凶祥
吉休	咎休	祥休	吝休	平休	悔休	灾休	休休	凶休
吉凶	咎凶	祥凶	吝凶	平凶	悔凶	灾凶	休凶	大凶
吉悔	咎悔	祥悔	吝悔	平悔	悔悔	灾悔	休悔	凶悔

守一之三

守居正吉不利有攸往

性理卷之二十五 皇極內篇

信一之四

信中實有孚利祭祀

直一之五

直有事勿事敬之吉正凶利見大人

性理卷之二十五 皇極內篇

蒙一之六

蒙小事吉內明外蒙迫則凶利教學

性理卷之廿五 洪範皇極內篇

閞 一之七

閞厲利禦寇勿越勿逐

須 一之八

須有孚未明不利攸行中正有慶

性理卷之廿五 洪範皇極內篇

厲 一之九

厲狂罵厲災無初有終吉

成 二之一

成正惠有終吉不利有攸往勿首事終成凶

沖 一之二

沖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國以寧無不利

振 二之三

振布文德率作息優不恭凶

祈 一之四

祈求而往無不利祭祀吉

常 二之五

常元亨利不息之貞

柔二之六

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

易二之七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川

親二之八

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睦而家道亨

華二之九

華文明以正利有攸行不利折獄大道乃行

見三之二

見一　祿既信百有著形晬面盎背施潤厥身隱匿凶

獲三之二

獲氣質形色自天有得君子遷善小人革面縱逸凶

從二之三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

交三之四

交唱而和感而應滔汗大號東南得朋征伐小利

育 三之五

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産吉

壯 三之六

壯。于正有攸往無不利

興 三之七

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邦黎獻來崇夜無度凶

欣 三之八

欣。氣和時平萬物咸榮君子樂道小人樂生淫於酒喪其明凶

舒 三之九

舒雨露滂沛草木榮敷百體咸舒惟仁之腴無不利近邇凶

比 四之一

比上下相親左右承鄰能具黨羣君子以衆小人勿用

開 四之二

開啓民墾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雍藏垂凶

晉 四之三

晉進賢去邪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悖于時凶蚕桑吉

公 四之四
公亨夫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禮復其初利折獄
益 四之五
益朋友方來敵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廢惰凶

章 四之六
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維正有悔
盈 四之七
盈生氣流形品物咸亨雷雨滿盈不疑其行

錫四之八

錫：寵錫爵賜，服章賞以行。小人勿承，必殃厥身。

䥫四之九

䥫：亨上下，謐寧，來廷來賓，勿徇其吝。大人吉，小人疾病，凶。

庶五之一

庶：天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發不利寡，利公不利私。

決五之二

決：八元舉用，四凶竄殛，群疑盡釋，無枉不直，利艱正。

豫 五之三

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象凶

升 五之四

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

中 五之五

中赫赫大明耀夜昭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伏 五之六

伏不聞不覩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潛師不利有攸往

小過五之七

過厲過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

疑五之八

疑有間有貳君子用明小人用罔勿用决獄凶

寡五之九

宜上不宜下宜少不宜衆君子寡過不利婚媾

飾五之十

飾華文郁郁祝恭作肅君子謹獨

戾 六之二

戾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

虛 六之三

虛理明而通應物不窮犄欲惟凶不利爭訟

昧 六之四

昧凶人正吉闇而童晦而明不利折獄

損 六之五

損君子之過日以消小人之性日以斵遇而去棄餌有喜

丅用　六之六

用利正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

丅丌郤　六之七

郤利行遯反身以誠不利有攸往降責勿恤

丌Ⅲ翕　六之八

翕利徵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

丅丌遠　六之九

遠利有攸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不于其家于其國人

迅 七之一

迅吉。雷風之欻，震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

祥吉	悔吉	凶吉	咎吉	平吉	休吉	元吉	吝吉	災吉
祥咎	悔咎	凶咎	咎咎	平咎	休咎	吉咎	吝咎	災咎
祥祥	悔祥	凶祥	咎祥	平祥	休祥	吉祥	吝祥	災祥
祥吝	悔吝	凶吝	咎吝	平吝	休吝	吉吝	吝吝	災吝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悔	悔悔	凶悔	咎悔	平悔	休悔	吉悔	吝悔	災悔
祥災	悔災	凶災	咎災	平災	休災	吉災	吝災	災災
祥休	悔休	凶休	咎休	平休	休休	吉休	吝休	災休
祥凶	悔凶	大凶	咎凶	平凶	休凶	吉凶	吝凶	災凶

懼 七之二

懼有孚，惕厲終吉。君子畏命，小人畏令，酒食燕樂凶。

祥吝	悔吝	凶吝	咎吝	平吝	休吝	吉吝	吝吝	災吝
祥吉	悔吉	凶吉	咎吉	平吉	休吉	元吉	吝吉	災吉
祥咎	悔咎	凶咎	咎咎	平咎	休咎	吉咎	吝咎	災咎
祥災	悔災	凶災	咎災	平災	休災	吉災	吝災	災災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祥	悔祥	凶祥	咎祥	平祥	休祥	吉祥	吝祥	災祥
祥休	悔休	凶休	咎休	平休	休休	吉休	吝休	災休
祥凶	悔凶	大凶	咎凶	平凶	休凶	吉凶	吝凶	災凶
祥悔	悔悔	凶悔	咎悔	平悔	休悔	吉悔	吝悔	災悔

除 七之三

除。稂莠既去，嘉穀斯登，不利攸與，君子攸行。

祥災	悔災	凶災	咎災	平災	休災	吉災	吝災	災災
祥吝	悔吝	凶吝	咎吝	平吝	休吝	吉吝	吝吝	災吝
祥吉	悔吉	凶吉	咎吉	平吉	休吉	元吉	吝吉	災吉
祥休	悔休	凶休	咎休	平休	休休	吉休	吝休	災休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咎	悔咎	凶咎	咎咎	平咎	休咎	吉咎	吝咎	災咎
祥凶	悔凶	大凶	咎凶	平凶	休凶	吉凶	吝凶	災凶
祥悔	悔悔	凶悔	咎悔	平悔	休悔	吉悔	吝悔	災悔
祥祥	悔祥	凶祥	咎祥	平祥	休祥	吉祥	吝祥	災祥

弱 七之四

弱。丈人厲，小子吉，不附不植，附則附失，艱正無咎。

祥咎	悔咎	凶咎	咎咎	平咎	休咎	吉咎	吝咎	災咎
祥祥	悔祥	凶祥	咎祥	平祥	休祥	吉祥	吝祥	災祥
祥悔	悔悔	凶悔	咎悔	平悔	休悔	吉悔	吝悔	災悔
祥吉	悔吉	凶吉	咎吉	平吉	休吉	元吉	吝吉	災吉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凶	悔凶	大凶	咎凶	平凶	休凶	吉凶	吝凶	災凶
祥吝	悔吝	凶吝	咎吝	平吝	休吝	吉吝	吝吝	災吝
祥災	悔災	凶災	咎災	平災	休災	吉災	吝災	災災
祥休	悔休	凶休	咎休	平休	休休	吉休	吝休	災休

收　七之九

收一氣肅秋萬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

實　八之一

實碩果不叢仁復于宮應感不窮求正吉

賓　八之二

賓俊民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

危　八之三

危厲無咎知險而懼懼不失王目天有命不利涉大川

戍正吉戰血玄黄陽亢有傷君子克滅惟知之職利征伐

結百穀其成歷績其疑獲穡堅求婚嫌吉爭訟凶

衰惟心亨求賓大人大體小人小體

遇非龍非彪非虎非熊為周之師自天祐之勿娶女凶

睽 九之二

睽貞正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

潛虛卷之二十五 九之四

囚 九之四

囚 利用獄不利有攸往

壬 九之五

壬 淮水之神外晦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姙娠吉

潛虛卷之二十五 九之六

固 九之六

固 正靜而一爲物之極龍蛇之蟄不知不識吉

五行動物屬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鯪鯉	鴈	蟾蜍	鹿	蟹
二陽	蛇	雞	蚕	馬	鼈
三陽	龍	鳳 鵾	人	麟 猴	龜 鼉
一陰	鯉魴	雁雀	蜘蛛	虎	蝦
二陰	小魚	燕雀	蚓	牛豕	蚌
三陰	鰍	梟 蝙蝠	鰻	毛虫	蠣

五行用物屬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跪器 門窗	登器 梯棚	腹器 筐筥	方器 齊鍼	平器 權衡
二陽	琴瑟	文書	圭璧	印節	輪磨
三陽	規	繩	量	矩	準
一陰	箕篩	筆硯	舟車	弓矢	鏡匳
二陰	耒耜	檯棹	甕盂	簡	研椎
三陰	網罟	櫌踊	杵臼	械校	甁圜

五行事類吉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徵召	燕集	工役	賜予	交易
二陽	科名	文書	循常	按察	遷移
三陽	恩赦	朝會	盟約	更革	征行
一陰	婚姻	言語	田宅	軍旅	酒食
二陰	產孕	歌舞	福壽	錢貨	田獵
三陰	財帛	燈燭	墳墓	刑法	祭祀

五行事類凶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桯杌	公訟	反覆	征役	盜賊
二陽	驚憂	顛狂	欺詐	罷免	囚獄
三陽	醜惡	口舌	離散	責降	徒流
一陰	厭蠱	灸炙	貧窮	爭鬬	淫亂
二陰	夭折	災焚	疾病	傷損	呪咀
三陰	產死	震爍	死亡	殺戮	浸溺

五行支干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甲子 乙丑	丙子 丁丑	戊子 己丑	庚子 辛丑	壬子 癸丑
二陽	甲寅 乙卯	丙寅 丁卯	戊寅 己卯	庚寅 辛卯	壬寅 癸卯
三陽	甲辰 乙巳	丙辰 丁巳	戊辰 己巳	庚辰 辛巳	壬辰 癸巳
一陰	甲午 乙未	丙午 丁未	戊午 己未	庚午 辛未	壬午 癸未
二陰	甲申 乙酉	丙申 丁酉	戊申 己酉	庚申 辛酉	壬申 癸酉
三陰	甲戌 乙亥	丙戌 丁亥	戊戌 己亥	庚戌 辛亥	壬戌 癸亥

五行人體性情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喜	樂	慾	怒	哀
二陽	魂	神	意	魄	精
三陽	仁	禮	信	義	智
一陰	臭	色	形	味	聲
二陰	肝	心	脾	肺	腎
三陰	筋	毛	肉	骨	皮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範數之圖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蔡沈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冲漠無朕陰陽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理根於道道著於一實萬分分一矣理一闕□□□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隱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始□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二十五終

性理群書集覽卷二十六

理氣一

總論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虚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人之所以為人其

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又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

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
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
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
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
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
窮如此○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
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
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
我得之不久耳○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
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
附著○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

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
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
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
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
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
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
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
生物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
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
須有先後○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
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
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
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
是曰理無極無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所謂
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
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
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
有是物也○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
常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
死豈非氣使之然耶將然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
召和則氣亦可轉正而隨以理春秋戰國形殺慘酷則氣

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
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問理氣先後曰有此
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
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
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
已如此了也

勉齋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
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
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
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
通也○天地生出人物如大竿頭生出小竿頭大底有

理與氣一下生出無限小底卻都傳與他去
北溪陳氏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

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袞將去○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

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

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
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
節齋蔡氏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
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内時既不同所主皆異不可執一
而發一也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
在乎陰陽之中也
西山眞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
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
而爲二則爲陰陽分而爲五則爲五行萬物萬事皆原
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
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

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
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北溪陳氏曰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
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强名曰
極○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
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
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
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
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
材四面又皆停匀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
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爲天之樞

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
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
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
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
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
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匀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
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
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
了○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
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
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
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
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
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
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
淪極至之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
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
也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
也因以爲太極之用太極之中渾無朕聲臭泯然者無

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開
物之前渾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爲之也開物之
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爲之也閉物之後人銷
物盡天地又合爲渾沌者亦太極爲之也太極常常如
此始終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
極者不知道之言也 此數條見周子太極圖下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中理必
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
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
冬而不散故以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
一作損屬庚 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
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地動靜之理天圜則須轉地方
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
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天地之
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冬至之前
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
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
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
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
則自然生生不息○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

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
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
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
窒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天之所以
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
之理也○詩書中凡有箇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
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
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
中庸也○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
久之道則與天地合○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
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
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
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
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氣之所
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造
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
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

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此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至於東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以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

厚薄異也○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曰然純氣為人繁氣為物乎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曰然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精氣名其象以蒼蒼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箇旋風下軟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

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明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
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
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
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
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問天地未
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
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却
四方上下都周帀無空缺逼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
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
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天包乎地天之
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晋志論

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曰天外
無水地下是水載○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
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
亦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
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
陰陽之氣所生也○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
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
天理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
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天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
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

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
氣底幾何○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
行急地閣在中○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某以為
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
致非曆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
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晋
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
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
其心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帀然又
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天轉也非自東
而西也非旋環璣轉却是側轉○伊川云測景以三萬

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
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
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
謂周天只三萬里○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
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西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
家之說乃以算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
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
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
薄四表而止也○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
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
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

內膂家貧其氣只貧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貧不
得安得是無內外○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
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
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問天地
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
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
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
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
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
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
待思惟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

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
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
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
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
物爲心○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
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
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
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天地別無勾當只
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
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
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
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
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
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
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
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地說不得○萬物生長是天
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造化之運如磨
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
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盌相合貯水於內以

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或問
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
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西山真氏曰按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
者皆天也【集覽】楊倞 按通鑑楊倞唐憲宗時人累官至大理評事註荀子書行于世

庸齋許氏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
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
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
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
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墳於下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
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

然此宜不至於再為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
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
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
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
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
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為離虛之明而偏於沈伏
水不為坎陷之蒲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
地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
天地雖成一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
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
年或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

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
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為之開
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沌而開
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
為王而人極以復立伏羲堯舜當一開闢之初也
魯齋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
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
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
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天道二氣此一氣
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無

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天度 曆法附

朱子曰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
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
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
度端終度端故此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卻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
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天行健一
日一夜一周天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
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
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

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
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
日在牽牛今卻在斗○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
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日月所會是謂
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
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
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
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
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
耳○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
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曰行却得其正。○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或問：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此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了。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

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
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
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
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
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
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
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
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

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
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此說也分明○問周
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强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
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
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
一星了○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
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
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
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
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

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
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
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
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
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
暗處故月蝕○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
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
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
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問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
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

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
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
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
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
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
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
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
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
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
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

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内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内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内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改做進字【集覽】（璇璣玉衡書舜典在璿璣玉衡註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王蕃渾天說）

按三國志王蕃廬江人博覽多聞仕吳爲常侍嘗制渾天儀極其精巧後爲孫皓所殺時論冤之○嵩高山名嶽一統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五嶽之中也其山三尖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謂之中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也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高高○沈存中名括宋錢塘人嘉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器新暨精太常丞時籍民卑禁蜀鹽括論止之使契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後謫秀州卒括博學無所不通凡作樂醫卜諸家皆有論著

象山陸氏曰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集覽】（月有九道 漢天文志月行九道謂青道二出黃道之東赤道二出黃道之南白道二出黃道之西黑道二出黃道之北并黃道爲九道也張衡和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以一術推也故因其所行分爲數段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之）

位而已非真有所謂道也〔交趾〕蝕囊臭切說文日月虧曰蝕

或問晦翁嘗疑日月右轉不是以爲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剩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相反不知何所見而云爾潛室陳氏曰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日月俱左旋聞橫渠有此語但曆家用簡捷超徑法巧算須用作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起算故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度有奇此乃簡捷超徑易布算也〔集覧〕鄭康成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illegible]家[illegible]馬[illegible]學徒歸鄉[illegible]學徒相隨者數千百人[illegible]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illegible]會賓客箴說[illegible]隨方辯對咸出問表莫不嗟服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

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赶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而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綱也〔附錄〕七政[illegible]日月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

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張〔一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嘗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此以下論曆法〕〔附錄〕洛下閎按漢書洛下閎閬中人隱居洛中武帝時徵待詔太史改造太初曆何承天按南史何承天東海郯人

樹通古今尤精曆數仕宋領著作郎朝廷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作文武纇猾古銅斗器皆不識承天曰此新莽威斗三公亡則賜之江左惟斷卿為大司徒州必驗之殺也既而果然官至御史中丞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曆法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也於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為夏以夏為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劉名安世字器之號元城馬永卿氏詳見出處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太史公曆書是說大初然卻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卻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桌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於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

今曆法疏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
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
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
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
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
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躔之度都算在裏幾年
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
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
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
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
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

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
都無是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
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
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
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
是做得箇頭勢大數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
貫錢脩一料藥與十文脩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
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前
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
生明

集覽 太史公按漢書司馬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令遷十歲誦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汶泗從梁楚以歸太初中為太史令因尊父為太史公遷坐論李陵得罪幽而發憤脩史記劉向揚雄皆稱其有良史之才劉歆按漢書劉歆字子駿宗室劉向之子好古博學仕新莽為國師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為莽所誅王朴按五代史王朴東平人周世宗時進士為校書郎嘗獻平邊策累遷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顯德中造欽天曆成詔行之又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

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準朔
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
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為中分中
即氣也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
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 即月法二

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也 又逐及日而與之會是為一月十二月而
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二
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
細而言之一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
分二十九 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為半日今有四百九十九分是餘二十九分 合十
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
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分
為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
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惟有
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日
八百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 故閏十一日少弱 一年少十日八

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少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所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也故言履端用始也

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閎推算星曆以為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古也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集覽】唐都按漢書唐都方士也武帝太初間詔求民間治曆者二十

餘人都乃與洛下閎精究星曆造太初曆上之元封七年元封漢武帝年號

性理群書集覽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著也○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詭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

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問日蝕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獨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傍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蝕在望則爲月蝕○邵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于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

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

學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

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日蝕是爲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蝕爲文者闕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之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蝕隨所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

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筭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筭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爲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爲不當蝕而蝕者○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蝕矣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爲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雖當如是曆家推筭專以

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未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疾也

西山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

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王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有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覩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

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集覽 五緯即五星也

朱子曰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

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北亦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極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其說誤矣書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

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星有隨他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爲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簨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附錄〕帝座惟在紫微臨川王氏曰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庭索隱曰孝經援神契云

大角爲坐候宋均云坐帝坐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古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紫微卯太微天子之庭也詳見晉書天文志

雷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以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誠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

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爲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篆字曰某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内者爲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爲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戾氣人爲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震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

氣之墜則爲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篆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震固是陰陽相薄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沴氣適相值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皆孽蠱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虹霓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爲有也 集覽 震夷伯之廟按左傳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注見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魯大夫也

西山眞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

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災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本陽卦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大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上蔡義云嘗從浯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雹又夷堅志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他陰陽氣相感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雹也○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卻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峯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能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

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雺【集覽】蜥蜴 蜥名即蝦[illegible]作名在壁曰守宮亦曰蝎虎黑褐色在野曰蜥蜴與蛇[illegible]名[illegible]又[illegible]傍上置守宮盂下蜥别著布封而對門止以為龍又無角蛇又有足非守宮即蜥蜴也丙基山陵一統志五臺山在太原府五臺縣東北二百四十里五臺山五峯高出雲表頂皆積土因謂之五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涼山者即此中夫世志載劉法師西山見多蜥蜴夷堅志書名乃不[illegible]道所著者在隆興府劉法師居中至西山顛有蜥蜴皆長三四寸[illegible]志以載食之一日統水盤取錄入口即數蜥蜴如所九八人餚池忽震雷一日皆火去明日人言聊所作須乃知蜥蜴所為雹一[illegible]之隆興府宋末所置雨雹大南昌縣今改為南昌府江西道在府城南[illegible]大江之外三十里一名厥原按山上[illegible]以道書以為第十二天柱寶極真天即此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溺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遲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曆室陳氏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過些在後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俱不斷絕帶些子亦所以艮居八卦之中宜只是此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收之殺氣樹從始物一頭接生氣又為始萬物蓋震艮皆能始生惟艮既殺氣未盡之時已是爲帶此子氣了故至于亦以為艮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然逐段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illegible]又夏至時却有夏枯者則冬至之時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illegible]甚有味出如何看來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為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

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陰陽各有清濁偏正○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陰陽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不殺則無閒斷而亦不容並行○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之類○陰陽不可分先後說○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闕處便是陰○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市把來切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噓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但適而不得其類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輥去是也○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天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

曰靜翕曰動闢則虛受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論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三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為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

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撰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耶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横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

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温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正蒙木曰曲直能既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問木之神爲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郑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問一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詰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温涼寒暑燥濕剛

柔之類盈乎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黄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爲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爲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爲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爲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

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穉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繇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次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綸錯綜之妙其於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木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木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疏金寔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爲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爲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經緯也今必劃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爲説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爲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爲而無與乎陽既乖生成之序復爽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爲虛語矣然勉齋亦

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按水暖生火蓋取陰生陽曰寔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説則亢不可曉若以相生爲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剋爲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剋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之氣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如之以火則爲亢旺故能生金而爲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於巳蓋辰之所生也但孚育方微必至季夏然後成體而爲壯耳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説遽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爲疎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幹之序脗合自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體也【僭覽】炎黃謂神農軒轅也

或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

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十幹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爻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徧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

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己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爲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爲也【集覽】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按武經總要黃帝命大撓推天地之德探五行之情以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注大撓黃帝之臣撓奴教切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時者相爲用也○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若一統論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春夏又爲感○只定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歛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 明年又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魯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溼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

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一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揚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實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

庚戌歲起濕土己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
生循環不窮其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
艮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
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
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
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
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
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
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
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
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
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
大寒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
啓玄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

地理 湖汝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輭在○河圖言崐崘者地
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
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
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崐崘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
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崐崘無緣更有
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
一千三百餘里即崐崘山今中國在崐崘之東南而天竺
諸國在其正南太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崐崘也○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
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
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
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
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
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
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
至泰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
重自五嶺至明越又 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河
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
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
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
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
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
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
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
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
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即是太行
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
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
像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

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偏有函谷關一路通於
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
而盡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君横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横山皆禿
石山不生草木○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
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
安如入室角旁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
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
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
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
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
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
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
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
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
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
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
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
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建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
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
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
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

自五嶺頽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
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
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
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
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
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
又不在天之中○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
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
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
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所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
去○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是地
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
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
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殻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
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
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
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
下去者○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海水未嘗
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
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
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
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

後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
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
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
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
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問周公定
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
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遼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
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
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
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
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

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
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
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
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
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
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
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集覽】于闐外夷國名按一統志古于闐國
居蔥嶺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五代晉
時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入貢冊為大寶于
闐國王宋初屢朝貢不絕國朝永樂初頭目打魯生
亦不剌金遣使滿剌哈撒木丁等貢玉璞詔加賞賜天
竺諸國王初學門天竺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史記作
乾毒李奇曰一名天毒所謂浮屠胡是也顏師古曰身
音天又音乾毒音篤今天竺國是蓋身毒聲轉為天篤
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竺音也萬震南州志身毒地方三

萬里佛道所出其人脩浮屠道不殺伐遂成俗上產
象譯璹罽金銀銅鐵鉛錫之類貫鄙按書障址冀州
都之也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
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雲中按一統志雲中郡名唐松
所置治雲中縣今為大同府屬山西道龍門西河按蔡
氏書傳龍門山名地志在馮翊夏陽今河中府龍門
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華山按一統志華山在西安府
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五嶺裴潛廣州記大庾始
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也陸德明南康記南安大
度嶺桂陽騎田嶺九真都龐嶺臨賀萌渚嶺始安越城
嶺晃鄉中至按一統志堯都平陽今為平陽府屬山西
道中京鄉言中華也河東大打按一統志河東郡名秦
初所置治安邑縣唐初罷之今縣屬平陽府太行山名
旺平陽府縣縣東二十里山塹高散西此諸山多真支
脉盧山按一統志盧山在南康府西北二十里古名南
障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
明越二州名按一統志明州唐初所置治鄮縣今為寧
波府越州隋初所置治山陰縣今為紹興府已上俱屬
浙江道黑水之類自北經繞至南海按一統志黑水在
敘州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即南廣溪輿地志謂此水即
禹貢之黑水按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南流入于南海今
此水則自西南夷界流至南廣洞入于江名同處異也

堯舜禹按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史記堯都平陽舜都
蒲坂禹都安邑按一統志蒲坂今為蒲州安邑今為安
邑縣晉州今為平陽府河中府今為絳州已上俱屬山
道潞州按一統志潞州後周所置治長子縣今因之
屬山西道赤狄潞氏按一統志赤狄潞子國本商之黎
國春秋時晉滅潞子嬰兒復立黎國今潞州是也太原
晉陽按一統志太原郡名秦初所置今改為太原府屬
山西道晉陽縣名秦初所置今改為太原縣屬太原府
忻代諸州按一統志忻代二州皆隋所置今因之俱屬
太原府函谷關按一統志函谷關有二舊在河南府靈
寶縣南一十里老聃西度田文東出即此處新在河南
府新安縣東二里項羽坑秦卒即此處建康按一統志
建康郡名治秣陵縣今改為應天府直隸京師諸要害
地西南夷傳調教積要害處顏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
要於敵為害也臨安按一統志臨安府名南宋所置治
錢塘縣今改為杭州府隸浙江道武昌按一統志武昌
軍名唐初所置治江夏縣今改為武昌府屬湖廣道治
所仍隸屬吳郡武昌按一統志武昌郡名縣吳所都晉
袞入武昌縣今因之屬武昌府鄂州按一統志鄂州隋
初所置治江夏縣今為武昌府隸湖廣道關陝雙湖王
氏曰關中本陝西之地故曰關陝今關輔之地是也許
洛二州名按一統志許州後周所置治長社縣今因之

汾分三泒其北一泒即洧俱渠次一泒東流經晉澤南澗泒東流西入汾水所謂王屋二山名按一統志所謂山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陽城縣南兗禹貢所城至于王屋即此雷首山名按一統志在平陽府東南三十里即首陽山也恒山按一統志恒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即北嶽也秦始二州名按一統志筠州唐初所置今為瑞州府屬江西道係安之歙縣源按一統志歙安縣名揚吳所置今因之屬九江府又按書傳敷淺原在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崐崘山脉之所起即水原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崐崘者其原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水自然能生也 以下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虧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〇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古州馬氏曰禮祀曰潮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

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經
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
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
而潮倍溅於大寒極陰而氣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
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
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
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
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爲
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
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
誅殛竆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
之耶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
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
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
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
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
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
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
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
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

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
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
而無鬼神游魂為變魂游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
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
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
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
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
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
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
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

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
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
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
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
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
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
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
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
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
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
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

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
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
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
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某
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
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
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鑄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
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問敬鬼神
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
關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當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
不須理會【備覽】樊遲問知按一統志樊須魯人孔門弟子嘗問仁知又嘗問崇德脩慝辨惑

卿子憂因其失而告之後世追封益都侯禹鑄鼎魑魅魍魎之屬前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象九州武王克商遷之洛邑及周之衰鼎淪伊洛二水之間毛晃曰魑魅精怪也亦作魑魅魍魎山川精物說文作蛧蜽魍杜預曰水神也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
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
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
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體魄
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
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嘗問事鬼
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
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請張

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
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君執崇
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
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
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
理禮褻而樂瀆人心不正淫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
而爲善道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河
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
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
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
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

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
而不亂然後吾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
經可正也不然誑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
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
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集覽］譸張爲幻 [illegible]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
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

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
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靈
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
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
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
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
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
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
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
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
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

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
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之則
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
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
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
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
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爲榮
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
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造化萬物靈生
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是

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眞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各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

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又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申祁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illegible]恐非貫諸茫昧則怵於奇衺或又諉曰夫子所不[illegible]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周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然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

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又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憑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附】趙高史記趙高秦之宦者始皇聞其通於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少子胡亥決獄由是幸之及帝崩沙丘因與胡亥李斯謀詐不發喪即矯詔殺扶蘇立胡亥爲二世帝拜中丞相專持國政[illegible]殺帝於望夷[illegible]立子嬰爲帝[illegible]武后唐書武后并州文水人父士彠故荊州都督[illegible]太宗[illegible]高宗[illegible]立爲后[illegible]中宗即位[illegible]睿宗[illegible]自稱皇帝[illegible]張柬之等[illegible]遷于別宮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一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

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

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强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横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云去終古之所之兮今逍遥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

一然靈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
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數解他養得此氣剛大所
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
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
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
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〇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
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
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
陰陽相感卻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
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
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
魚肚裏水只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
水〇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
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
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
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〇問魂魄
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
實分數少底〇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
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
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
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
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是也〇問生魄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
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
忘是魄先衰〇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為魂耳目之聰明
為魄也只說得大概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
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
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
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
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〇陰陽之始
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
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
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
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〇動者魂也靜者魄也
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
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
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
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
影說便是魂魄之說〇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
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

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

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手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去○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或云氣散而非無其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

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問游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

意思○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造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某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往者

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別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此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以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

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厲鬼】伯有為厲左傳昭七年鄭人殺鄭良霄襄三十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以良霄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駟帶子曾伯有者明年壬寅七年正月廿八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其明月七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使有宗廟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往良止伯有之子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漢書武帝元狩五年上病甚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上心獨喜其時長陵女子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氏多祠之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置祠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萇弘死三年而化為鬼後一號志萇弘資中人周敬王時為大夫孔子嘗定之問樂東死而血碧蜀人祀之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雜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烝薄而有聲

氣自爲聲於人何預人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眞是
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黄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爲毛骨肉血者精也爲
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爲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
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
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
爲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
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
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皆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
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
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
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
精氣爲神但言理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爲心耶此
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因論虛靈
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
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魂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
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
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耳
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
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
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
云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體

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即是這兩箇物骨肉腑臟
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
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
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
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卻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
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
便是氣血神便即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
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
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
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
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
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
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
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
亦眞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
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
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
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
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
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既陰
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

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眞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暱鬼神而瀆焉斯不智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則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

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

魂魄影響甚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
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求諸
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
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
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
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
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
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
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集覽】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
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問何故天
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
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
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着至人則死為鬼矣
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
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
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
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間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
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
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
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
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
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
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
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
此便有箇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
便無初有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一般否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

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
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的當有無底當
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鶻突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
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
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
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
行則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
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
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
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
待他不可者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

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戒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齊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又問齊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

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一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為主而亦以氣魄

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
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
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
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
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
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
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
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
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
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
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

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
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
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
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
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
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
水波浪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
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
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
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
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

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
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
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
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
窮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
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
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
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
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
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

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
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
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
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
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
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
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
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後都帝
立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
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
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

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此一頭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問人祭祖先是以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一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

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古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筴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

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集覽】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左傳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云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左傳僖三十一年衛成公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衛遷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史記帝丘古顓頊之墟夏為昆吾氏所居太康失政為羿所距於河不得反羿遂因此其後帝相徙都于此春秋衛成公亦遷都於此今濮州是屬東昌府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也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今祭句芒記月令其神句芒注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釁龜】記月令孟春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也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

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於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稽諸實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乖謬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羶音䭤薌音香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繫尤為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卻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后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集覽】季氏不當祭泰山詳見論語季氏旅於泰山章泰山山名在魯封內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循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一作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為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為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邀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吕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自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

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之謂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

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人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

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禳當則妖異 佚覽 吳太伯伍子胥廟按一統志太伯廟在蘇州府閶門內太伯周太王長子也逃荊蠻吳人立以為君漢郎中禦約初建祠於閶門外吳越王錢鏐徙於此宋號至德廟以起閑季子配享自曹始○伍子胥廟在蘇州府城西以十里員字子胥仕吳以策破楚而死吳浮屍江吳人憐之立廟江口船門內亦有廟祀焉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

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〻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尒
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
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合而
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
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
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必
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峯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
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
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
猶生而為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
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
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問人死時只當初
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
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
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魯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卻要
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
有所當○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天之付與之謂
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
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
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
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
之用○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
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
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
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
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
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
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

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

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夭壽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

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魯齋許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臨川吳氏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就爲善

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夫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人所秉之彝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爲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禀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故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

存歟○或曰其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理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性圖

性善（性無不善）

惡（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爲惡）

善（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性則純是善底○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散在處爲性○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禀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

便是仁之善蓋㤀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因言性如何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身一作叔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砥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敘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陳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又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地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謂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惟是那道

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

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書冀後復補其意曰：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齟齬。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為物，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

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旣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眞也○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隅說說辟○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敎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何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即爲道得是四者即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

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
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
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
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
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
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
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
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
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
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
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
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
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
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
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
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
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
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
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
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
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
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
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
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
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鐵性殊點化為金
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其本
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
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
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
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
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
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
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
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

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為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為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之之字為性字姑兩存之）○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横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

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

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illegible]推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猶相似）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諭人物之性亦好須著以日為諭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諭人物之性否曰亦善○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

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為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氣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獮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

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

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

木燒為灰灰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會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

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為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為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

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悅本作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潛室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西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一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之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爲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

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蒸[illegible]
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
不以曉此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
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
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
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
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
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
掇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
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
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
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
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

性理二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
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
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楊食我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
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
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
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
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
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
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
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
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
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
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
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
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
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
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
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

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
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
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
之不齊也○韓退之詩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
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
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
此患(音覽)后稷之克岐克嶷詩大雅文王有聲篇克岐克嶷注岐嶷峻茂之狀人知其必滅若敖氏左傳文十七年楚子良生越椒子文曰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之宗諺曰狼子野心其可畜乎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左傳昭廿八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子伯石其母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不視之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
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
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
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
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音覽)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莊子齊物篇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体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

龜山楊氏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
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
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
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
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
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
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
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
濁而求清之義歟

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
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
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
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
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劄之類性便是合
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
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性只
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衮同才有天命
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
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
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
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
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
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
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

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生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是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此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体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

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質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禀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禀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氣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曰智回曰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以為氣質以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綜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初則清而美矣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閒隔○人之氣禀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禀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禀蓋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着得○問理無不善則氣禀胡為有清濁之殊曰纔說着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禀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禀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禀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

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莫是氣稟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卻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沈僩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

耳僩以為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卻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

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
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
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
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
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
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
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
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
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
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
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
生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
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
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
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
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
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
降衷人心之秉彜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
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
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

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言之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
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
詳○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
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
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
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
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
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
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
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
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
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孟子言性只
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
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
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
以立為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
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
字○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
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
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
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

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
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
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
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
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
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
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
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
即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
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
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
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
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
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
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illegible]
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槪盛[illegible]
人便以槪為水水却本清槪却有淨有不淨問生之謂
性他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也
這且是衮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
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
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
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
陰陽更無道也中最宜分別○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
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
之理也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
惡分為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
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
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
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稟理
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
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
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
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
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
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
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
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
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
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
惡所汩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程子云善

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
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
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
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緼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
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
而必善則性之緼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
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
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
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
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
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
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
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
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
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
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
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
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
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
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

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
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
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
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
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
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
了所以孟子荅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
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
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
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
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
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
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
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
就下處當時只是衮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
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
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云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
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

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

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糅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箕中上面傾

水從箕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

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集覽】陳了翁按宋鑑陳瓘沙縣人登進士甲科徽宗時為右正言以論蔡京建謫通合浦州權論京卞告敍與其姦必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後贈諫議大夫謚忠肅自號了翁所著有尊堯集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唐[illegible]玄宗天性友愛歡睦兄弟與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岐王收王幽王王五人居禁中為長枕大衾五悝更處詩酒為樂焉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商宮情一日唐明皇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絕千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

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叙同子儀而君臣之義絕此三
若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猶有天下乎以堯爲父
而有丹朱史記堯之子丹朱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三
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於是即天子之位以舜爲
父而有商史略堯在位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
載弗績舜攝政殛之於羽山舜咨四岳其子禹
而代之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其門而不入於
是開九川濬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
率百官行天子事舜崩禹踐位隨書記按宋鑑隨唐宋
太祖時人掌書記故曰總書記注見六十四卷惠山泉
唐陸龜蒙傳水七種其二惠山泉也芝田録唐李德裕
書惠山一泉在京置驛遞鋪號水遞有僧曰爲相公通水
脉京師一眼井與彼脉相通公取三瓶辨其泉水十瓶遣
僧辯所謂止取二瓶按一統志惠山在常州府無錫縣
西七里舊名九龍山唐元徽間建寺於山下名普山寺
其中有泉石之勝張祐許渾
及宋蘇軾諸名公多有題詠

性理三

氣質之性 命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
乎氣質則人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
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
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
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
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
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
氣禀有清濁何也曰一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
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禀之不同也雖其氣禀之
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太極無不善
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
有流而爲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
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
後諸子之説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
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
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
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

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

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感應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

氣裏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爲之然著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流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値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値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値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値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値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體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
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
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
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
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
性不與相雜為言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
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之不齊如聖人得氣
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
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
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

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未去
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
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
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
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
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
賦質不粹此如一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
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若以之煮白
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
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
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

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耳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
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為資
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一捏藩籬理義發
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
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
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
水橫衝破了又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
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
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
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集覽】日月如合璧

[illegible]五星如連珠[illegible]七年[illegible]太初曆五星如連珠注言七[illegible]子原道篇韓子言性有上中下三品注品等別也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
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
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
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
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
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
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
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
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
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

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為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禀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

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汨音骨　汨以律切　水流貌

平巖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禀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本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

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

也至荀揚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
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
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
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
説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破世俗錯認
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
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
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
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
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
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
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
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
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
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
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汚壞於氣
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或問今世
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
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
之以為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藏内之所

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為五藏百體之
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稟氣有厚
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強弱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
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
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為性是也是性也實氣也
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
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
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即理也斯
言盡之○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
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
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
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
哉出於巖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
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塗則原雖清而流
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也
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
之巖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巖石
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
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
清之之道河之水其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
底而其水可食其濁固可使之清也況其濁不如河之
甚者乎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

汚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滋熾外物之汨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又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集覽】黃河之水一統志黃河在西蕃朵甘思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二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蕃名火敦腦兒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又合忽蘭等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也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十餘里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以下兼論○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

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為是駭然耳所見少也【集覽】長平死者四十萬通鑑秦伐趙趙使廉頗為將出兵擊秦起佯敗張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食四十六日括出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其卒四十萬人皆降起乃挾詐盡坑殺之事在周赧王五十五年一按一統志長平在澤州長子縣南四十里白起郿人善用兵秦拾五用為左庶長戰勝攻取七十餘城後封武安君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

賤死生壽夭一種是稟得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

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

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

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邪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物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

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如此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　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

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問讀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集覽】伯牛疾一論志冉耕字伯牛魯人孔門弟子以德行稱有疾將死孔子甚痛惜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資適逢世　對鄭公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
爲義理由氣上發者爲氣質雖其稟賦不同苟能學問
以充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
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魯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
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
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
吉凶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
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
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

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
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可以爲車或可
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
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下兼論才〉○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
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
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
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
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
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
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

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
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
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
○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
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
者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
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愚
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
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
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

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
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
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
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
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有以爲梁棟
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
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
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問
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
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

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
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
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
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
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
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棄不肯去學
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問韓文公揚雄
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集覽】〔公卿子孟子荀子〕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
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
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

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
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
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
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
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
稟於氣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
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
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
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
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
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

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
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他氣之所稟
者生到那裏多故為才○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
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
也○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
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才不
足人明得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
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孟子說
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
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
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

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
必以為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
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
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
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問
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
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
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
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
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若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
亦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

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横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邪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質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按氣禀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為善者才也皆自不殊【附錄】上中下三品 韓子原道篇 性有上中下三品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

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至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三十一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
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
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
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
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
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
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
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
而人不能會之爲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
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
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
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問心
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
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
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
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
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
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
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
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
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
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
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
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
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滞心於智識
之間故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係虜將去隨
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
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恐多驚何也曰主
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
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
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
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
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
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
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
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
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
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

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當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illegible]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集覽）張天祺按宋史張戩字天祺郿人載之弟篤行不苟為一時師表關中推為二張舉進士仕至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其清慎如此釋京師往長安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按一統志長安縣名漢唐所都今為縣屬西安府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多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横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己名則瞿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極心
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
太極致道舉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
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葉賀
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
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
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
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
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問五行在
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
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
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
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
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
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
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
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
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問
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
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

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藏往知
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某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
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
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
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
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
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
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
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
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
曰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

靈也○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
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
○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
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
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
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
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
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
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問覺是
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
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

存且請其真心發見之說以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貼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侯氏讀孟子了悟論一本讀然為閒而命凡此恐皆是已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當隔三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尚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從來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

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何之須常要有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

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

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心求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

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一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邪闖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

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一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與張欽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

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遂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

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

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

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眹焉此心之寂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

不可測者存呼之則寤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不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

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問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滞者而有纖微疾痒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别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為也善惡但如

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
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
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問心
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
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
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
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
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推
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爲他
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
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

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
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問程子云心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
統性情相似○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
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心體固本靜
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
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
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
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
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

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胡文定
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
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
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
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
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
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問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
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唯心之謂歟曰此說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
無私主也不是溟涬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

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
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
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
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
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
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
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爲
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
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
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

血氣之為竊疑是乃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
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
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
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
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毋每教孝者做
箇主或云心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
是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
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
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
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
主張着便走去又繞尋求着又在故李者須自為之主

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為主之實竊見伊
川論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
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力做主處不敬便掉
放踈散不復做主了其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
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
當有以涵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問心
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
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
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
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
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

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某所見之謬
耶曰極是○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為一物理便在
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
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
能看得如此○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
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
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
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使心
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
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
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

心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
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
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飢欲食
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
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
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
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
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
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
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
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

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則吉
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
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問橫渠云心要洪
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恐與膽云
膽欲大而心欲小矯輕警惰之說是言心之體恐邈之
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
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問心如何
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迸教大得須是
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
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
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

便自然狹窄了○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
思○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
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
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
實心是義理底心○問某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
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
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
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

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於性
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
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
此心之所以爲妙其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
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
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
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
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
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
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

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
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
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
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就
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
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
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幾是天理日
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
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
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
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

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曰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対此心之理亦無対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

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逹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斷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一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妖之所以不夭亦皆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妖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

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布無一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其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

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此常然曰此說其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集覽 葉賀孫號泉人登年於朱文公遊官至校書郎嘗編輯文公語錄卒諡文脩學者稱為西山先生祠於學 之黃氏游誠之南軒高弟也嘗論太極元極圖者服其當 林擇之宋林擇之古田人自少頴悟及長隮 衛群書無物不格 蔡季通齋名朱文公每為田反 孫思邈唐書孫思邈華原人通陰陽推步善醫藥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太宗召至京師時年已老欲官之不受竟孫遯山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心

惕惻隱一句看為尤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於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衣著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具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室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脉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

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
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
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
知覺只是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
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
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
來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此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
別得○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
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
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
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
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
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
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
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含兩頭在未
便全是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
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
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
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
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
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

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
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
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
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
然在中為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為
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
極為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
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已發之
和為天下之達道○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
生也○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
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
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
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
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聞
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心至
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
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祕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
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
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
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

乎方有心之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是交物而動故有不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効也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二

性理群書集覽卷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以哉○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illegible]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illegible]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illegible]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
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
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
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問未發之前心性
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
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
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
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問
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
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
心了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
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
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
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
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
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
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
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
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
發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問性情心
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

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
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
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
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
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
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
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善○性
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
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
箇物事若是有底物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
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
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
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
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
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
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
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
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
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
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問明道云稟於天為性感
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

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
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
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
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
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明道何得却
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
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
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
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統心情為是耶此性情心三者
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
而言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
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程先
生說話恐是說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感與
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
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問人當無
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
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
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
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是就人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
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
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
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峯云心妙性情之德
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
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
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
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
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
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
要體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

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
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
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好底如我欲仁之
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
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
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
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
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乎
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

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
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
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
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
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
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
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具許多道
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動則
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云
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
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心性指其寂然不動
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
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
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
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
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
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
有此贅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
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
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
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
以察之乃可見耳○問橫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
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
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
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
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
施發用底○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
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問心之動
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
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
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
是心那為粟為菽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
性之郛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
性為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
有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
不善○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
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
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
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
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
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
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
意可也○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

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性不可說情卻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 附錄孟子 孟子告子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概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為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必發於思慮則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則是性向外則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眞氏曰誠者眞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愼獨為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

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
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
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
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
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
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
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
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
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
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
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
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
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
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
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細
没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

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
皆寫不辦黄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
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廓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
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能大公所
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揚道夫曰這便是
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
紛擾看着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
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
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
全絶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
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為須
是内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
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
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
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
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
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
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
為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
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

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摸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底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

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未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内外兩忘是内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内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

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為只有此理故○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

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

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附錄】（楊道夫朱子門人）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七句而已廓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如此然自心普萬物無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故反累乎物自易曰艮其背至惡物為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為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自聖人之喜怒為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

而於道思過半矣以此讀之則自瞭然明白矣又曰本
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
說亦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西山眞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于中
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
性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
外來而應以理理卽事也事卽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
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
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
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
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
本空者性也事物旣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局
當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
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
中者常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
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
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豁
然大公而常梏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
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
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

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
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已上論情意○心意猶有痕跡
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
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
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
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
則有主向如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
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
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
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
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
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
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
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
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
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卽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
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
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以全
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毋意之意是就
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人常言意思去聲思

者思解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
義理勝氣者鮮矣已上論志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
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
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
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
老少之異乎○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
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
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
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
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
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
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
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
私○問意志曰横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
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
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
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
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
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趣向期必之意
趣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
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汗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
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挺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
爲碌碌庸輩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
道卻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
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皆必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眞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
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
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
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一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
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
而理義不能入堯舜桀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凡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
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思慮已下論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
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

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是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一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卻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魯齋許氏曰眞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省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忘思焉有忘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廼所當爲強私之也○問道無真假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爾○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大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

我者則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靜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

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味寒而求衣不過乎綿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誕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綿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

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

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道之
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
須是虛心將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是統名理是
細目○道訓路大既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
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
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
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
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子
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

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他所謂塗
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
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
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
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
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
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
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
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
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

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朕一段
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
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
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
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
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
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
不可當時語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固發之說發吾之
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
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
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

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
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
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
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
者為之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為
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
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
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
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
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

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

者則道也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

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

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

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

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附錄 韓持國按宋韓維字持國鑒壽人億之子以父蔭入仕父沒閉門不仕富弼辟爲河東幕府史館修撰多所建明元祐初除門下侍郎既而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謫均州安置 呂子約按宋鑑曰祖儉字子約婺州人夷簡六世孫以大府丞過元台州右正言李沐論竄右相趙汝愚祖儉上書訟汝愚之冤等有旨送韶州安置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賁樂以自給

潛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為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為中也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

者括仁字寔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存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

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蜂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親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矣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某在匡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盡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

質於胡文伯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聰明爲粗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意微言之

絕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集覽】在匡山時旼一流志 匡山在吉安府泰和縣東八十里昔人羅洞誨清修不仕嘗居此清書節唐叔拜少官因疾辭歸從遊日衆乃築室山下名曰匡山書院宋儒嘗講學於此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既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劉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

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脈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

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為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

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

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沉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

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
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
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
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
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分開不得
先聖欲開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
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
却成二片矣○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
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會一
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

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
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
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
遠始此爲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
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
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
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
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
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
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
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
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
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
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
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
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
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
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
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
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
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
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
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
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
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
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
何勞於己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
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

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大
虛曰亦無大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
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
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
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
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
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
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
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
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天地

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
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
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
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
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
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
二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
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惟文王有純德故曰
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

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
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
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
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
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
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
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既是一理又謂五
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
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
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

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
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
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
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了行○只是這箇理分做四
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為仁義禮智○理如一
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
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
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
理○理便是心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

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存此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

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

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一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為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

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著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無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所自可默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煩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

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如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横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没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棊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嘘則爲温吸則爲寒耳○蔡

李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
先有後有李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對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
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形神精於氣氣
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
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
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
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
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

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
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
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
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
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
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
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
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
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
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
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
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
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
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
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
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
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
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
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
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
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
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

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
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
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
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
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
於中發見於外則爲惻隱爲羞惡內無而外自不應凡
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
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
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交

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集覽】觀轉蓬便知造車古今韻會古者觀轉蓬以為車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俾壞毋閼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己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坐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

事為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為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附錄】吳必大按宋鑑吳必大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為吉水丞屢權臣指朱文公為偽學坐此致仕必大早事張栻呂祖謙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確守為儒林所重有所記師訓傳世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為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者之謂道體渾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為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

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理之真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

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皐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補註〕六德三德 按書注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鷄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

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

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

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

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
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
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
也謝收去㝷因曰其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㝷
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
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
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
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
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
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

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
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
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
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
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
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
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
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
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

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
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盖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
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
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
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
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
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
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
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
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

智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
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
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
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
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
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
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
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
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
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

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

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

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刪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罪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

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默堂（陳淵按宋鑑陳淵沙縣人瓘之姪自少穎悟於書無所不讀從楊時學時稱其識聖賢旨趣且妻以子高宗朝為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其行己立朝忠言讜論為時所重有文集三十卷）

〇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〇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〇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来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説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〇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〇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〇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

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来〇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〇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説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静物事理便是性縁這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来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〇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已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〇又問一性禀

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者
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
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
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
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
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論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
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
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
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
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
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

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
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
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
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
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
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
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
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
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
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

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
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
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
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
溫泛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
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
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
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
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
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

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
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
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
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
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
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
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
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
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
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
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

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横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

義禮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死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養者論仁包四者家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爲前章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

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董叔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鷄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鬭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問觀鷄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鷄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蓋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

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惟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故水元來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故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顔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為仁○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

行造仁。今不為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
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
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
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撲刻不恤者須公而有
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
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
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
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
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
為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
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

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
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
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
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
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
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
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
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
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
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
能恕所以能愛推之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

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
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
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
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
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
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
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
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
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
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

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
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
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或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
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
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為恕恕是從己流出
去及那物愛是才調停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
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
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
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
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

愛著。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
如此下自尚協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尚有言盡已
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
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
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
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
得這箇方是仁喚著便應抉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
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
著不應抉著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着
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
不關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
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
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
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
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
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
可○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
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
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
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
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
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

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
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
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
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
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
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
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
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
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
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
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
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
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
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
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
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
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
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
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
為仁言為德哉又答曰来教云天其所以與天地萬物
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
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甚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

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
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
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
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
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
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
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
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
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
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
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
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
非獨仁為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為道體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若愛之理更親切也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道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性愛之理者此也故察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又
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
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
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
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
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
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
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
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
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
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熹之說以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於此可見矣非謂公之一字便是
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
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
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illegible]至於不相管可謂
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
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
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
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
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

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間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周謨問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為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

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

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

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

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

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又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閒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爲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又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

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

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

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集覽】子文之忠按左傳子文姓鬬名穀於菟爲令尹乃楚上卿執政者也事見宣四年文子之清按左傳文子姓陳名須無爲齊大夫事見襄二十五年

[illegible]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讀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識得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漑涵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illegible]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有[illegible]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指情以明性若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爲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乃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

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詣理○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䈂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

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間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之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復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体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illegible]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illegible]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者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吾[illegible]之同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邪是以推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蓋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

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己
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拔本心
之蟊賊正途之榛蕪歟大學寧於絕簡孟子擊激於
首章聖賢深切爲人者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
自家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
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箇愛之初皆得
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
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
所謂公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
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
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
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
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
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
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
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
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
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
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
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
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
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

外殼中者是心之體（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是心之
靈（靈謂精爽也言其精爽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即性也）知覺
屬氣凡能識痛癢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心）若
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
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
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
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己相似人與物
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
己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
皆以其不屬己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
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
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己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
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手足
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
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
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痾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
心亦爲之痛苦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
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
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
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

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人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未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乎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温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温和也慈良也寛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决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

閒其足爲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安能長之云

性理群書　卷之三十五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
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
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昔者聖人立人
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
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
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
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
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
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
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
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
根陰陰根陽邪曰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
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
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
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法裂○問仁義體用
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
有動靜○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
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
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
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黄直
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
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
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
為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
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
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
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
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
合於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
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
義之別盖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
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
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
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
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
求仁為先盖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

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来底及至發出来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大綱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来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内外心而有内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两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黄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必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之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由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闢闔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强為是名耶抑亦有自来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兼陰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為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虚静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illegible]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無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

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讎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黄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斂（一作藏）不測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仁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云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一作知得是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

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
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
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仁處皆理難
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
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
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
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
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
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
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
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
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
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
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爲底有
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爲如說父子
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
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
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
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
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

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
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
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
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
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
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
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
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
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
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
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
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
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
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
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
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
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
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
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專言仁義禮智只
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
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

恐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卻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智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

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推爲私意所汩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

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 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 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 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温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温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 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

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

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

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問仁無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擧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

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謂此）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天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蓋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貪冒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惑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

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是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蓋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

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

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成終而成始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

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

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複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柄劍一刹刀相似凡事物到前便

兩分法曾中許多條綹揆撲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粥衆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上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覺無迹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以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

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貞故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虚説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

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别之理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答袁機仲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

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宗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數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説仁孟子却兼説仁義意者夫子説元氣孟子説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如何説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

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
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
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
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
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
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
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
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
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
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
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

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
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
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
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
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
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
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
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
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

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
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
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
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
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
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
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
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
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
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

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
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
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
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
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
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
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
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
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
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

得益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横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

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出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

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横說竪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内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動以天

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集覽】李邦直按宋史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少孤事母盡孝七歲知讀書日誦數千言暫經目輒誦登皇祐進士歐陽脩壯其文以比蘇軾歷官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徽宗嘗欲息朋黨清臣與執政者協輔上意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所著有淇水集徐仲車按宋鑑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父殁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積初從胡瑗學惡衣惡食不以爲恥應擧入都載母以從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却之後廷臣薦其孝廉爲楚州教授卒諡節孝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
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
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
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
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
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
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
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
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
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

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
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
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
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
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
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
敬之別【[illegible]】輔廣按宋鑑輔廣本趙州人以父逵寓居崇德廣師事呂祖謙朱文公慶元初爲學禁興學者多辭散廣獨不爲動文公深器重之嘉定間仕至祠官罷歸隱語溪以著書爲務有五經注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錄師訓編等書學者稱爲傳貽先生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
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

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行
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
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
差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
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
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
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
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
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昇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
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

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謂人只成
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
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
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
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
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
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
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
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
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

鈌者萬古常鈌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
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
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
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
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
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
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
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
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
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
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肯就此皆是降衷秉彛真

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
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
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
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
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
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
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
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
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
始見於此［覺］

蹴爾嗟來等食孟子告子篇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記檀弓篇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伊尹告太甲接通鑑以試商王太甲乃湯長子太丁之子既立不明厥德顛覆典刑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遷義伊尹奉歸于亳遂成賢君號爲太宗在位三十有三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循人欲
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盡
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
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

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
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
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
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
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
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
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
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忠心發出來便是
忠者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
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

說無偽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

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己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

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

主常存在這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爲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之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亦如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卻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集覽】子貢按一統志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善言語料頗僧明敏料事多中好比方人物智足以知聖人得聞一貫之旨後世封黎陽公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若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一物上察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旣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

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
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集覽〕忠宣公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仲淹子從胡瑗孫復學[illegible]志肄業父歿始出仕知襄城縣遷侍御史知諫院言王安石變法妨民前後上言無所諱遷安石怒出知河中府歷轉諸州多有惠政哲宗時累官尚書僕射中書侍郎以傳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士風卒謚忠宣追封許國公有文集五十卷

西山眞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
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
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
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
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敎人以
和敎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己之可媿而能盡忠其

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
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
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
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
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
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君當忠朋友當信以事物言各盡其當然以處之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
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
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
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
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
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
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去敬主於中者也恭發
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
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
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
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
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初學則不
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

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
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
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
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
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
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
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
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
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illegible]

（敬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
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
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求做
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
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
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
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
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
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
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
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
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
闊大○且如恭敬二字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
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
大○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
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
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
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
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
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
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
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
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
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
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
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
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熊氏曰根極領要者合本根之極挈衣領之要○按宋史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于奎占者以為文明之祥。建圖屬書謂建立太極圖而聯屬以通書根極領要根互也即通書根陰根陽之根極窮也盡也即大傳極深研幾之極領要謂道之綱領指要也與上篇袁州祠堂記所謂立象者書闡發幽秘文意相類）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
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
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
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
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時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

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
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俙說得略似
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
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
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
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
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
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
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
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
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
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
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
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
當世於是為不小矣【集覽】五星聚奎按通鑑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史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為其言吾子孫按宋鑑唐庚字子西眉丹稜人善屬文舉進士為宗子博士累官承議郎卒庚為文精密通世務作名治祭言諱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御亭顏師古曰御亭郵行書舍謂傳遞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鋪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
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
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也生而榮死

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
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
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
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
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
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
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
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
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
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
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
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
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
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
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
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
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
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
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
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敎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儒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

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敎人者不越乎此矣【纂疏】丹書之戒 按大戴禮周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

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遠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蓋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于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集覽】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 三古謂上古伏羲時中古文王時下古孔子時也 左傳注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索上聲也 不知此書出於何代 故直訓上世帝王之書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

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追至我朝
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
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
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illegible]
能爲也哉天也[illegible]
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
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
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皐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
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與而傳說生於
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

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
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
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
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
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
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
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
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甚物一切涵容覆
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
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
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
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
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
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
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一行豈
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
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之
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
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
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
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
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
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盡
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賢聖
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之
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
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汙而已○學者必識
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
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自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

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聖人不知己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集覽】孔子按一統志孔子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為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生孔子因名丘少習禮容適周見老子回弟子益進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退而脩詩書禮樂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為司空復為大司寇三月而誅少正卯齊人懼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墮三都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適衛歷聘各國後歸魯正樂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年七十三卒弟子心喪三年魯追謚尼父漢追謚仲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國朝謚尊崇之世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

爲矣但不知此等語是幾時說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難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附錄】長沮桀溺按論語註蓋隱者之賢者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棲[illegible][illegible]

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顏子

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集覽】顏子 一統志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顏路之子孔門高弟字天資明睿聞一知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歷代褒封兗國復聖公首配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張子曰顏子好學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盡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

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雖遂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棱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入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集覽】曾子諡宗聖志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點之子師事孔子敏篤實天性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爲教人之法歿世追封郕國宗聖公從祀孔子廟庭子張按一統志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門宗子才高意廣年進[illegible]後世追封陳伯進宛丘侯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

間應事接物上精粗做去又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
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
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
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
子方之後為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
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發明】子思按一統志伋以字行思先聖之孫鯉之子為曾參公師公問可以利民者曰毀不居而室以賜百姓奪讎之祿以罰無令人日有怨慈而後世有聞見也作中庸以從道之傳後世追封沂國從聖公配享孔子廟庭田子方按史記田子方子夏弟子魏文侯以之為師侯子擊遇子方子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

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謝之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
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是剛毅孟
子也是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
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
也【發明】孟子按一統志孟軻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梁以仁義說其君不能用退與高弟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後世累封鄒國亞聖公配享孔子廟庭　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事橫議儒墨
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
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
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
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
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
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
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

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
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
施於事業而出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
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
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
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
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
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集覽】趙岐漢書趙岐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嘗與兄襲得罪中常侍唐衡避禍北海唐死乃出獻帝時議郎嘗著孟子章

句及三鋪吠録殺劉
荊州牢宋自爲壽藏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井牧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之耳 集覽 齊宣王按史記宣王名辟彊威王之子性喜文學游說之士以騶衍淳于髡之徒爲上大夫是以稷下之士盛且千人追孟子至而不能用然以孫臏田忌爲將敗魏救韓威震列國在位十九年卒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下以論孔顏曾思孟）○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

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
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
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
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
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
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
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
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
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回在陋巷淡然進
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
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
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
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顏微耳
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顏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
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
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
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附錄 定哀之時定哀魯二君之謚也謚法安民大慮
曰定恭仁短折曰哀按魯史定公名宋襄公庶子以孔
子爲政會齊侯于夾谷齊襲魯孔子以禮誅其淫樂
齊懼歸魯侵地而謝過及命三桓墮三都不果季桓子
受女樂而怠於政孔子遂行公在位十五年而卒子哀
公名蔣四歲即位既而孔子返魯十四年西狩獲麟孔
子作春秋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也十七年公欲以越
伐三桓反爲三桓所攻公奔衛如鄒少越壽卒在位二十七年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
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
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
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
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
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
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
也見者驚着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

性理群書卷八 道統總論

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
藐之分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人之氣禀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
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
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
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
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說大人等語言不說出
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
廓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告

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晃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峯胡氏曰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

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闡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王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盪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矣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

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其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

須是學顔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顔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顔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顔子則不錯。○問顔子春生。孟子幷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顔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顔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顔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迹。惟知反己。顔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顔子學得親切。如孟子。未知顔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顔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顔子之學親切勝似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顔孟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顔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禀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雖得其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

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集覽 陽貨 左傳魯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囚桓子而專國政注陽貨季氏家臣名虎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顔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集覽 宰我 按一統志宰予字子我魯人孔子弟子以言語稱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仕為臨菑大夫後世追封齊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是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

故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仁[illegible]
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
為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
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
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
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
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
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
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
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

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
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
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
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
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
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
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
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
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必以二事之細而得
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
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滞於形器豈所謂南

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
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
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
尚有多少病痛【集覽】漆雕開按一統志漆雕開春秋蔡人孔子弟子孔子嘗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其器不安於小成孔子悅之唐玄宗封滕伯宋真宗加封平輿侯公孫萬章之徒公孫丑萬章皆孟子門人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惟四章合而言之見
其窮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
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集覽】閔子按一統志閔損字子騫魯人孔門弟子以德行稱損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後母嫉損冬月衣以蘆花絮父察知之欲遣其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illegible]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世追封費公

性理群書集覽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illegible]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集覽 薄於徼福而[illegible]於[illegible]來於奉身而燕及煢嫠[illegible]米鹽[illegible]湖[illegible]判處州[illegible]於處濠卑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illegible]嫠寄[illegible]林縣[illegible]其所爲[illegible]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illegible]切無[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孝通云其學精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只存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此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道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知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

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先遂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賛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集覽〕程太中宋鑑程珦字太中河南人羽之曾孫仁宗朝以祖蔭補黄陂尉令行禁止神宗朝知磁州慈惠剛斷民皆懷德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後時珦獨抗議指其不便累官至太中大夫〔蓮華峯〕按一統志蓮華峯在九江府城北二十里望之如芙蓉因名下有杏林晋董奉隱此〔盆江〕按一統志盆江在九江府城西源出瑞昌青盆山亦名盆水相傳昔有人於此濯洗銅盆忽暴漲失盆故名水東之見一統志盆之而出故名盆江孔經甫按宋

鑑孔文仲字經父臨江人延之子性直而學問博洽嘉祐間以進士第數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舉薦論新法之害王安石所黜哲宗初用呂公著薦爲左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與顏復與擊以疾卒有文集五十卷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盖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虚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㞕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行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

雖不得大施於時而從宦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藴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集覽〕爲南安獄掾按宋鑑周敦頤康定間爲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能直乃委手版歸將棄官

又曰如此尚可以出乎殺人以活人吾不為也遂使感悟因赦以活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不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 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論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脫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越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略溪流之緒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嗜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緯說何所肆其詖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

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集覽】段南按一統志段南縣名本縣所置今改爲德化縣爲九江府治所分屬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廣平游氏曰時有問明道先生在其坐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集覽】鄠縣按一統志鄠縣本漢所置今因之屬西安府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隆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illegible]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

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集覽】(斥堠詩傳曰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燧示儆備曰斥堠謹按[illegible]伺候盜賊三時舉燧一夕五千里是也)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集覽】(磁州磁一作慈志本隋所置今因之滏陽郡本府)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集覽】(呂申公故宋臣呂公著壽州人夷簡之子幼嗜學至忘寢食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居洛陽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後進司空卒贈申國公謚正獻)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

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有其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彝有叙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鉤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集覽〕〔王巖叟〕按宋鑑王巖叟字彥霖清平人爲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弊遷左司諫時李定不持所生母服巖叟論其不孝後論章惇罪惡坐貶未幾入爲起居舍人累遷至端明殿學士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智不能敵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

不隨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涪氏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既問之曰心存誠敬〔涪〕〔集覽〕漢江按一統志漢江源出陝西嶓冢山由漢中府沔縣均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郢城鄖陵州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爲漢別言之則有異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不盡問以言乎德則并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倡明道學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寖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眾論洶洶深詆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進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

室而不由戶也，不亦異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

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複嘆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以下[illegible]二程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

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集覽】鄒志完宋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以行義著舉進士為右正言上章言章惇之罪哲宗廢孟后而立劉氏浩上章乞追停冊禮惇誣其狂妄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為中書舍人蔡京忌浩再貶責衡州別駕尋徙昭州卒賜謚曰忠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蘋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集覽】漢州按一統志漢州大宣所置以亍因之屬成都府

宋史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專門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摸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凂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

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
説話超邁不知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
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
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
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
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
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
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
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
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
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
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
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要
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
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
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
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
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
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
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
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

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
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
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
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
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其所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
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
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
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
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
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

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
○問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
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
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
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
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
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
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
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
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
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

十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深更盛先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其接人治人 一作經論道者亦甚多皆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仿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

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
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
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
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
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
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
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集覽】康定用兵時
宋鑑康定仁宗年號崇文殿名按宋鑑張載嘗為崇文殿校書校云此陵陳濟曰後奏今按後
文鑑病為是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
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而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

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
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
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
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
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
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
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
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

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
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
有些子 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
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
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
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
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
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
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
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

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
之教以禮為先某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
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
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
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
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
往往以為難其嘗要取二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
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
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
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
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

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天下
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
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
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
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
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
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
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
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
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

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
索之功深○曹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
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
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
曰早悅孫吳晩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集覧 早悅孫吳史記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用為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有兵書十三篇行於世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好用兵為魯將後為魏將擊秦拔五城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武侯善之為西河守大有聲名既而見疑遂奔楚悼王聞其賢以為相於是禁養士卒平越取陳卻晉伐秦諸侯畏之○勇撤皐比按宋鑑張橫渠坐虎皮講易一夕二程至撤之而去朱子贊云勇撤皐比注皐比虎席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
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
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
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
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遂可也乎於是走吳適楚過宋鄭
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
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生
之事必可以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
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

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
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
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
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
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
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
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
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
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

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
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
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
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
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襟懷放
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
亦大段漏泄他天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
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
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
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
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
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
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
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世之傳文强
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
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
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老舒運用亦
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
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雍其先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宋天聖中古
山下築室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受學李之
才...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
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强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
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
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
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
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
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
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
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

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回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
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
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
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問堯夫所學如
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
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
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
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爲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
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
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疾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

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邵即

默然【集覽】富彥國按宋史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仁宗時舉茂才異等授簽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奉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副使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為富文公卒贈太尉謚文忠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善要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以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饋寓賓乃爲遊衍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之嘗有詩曰

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壹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皓曰先生少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齊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

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彊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集覽】北海李之才挺之按一統志北海郡名漢初所置今為青州府屬山東道李之才注見前卷共城按一統志共城縣名隋初所置今為衛輝府王豫天悅按一統志大名縣唐代所置今因之大名府王豫字天悅未詳出處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到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横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也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扶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

精詳喜簡便者皆歆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康節之學其[illegible]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黄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illegible]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illegible]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illegible]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眞實見得必[illegible]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illegible]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illegible]只是以術去窺得這

怜然自適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賛子房也二
程語見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
花雪月莫是曽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
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
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
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
至六七年間終槩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拖為紋似千鈞弩磨礪
當如百鍊金閒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
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
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
說那光明勳理會說與人然略略說與人知得有多少怪異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
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又安能知耶○賛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
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
坤【集覽】邵必頒拔宋藝林之奇字必須識古人累官宗正丞陳簡齊欲學者當用王安石三經之奇言
言經辛為新說閒人以王衍清談之禍歸於紂王氏責負王衍之實[illegible]以祠[illegible]呂祖謙嘗[illegible]
之所著有書[illegible]全籍卒祠子[illegible]

諸儒二

【程】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
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
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
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煞頴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
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
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
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
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
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
懼其難者亦有其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
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
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
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
他操履然才識頴悟自是不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
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
務練習蓋美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
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温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

陳是非道人主之意○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學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自賢都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疑而信者致誠也○尹焞曾從張繹後後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傳】李端伯宋史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可以大受又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至今從者蔚與劉絢有焉方州按一道統志乃州本傳所置今為黨禍孫齊頎要府罰異之按宋譜范育字巽之祥之子邠州三水人舉進士為陽令

以該觀濟陽從兵敢程頤學有蜀之者孔則賢崇文殿書監察御史擢府判宗時上疏論蔡京西夏及進築之宗不報出知河中府哲宗時召為大常以刘末久卒紹興中贈寶文閣學士

呂氏大忠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强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稱游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道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傳】扶溝縣按一統志扶溝縣本漢所置今因之屬開封府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顥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顥道試問以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

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甚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又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集覽 朱光庭字公掞宋鑑朱光庭河南偃師人幼子十歲能屬文舉進士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經補元祐閒爲諫官有聲言路終集賢院學士知潞州光庭從程顥學嘗學於胡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 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於龜山若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能問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集覽 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因往從學宋鑑熙寧初程顥爲御史時因言新法失職後起知扶溝與弟頤奉其父 [illegible]皆至而從學[illegible]謝良佐[illegible] 名宋初所置今爲許州屬開封府伊川自[illegible] 頤宋[illegible]宗時擢崇政殿說書紹聖間伊川[illegible]涪州 嘗寓居此著注易所新皆爲名士[illegible]宗即位[illegible]崇禁解故 歸河南也就志涪州本隋所置今爲合州屬重慶府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自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集覽 張思叔宋鑑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少家貧傭力學遂以文名會伊川自涪還遂往受業伊川

其穎悟卓偉又嘗二十讀釋典曰吾學尹焞也

呂氏 希哲中 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遂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徳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集覽] 議誅元祐貴人 趙宋哲宗元祐貴人 謂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祖禹安燾陸佃曾任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是也 大觀 宋徽宗年號

呂氏 本中 曰龜山天資仁厚寛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集覽] 熙寧 宋神宗年號

章氏 憲 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

楊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徳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游、楊後來亦、皆溺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其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卻好○游定夫清徳重望敢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

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
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
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
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得當時事勢亦
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
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
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又
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
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
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荊公
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

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謙避而已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
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
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
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
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
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
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
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
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

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
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
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
尚可想見也其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
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
懍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
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
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
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
只是誇多鬥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
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

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
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
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
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
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
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
氣質淘潠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
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
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
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
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illegible]

熟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説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發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

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説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説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麽只説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説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説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顔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説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

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擊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記語録去呈相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説耳君子後來遂云語録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録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録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説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説著大意只要説得實便好如伊川説物便

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説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晩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説猶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説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

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歛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文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

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易簀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雖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討論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甚老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容嫌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生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

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䁱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集覽 其名也以蔡京宋徽宗宣和元年召楊時為秘書郎初蔡京客張觷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維綱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觷以時對京因為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由是乃召為秘書郎种師道按宋鑑种師道字彝叔洛陽人世衡之孫負氣勇敢知兵有謀以蔭補三班奉職宣和初知渭州累遷路州防禦使因夏人犯邊以直言忤王黼責為左衛將軍致仕金人入寇詔趨擬兵勤王欽宗立突圍入見乃上疏極陳諸和之非帝不聽弟師中戰死憂憤而殂李伯紀按宋鑑李綱字伯紀邵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舉進士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為社稷生民安危雖用有不久而其忠我義氣砺不如貶嘗曰吾如畫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未所慟也所著有易傳內外論語詳說文文章歌詩奏議著集百餘卷追奪荊公王安石配享夫子宋鑑欽宗靖康元年夏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德安府之應城縣一統志德安府本宋所置今因之屬湖廣道應城縣名宋初所置今因之屬德安府顧因介紹記聘義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資敵之至也介祐祐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昔沖連傳注相祐助曰紹介高宗旅宋鑑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汴梁既陷高宗南渡建炎饒糟以圖恢復用張劉韓岳為將中興功業指日可朝誅而秦檜責國力主和議祿穀功臣岳飛既死諸將皆罷自是論安一偏末年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季康子論語注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李朴先之按宋鑑李朴字先之興國縣人階子紹聖初進士仕為西京國子監教授以嘗言孟后不當廢事勅侍講以陳權薦欽宗召對首言士大夫從王氏學敗家心術升性讀直揚發助特天下高其名靖康初累辭齊酒高宗召為秘書監未至而卒有章貢集二十卷連山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首艮商曰歸藏首坤周曰周易自號其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卦演義按宋鑑范祖禹元祐間為諫議大夫故云註見卷首姓氏陳文蔚按宋鑑陳文蔚上饒

人號克齋朱熹門人講學鉛山著書立言得其師旨趣高風雅操為鄉邦所北仰卒祠于學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闔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吕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裔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卻無健羡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

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録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胷中閑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遂曲舞交屈折如意○吕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

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斂衽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温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勉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集覽 劉安節按宋鑑劉安節永嘉人天資近道敏於為學師事程尹川以文行推重登元符進士第官至太常少卿為時中按宋鑑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中進士為西京法曹欲依程頤門以學時學者盡畏瞻問辭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亦無憾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羅監察御史汴京陷張邦昌僭立伸以書責之邦昌氣沮乃迎孟太后垂簾高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湖廣詠邦昌等蹤奏黃潛善汪伯彥責監濮州酉稅卒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吕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為說晝一年日久勸道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其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晩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

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淳夫嘗
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
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
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劉質夫自髫齓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
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
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發也安內日加重
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
於學問實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
材況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
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

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
心得如出諸己○呂和叔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
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
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
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
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
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馬伸
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
一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

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欣然為親依
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
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
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
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
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
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
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集覽〕楚州舊發一統志楚州本隋所置今為淮安府直康京師〔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按宋鑑高宗建炎二年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中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illegible]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

尉少卿伸辭不拜錄與臺中論文臺且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數疾待命都堂言事不官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

羅從彥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
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
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修
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
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
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
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門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

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懿君子矣當徽廟時君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司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又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遵堯錄）（嘉定七年 嘉定宋寧宗）

（元豐宋神宗年號）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實次抱負不少既未見鴻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

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固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天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 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

累年學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屛居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嘗黄太史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姿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

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

君陝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莫○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

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若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

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

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四）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
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
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
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
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
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
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
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
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
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滄洲古林世莫我知優
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
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
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
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
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
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
傳殉身以殁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
實共源派闇闇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
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
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

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僕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
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
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
天病不舉扶没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
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
亡者存鑒此誠意［集覧］沙縣鄉迪天啓按一統志沙縣皆初所置今因之屬延平府鄧
廸字天啓未詳所出

胡安國字康侯謚文定子寅字明仲號致堂宏字仁仲號五峯附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
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
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
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
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
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
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其學問多得頴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
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
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

此語好又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問文定大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
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
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
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文定大綱
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
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
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
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
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
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

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
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
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
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
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為德字曰亦可但言
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
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
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
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
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且是他一箇字中

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
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
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
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是德地說較不
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
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
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
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
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
黄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

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
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
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凡言心者皆指已發
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
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
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
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
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
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
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
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也

知其為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奥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雖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況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甚以為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

香自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
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
與常人異耳閔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
[illegible]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其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
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
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
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
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却是韓愈說性
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
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
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

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甚麽道理無窮人之思
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隨於偏者不復能
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
細反復也○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
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
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
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
說得無著落五峯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
地分疏孟子刻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
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
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

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
於其說其自得之學往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
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
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
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
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
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
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
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
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

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序五峯文集曰
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
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文皆所
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
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
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
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
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
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
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四十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菴

屛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藹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泓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凛乎惴惴惟顏會是畏 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集覽】屛山劉氏按宋鑑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韐次子以父死國事三年執喪致毀疾除秩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妻死不再娶事母兄盡孝友講學不倦學者多從之游號屛山先生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其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集覽】羅博文按宋鑑羅博文字文汝沙縣人從學李延平得道學之傳尋以薦政卒于嘉州作令饗無餘貲有書數十帙而已同門朱熹狀其行操戈入室漢書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戈一作矛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

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
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
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
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
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
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
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
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
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

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
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
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
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
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
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
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
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
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

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
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
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
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
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
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
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
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
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
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
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

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
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
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
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
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
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
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巨必誠必敬小不如
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
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
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
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邺問遺恩無所闕

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
不能堪而勢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
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
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
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
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
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
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
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
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闗於天命之微人心
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
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
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
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
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
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
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閔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
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
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
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
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
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

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
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
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
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
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
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
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
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
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
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
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
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
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
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
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
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
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
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
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
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
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
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

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

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闕離析穿鑿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

加損也【集覽】白水劉致中 按宋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以鄉擧詣太學時禁伊洛學勉之獨求其書日誦師事譙定肯歸結草堂讀書力耕自給紹興間召至與秦檜不合即謝病歸學者稱白水先生朱松卒囑以後事且令子熹受學勉之壻熹如子因妻以女歸自同安致一院志同安縣名五代晉所置今因之屬泉州府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

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
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
理明而無躐易淩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
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
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
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
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
以相混惑汨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
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

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
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
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習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
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塵物之表及夫理明
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
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
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
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
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

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
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
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
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
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
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
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旣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
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
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
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
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

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二聖之
旨歸專主筮卜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
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
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正變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
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
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
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
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
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
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
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

者之繫說謂周官徧在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至原忠貫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破其隱微使

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蹈於荊棘榛莽之塗罹陷爾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教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貪騖於誇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窮於經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偷於持敬之約而悖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姦差故毫不得遁焉數千

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綸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論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

大業何有哉蓋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訓詁辨經傳遂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

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集覽〕屈原 楚騷經者忠志原伯庸子名平別名靈均楚武王子賦之數示食於屈因氏焉原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入則圖議國事以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尚嫉害其能失諸而昧之乃作[illegible]其君[illegible]倚襄王立襄用讒謫京於江南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自沈汨羅江所死 孔明出師表載三國志諸葛亮字孔明本琅琊人漢末避亂寓居南陽之西閥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以為信然遇[illegible]中先主屯新野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即往篤觀之凡三往乃見曰漢室傾頹哀臣竊命許將安出亮曰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荊益結好孫權霸業可成漢室可復矣先主曰善乃起為軍師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既而先主即位拜為丞相封武安侯帝崩受遺詔輔政建興初出師伐魏臨發上表拯其忠叢先歸謂下興蘧之志光明正大而出處之義同於伊尹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淵明歸去來詞晉書陶潛字淵明侃曾孫九江人少好高尚博學善屬文宅邊有五柳自號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彝月辭歸再起知彭澤縣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去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又宋受禪惟賦詩飲酒以終其年有詩集行世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

必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
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閔于古如
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
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
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
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
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呼是不
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
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
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
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
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
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
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
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
然如沉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
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
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
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
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
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
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 先聖之道而

及中身論述羣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
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
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
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
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
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
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
室屋漏之無愧蓋其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
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
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
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
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
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
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
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
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
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
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

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了簡易平實之
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
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
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
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
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
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
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蔽
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
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
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

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
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
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
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
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
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
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
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
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
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

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某嘗竊病聖
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愨者拘於記
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
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
間先覺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
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
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
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
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

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
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
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相程
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
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
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
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
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
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
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
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

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

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秪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

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集覽 關輔 索隱云漢都關中而有三輔故曰關輔 靖康之變 按宋鑑靖康宋欽宗年號是時金人長驅入寇擄二帝北去故曰靖康之變 魏國張忠獻公 按宋鑑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

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咸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劉之亂撫諭川陝招來劇盜節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奏議孝宗封魏國公卒謚忠獻

諸儒四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治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以看麄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麄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遂得就此

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以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

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
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
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
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得之說
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
甚矣○賛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
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
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
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
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
已【集覽】丘宗卿按宋鑑丘崈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初舉進士除國子博士宰相虞允文舉以自代崈入對首言復讐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輕宜強後實才貢以內治光宗時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崈以吳氏世掌兵為慮奏選他將代之遂革世將之患官終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太師謚忠定張巡按唐鑑張巡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後調真源令禄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郡人廟祀時許遠按唐鑑許遠新城人祖敬宗為文學館學士遠寬厚長者安禄山反與張巡同守睢陽城陷不屈死宣宗時圖像凌烟閣騶虞不殺詩騶虞篇于嗟乎騶虞注騶虞獸名似虎白質黑文尾長於身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乃見竊脂不殺朱子語錄黃雀飛鳴點交々異竊脂花桑求易足譯興去阿建轄彰均華臨么麥爾識宜注竊瞻烏名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
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

澤及慶元初群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
斥其姦孤忠凛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省成
公之風焉【集覽】慶元初群臣始竊大柄按宋鑑慶元初寧宗年號群臣謂韓侂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凛然之死不悔通鑑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四月安置永州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初祖儉上書訴汝愚之忠不當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貶所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
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
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實代之下
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
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
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
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意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其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不見其白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其曰閑議論不
可議論合議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
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
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
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
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
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

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
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
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
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
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
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
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
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
實得如義集只是强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
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不

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
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
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
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
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强
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
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
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
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
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
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

以貫之此政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
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
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禀之雜把許多
麄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
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
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
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
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禀不好今才
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
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
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麄暴底

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
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
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禀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
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
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
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
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
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
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
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

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
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
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
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
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
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
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
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
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
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
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

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
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
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
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
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
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須是先克去已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
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顔
子以克已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

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
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
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
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
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
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因
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
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
底趲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絕高了便不肯下絕不及了
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
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
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
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
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
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
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
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
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
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集覽 (象山)[illegible] 號[illegible]象山縣名[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今因之[illegible]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髙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説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燦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黄直卿明敏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顔子卓爾之説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目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説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眞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畫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説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説此舊見精密矣○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知一

矣

勉齋黄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藴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奥傳微辭奥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幼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為環視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明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説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

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存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晩年拔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與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惟若有負盖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甚矣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一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眞不媿父師之託哉

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論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眞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宋季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予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遺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變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正而

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集覽】韓侂胄杜宋鑑韓侂胄安陽人琦之曾孫以蔭知閤門事慶元初推定策功拜保寧軍節度使由是得柄國政竄逐大臣禁用偽學朝野怨既而平章軍國重事加封平原郡王嘉泰初定議伐金喪師失利史彌遠誅之

魏華父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殁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

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毅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郭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攻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姦謬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集覽】白鶴山 按一統志白鶴山在嘉定州邛縣西八里舊名四明又名羊侯胡安聚徒授山下後乘白鶴仙去因名宋儒魏了翁嘗築室其下曰白鶴書院聚書授生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摳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一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

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illegible]人[illegible]門授元[illegible]平州帥王治平大學出祖霖始自有王佐才世祖召至首陳帝累官至翰林學士上承自是夕附外撫之政咸委任焉蘇門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晉孫登隱此號蘇門先生阮籍往見之與商略終古嘿然不應籍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乃登嘯也趙復字仁甫德安人皇子闊出征南時得之奉命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悅與之北至燕楊惟中請建太極書院延復為師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由是河朔知道學後竟不受官學者稱曰江漢先生雪齋姚樞號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註孟浪猶言輕率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又問其功則曰三

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嘿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本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illegible]

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息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集覽】世祖按元鑑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庚申即位改元中統後改至元帝度量寬弘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民力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經陳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在位三十五年承正餘一十六年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勵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齔特異常人得斷簡於廢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

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

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
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誰乎其人乎
揭氏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
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
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
纂言其學之敘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
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
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
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數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海〔集覽〕程文憲公按元史程鉅夫南城人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每有章疏言民間利病及請搜訪賢才世祖皆嘉納之卒謚文憲追封楚國公有雪樓文集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四十二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
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
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
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
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
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
有之者日後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
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
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
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
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
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
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
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
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
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
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
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汩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

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

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内書温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

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眞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

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爲要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繫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主一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

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

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凡人幼小時不可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
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
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
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道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
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
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
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
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
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
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
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閒教
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
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
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
句教者強揠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
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
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
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
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
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
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
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
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
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
自信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
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
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
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
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
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
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
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營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
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
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
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
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
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
物也知所用為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

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未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云一或以勞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肯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

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爲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

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而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爲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立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道一作學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

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必知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則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

於愛學爲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
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
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治業
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
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
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
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
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
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
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
子之學一作事○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一作主○不思故有惑不求
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
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
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
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
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
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
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
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
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
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
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
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
義可以自求○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
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
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
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
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爲學所
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
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
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
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
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
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
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
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

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義理有疑（一作疑）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凡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觧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

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

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

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今之學須是
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
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顏子工夫負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
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
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
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
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
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
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

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
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
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
道猶不學也○為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
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
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
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
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
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示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

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
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
為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
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鬭靡以資見
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
焉用學為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
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
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

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
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古之學者
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
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
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
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
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
為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
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蜩
而目不瞬貫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
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

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
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
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
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
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
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
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
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
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

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
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
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
以學爲○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
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
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
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
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
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
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
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汩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
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
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
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
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
學成○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
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
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

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
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
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
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
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
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
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
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
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
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

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窗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

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着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

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功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

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筭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功夫方有疑初做特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功夫○學者須為主一上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

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没意思做功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功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功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彛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几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

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㨾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禀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

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
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
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
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
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
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
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
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
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

誠意吟詠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
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
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
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
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
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禀強弱事又曰
為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唯
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
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
做去他無蹺欹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
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

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
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
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
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
自可超凡入聖○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
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為學不進只是不
勇○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
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
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
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
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

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
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為學雖有聰
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
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
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
似耳伏批退自己不願要○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
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
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
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
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
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

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因畢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不休也○為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煑物初時烈火煑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

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偶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

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强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

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影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

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

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衮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懷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已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三

學一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細密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

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没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

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
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
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
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
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
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
靜學如揚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
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
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為學之
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
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

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
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
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
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
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
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
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
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
只是如此○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
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

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
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
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
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
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
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
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
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
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
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

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
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
則庶乎其可矣○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
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
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
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
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
貪多務得捜獵數衍便為究竟也○為學之要先須持
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

力所及爲之務主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

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頭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剝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各講處有不

以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强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爲學之道莫先

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

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必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察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

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其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其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雍護理

精撥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執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積只未能立心悪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云事固當思者然必未有主却只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太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

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做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

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

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

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
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
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
之奥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
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爲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
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
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虚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
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
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
虚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

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
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
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
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顔子則曰三月
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
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
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
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
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
未之見耳○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

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
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
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
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
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
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
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
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以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
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毁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
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
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虚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

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
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
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
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
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
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
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
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
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
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
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

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覩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眞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

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衞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已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嚮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

得三五次。理合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
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
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
為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
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
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
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垂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
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
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
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

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
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
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
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便
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
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
皆是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
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
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
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
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

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
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
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搭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
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
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
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
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大凡學
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
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
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

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
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
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
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
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
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
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也無害聖人亦汲汲
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
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

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撥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

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織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

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又既知覺已為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繼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撿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

古詩其以為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為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

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

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能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

心質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

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剥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
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即爾所謂致中
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
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
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
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
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
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
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
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
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
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
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
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
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
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
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
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
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
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
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
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人
說道頭段做工夫亦難得頭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
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
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
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
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
是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
所論却是大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
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
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
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
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
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
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
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
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
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
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
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
不是若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
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

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怡
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
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
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
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
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顔
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
量顔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
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
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

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
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
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
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
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
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
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
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
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
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
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

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標準
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知道是要學聖
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
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
夫又何益【附錄】章子厚按宋鑑章惇字子厚建寧人始生姿父俞相象商具風骨以爲必貴元豐中拜相封申國公浮圖謂坐也梵語浮圖華言譯之爲聚相當時字姤曰佛塞也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擁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

培擁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

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訖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非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章丞卿曰程子謂近思

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有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

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

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亦小人趂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

寳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
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
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
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
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
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
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
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
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
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
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

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
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
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
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
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
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盡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
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
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就時道理
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
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
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

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
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
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
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
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
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
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
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
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

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
不能也須開心胷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
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
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
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
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
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
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
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
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
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

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
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
然滔滔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
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
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
到切已工夫卻全不肯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
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
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小大皆老草過
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
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
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
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
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
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
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
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
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
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
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

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
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
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
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
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
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
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
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
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

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
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
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
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
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
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
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
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
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
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

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湾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

也大槩可曉了○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盖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欲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云一（恁地戒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

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

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君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此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瞞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附錄　武王訪箕子陳洪範　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噫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

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已物盍亦思之而弗措

乎思之而有疑去乎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矣
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
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養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
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
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
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二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
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
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凊昏
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
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
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者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
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
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
說妙便是懸高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
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眞亦終非實得看論語
中聖人所言只教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
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
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
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
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
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

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
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
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
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
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
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務
爲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
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
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
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
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
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己須要
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
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
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
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
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祗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
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爲學但當孜孜進
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

音訓句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
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且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
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
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
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
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
冊無不有益者【附録】（盤根錯節出後漢書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註顏師古曰言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

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
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坐
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
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
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
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卻隨
一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
今學者病多在問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
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動學須是出於本心不
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
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脩

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
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
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
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
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
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
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
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
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
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
善而知其善也任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

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
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
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貫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
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充廣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疎通顧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
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
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
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
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

便張皇不可煎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着實省察令
寬髮不留乃善〇群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志專則
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黄氏曰靜勲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
皆不可廢朋友切磋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
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已若不
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〇人能於虛靜
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
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
發講則洞然無疑矣〇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
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

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
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
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過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
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〇學問須
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
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
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敎說得天花亂墜盡是
閑話也〇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剗落世間許多利欲紛
華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
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泛
出入渾殽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〇爲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
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
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〇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
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矣
子思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
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
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
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
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〇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賾索隱之
義理精熟方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

則學進矣〇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
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
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于涉況亦未見心
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滄
澥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
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
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
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學
處皆後生所當深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
學也〇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

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
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
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
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
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
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
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
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
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
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
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

人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者是實體之於心見吾
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
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
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
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
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
終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
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
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
切實用功逐日察之於隱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
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無當加勉豈可一毫

便了者○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
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已復禮
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已下工所以入
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
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
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
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
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集覽】如嵩華　嵩華二山名按一統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即中嶽也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十五里即西嶽也溟渤　溟渤二海名按一統志溟海在永平府昌黎縣三十里即七里海也渤海在遼東都司城南七百三十里距京二千里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

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
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
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
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
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
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
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
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
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
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

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主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眞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

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愼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五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燮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辭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逃污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沉潜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宣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

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空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歛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惟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疎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亡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陿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

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疎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義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

義理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壅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立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諄切乎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

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祕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為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汩沒於卑污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為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解學不

如蟦駑驚可以及騏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
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
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釋] 不如蟦驚可及驥蟹胡買切螃蟹也蟦魚巾切蚓也驚駑都切駑駘也驥吉器切良馬也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四十五

性理群書集覽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

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是箇持養
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
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
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
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
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
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
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
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
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
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

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
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
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
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
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
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
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集覽 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於机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於銘焉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

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
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
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
得令心須求之太切則反昏惑了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
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
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
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
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
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

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
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
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
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
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
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群妄自然退
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一云如何做得事成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
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軀殼裏面便害事○未有心

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

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麽用○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

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

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迫切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麄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麄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

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
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
惡○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
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
閑心却閑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
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
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
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
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
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
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

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問
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
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
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
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
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
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
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
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
敬曰只管恁地衮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
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
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
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
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
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
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
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
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
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

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
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
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
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
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
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
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
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
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旣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涵
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

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
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
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
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
其心皆是養也○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
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
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
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
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
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
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

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
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看力把持常惺惺不要
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是自家
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
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
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
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
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
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

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
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
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
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
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
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
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
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
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

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
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
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
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
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
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
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
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儼肅則心
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
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
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

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

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

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以入觀省○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

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寔見】

至日閉關易復卦象在卦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

之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
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
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
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黄氏曰静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虚靈本體
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
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
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
為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論以下
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撮心

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
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
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
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
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
敬而已矣有主則虚虚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
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内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
安得不虚無水於内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
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

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
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
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
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
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
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
○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為大○動容貌整
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
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

此意直内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必不怠慢有諸曰無
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
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
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為敬不免
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
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慎有異否曰
執輕如不克執虚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
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

功敬換不得方其說此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
這箇亭子須只喚做亭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
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
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
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妨人雖
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
自有一般氣象其嘗行之果何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
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
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
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
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
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
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
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
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
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
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
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
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
之間　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
說出明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
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
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
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
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
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
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

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
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
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
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
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
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
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
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說明一箇敬
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揚

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

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

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未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

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
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
難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
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
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
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
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惟
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
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
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
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只

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是箇扶
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
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敬不是
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
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
流則如材目攙糅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聽明睿
知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
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
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
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持敬之

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
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
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
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
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
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
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
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
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

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
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
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
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
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
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
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
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
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
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

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

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入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

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始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

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自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會
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
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
人自言主一之謂放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
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
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
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
者孰從孰適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
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
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
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
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
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
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
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
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
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
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

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
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
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
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
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
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
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
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
樣塞放懷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
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
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

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
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
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作甚麽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
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
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
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台事至前而自家却
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
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
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
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

説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
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
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説能存
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
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
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
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曰
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
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特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
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

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
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
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
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
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
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
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
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
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日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
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

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倶到
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
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
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
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
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
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
若有主邪自不能○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
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
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
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

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
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
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
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舍操兩
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
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捉
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
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
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
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

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是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
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
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
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
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
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
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
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
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
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
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

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
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
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
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
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
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
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
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
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
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

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弸諸中
彩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合
有人雖胷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了了百當及
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
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
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
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
渺茫茫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
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
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
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

去亦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
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
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
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
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
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
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鎬書曰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
假脩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
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

要密謹節於飲食乎且放辟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
能莊整齊肅則放辟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辟邪侈然後
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及
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
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
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
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
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
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
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
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

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
者什八九矣○劉黻因說學者先立必忘為難曰無許
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劉纏便
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為如拊焉如斡鑑石之雖也靜而思之在
我而已如轉戶誰何能之有【集覽】程沙隨按宋鑑程迥字可久號曰隨程氏註見前卷何鎬按宋鑑何鎬部武人兌之子少穎悟從朱熹遊於書無所不讀居不化所著有臺溪集諸說劉黻按宋鑑劉黻樂清人以太學生上書言朝廷進退大臣當以體付執政遂送南安軍安置既還復極言政治得失官至吏部尚書二王代陳宜中迎歸共政至闕卒以疾卒所著有蒙川集

學五

存養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
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
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
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以下持敬論○誠者天之
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
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
欲汨之紛擾泉亢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
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

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
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
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
其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
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養不舍思
慮將有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
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
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
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
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
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

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君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黄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將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

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胷內事摸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旣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主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肅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

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

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一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

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主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是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

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一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徃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文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

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敬跪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兩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

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已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爲百世之師親承脩已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已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熙之敬夫子脩已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子思孟子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

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無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以下論靜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

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二云事來則動事過了則靜）

如船頭高船也高船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
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
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
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
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
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
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
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
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
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
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

便透○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
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
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
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
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
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
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
無那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
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
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
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塞著不得噓者所以爲

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
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
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
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
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
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
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
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
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

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
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
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
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
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然逐
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伊川見人
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
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
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
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

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

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

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集覽】武侯寧靜致遠之說 三國志本傳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注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也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

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習以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揚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

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况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斷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斯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斯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斯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集覽】楊震所謂四知　後漢書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八世祖喜高帝時赤泉侯震明經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年五十始仕歷郡守安帝時拜太尉居官清白或勸為產業震辭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不亦可乎嘗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

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
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
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安安酣毒之可畏設
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
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
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
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
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
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頼此做事業如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

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
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
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
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
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
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
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
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盡有商量也
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

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
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
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
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
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
之所禀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
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
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
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
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

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
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
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
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太却寛持其志
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
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將着○問存心曰非是
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
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
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
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

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
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
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
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
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
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
昏昧不知有此心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
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
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

特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
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
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
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
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
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
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
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
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

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
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四
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
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
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
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
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
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
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
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

計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
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
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
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
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
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
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
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
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
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
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

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
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
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
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
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
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
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
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
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
絜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
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
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
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
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
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
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
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横
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

問横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
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横渠先
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心[illegible]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
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
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
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
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
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
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
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illegible]

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
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
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
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
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
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
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
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
如何曰此只是强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
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

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明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任其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闘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備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

得這此子學者所當深察也【集覽】晉史誦詩工誦箴諫史誦詩注瞽樂官無目者也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者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集覽】韋弦之義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己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甚

德殖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弱人汚人者名也與貨也非禮非義之
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
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行不當為能保其
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
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
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集覽】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毛公詩傳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一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姿至莊至明不二志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言行錄云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夜必衣冠露香以拜手告于天凡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安宋鑑趙抃字閱道西安人景祐初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後拜參知政事與王安石不合求知杭州請老加太子少保卒謚清獻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盖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

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為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為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附錄 京師公羊傳京大也師衆也盖大衆所居故以名天子之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知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覺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待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

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人之為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略晴被日頭略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兩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

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
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
又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昂左仰則右昂其實只是
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
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
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
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
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
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
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
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

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
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
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
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
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
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
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
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雖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
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

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
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
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
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顛寬大田地待觸類自
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答
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
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
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

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謂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
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
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
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
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
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
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
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
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

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
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
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
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
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
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
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
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
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
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以知

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
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
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
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
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
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
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
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
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
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
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

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
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
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
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
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
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
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
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
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
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學字便是皆
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

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
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
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
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
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
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
愼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
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
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
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

知之類是也如謊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撝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路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顔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

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焉為狂而況下此者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

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高慕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嘗求其所以為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

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槃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逆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中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論言行）○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不[illegible]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illegible]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愼則能堅其志言愼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

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集覽】鸚鵡 按洪武韻鸚鵡能言鳥產嶺南所作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忿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忿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人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嘗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

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遊刃自有餘地矣【附錄】目無全牛出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

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
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
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
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
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
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
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
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
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
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

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
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痲
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
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問或有
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
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
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
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
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
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
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

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
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
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
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擲了○理不
是在面前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
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
之物非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
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
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
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
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
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
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
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
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至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
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
之言無是非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
一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

馬與辨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
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
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
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
便着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
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云名上理會須
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
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道理既知縫罅
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
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

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
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
這一件却將來排衮做篇累論為文便也要讀書遍
味多後自然好抑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
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
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
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
力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吟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為說皆助長之
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
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

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密若拘滯
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
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穿
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
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
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
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
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
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
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
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

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内省為狹隘墮於
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
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
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
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
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
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
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人之可學有下手
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

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
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
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
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
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
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
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
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
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
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

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
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
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
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
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
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
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亦無他只
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
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
求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
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

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
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
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
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
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
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
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
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
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
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
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

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
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
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
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盡圓轉直截處儘
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
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
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
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
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
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
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

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

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乎一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過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

確實真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

管豈窮理之學哉【附錄】鉛汞龍虎東坡志林云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者必正直故謂吉水也甚也血也出於腎起者精也氣也力也出於心真人曰正理損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溫而水上行火為求死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自日外腎為而足輕常捲舌上懸雍久則汞下入口點從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知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為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顔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月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徧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内之知至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内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内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四十八

性理群書集覽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氣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欲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德也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顔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

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卻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懸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

徐行後長者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矣
生做得堯舜様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克己）○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止○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
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
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
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
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

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
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
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
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
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
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得自己者皆
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
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
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
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
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
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
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
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
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
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凡然

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
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
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
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
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
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
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
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
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

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己功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顚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功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

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問子張云

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不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

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卓去效學他豈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

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喜怒哀樂愛
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
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
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
如從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淸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汙下
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以下論改過）○行之失莫
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
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有過必
改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徙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
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
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答蔡季通
書曰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
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
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
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
庶乎其可耳○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
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
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
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
地便了不消得常常𢫫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須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以常常恁地悔又曰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
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
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
再做錯了［集覽］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驢不肯下識得驢子却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無事道人又云不識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
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
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
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
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
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
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
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無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
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顔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雜論 恒心立事）○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其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亦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隳圍敝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
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
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了臨
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
為廢置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
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己有道則行艱
難險阻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
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
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
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
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
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
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為不易之論
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
各司其職以辦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
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
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

事○世事無巨細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
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
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
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
聞處做何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
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
方得○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
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
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人多
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己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
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
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常
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
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
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
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
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
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

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甚
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
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
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
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
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
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
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
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下事
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
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錢

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
抵只是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
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
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
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
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
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
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
者賊之而已矣○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

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
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
是偽○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問避嫌是否曰合
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
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一
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
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
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
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
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爲自

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
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
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
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
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人心
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
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
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
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
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
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

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此樣
病痛都没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
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
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
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
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
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
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
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
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
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
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
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
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
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
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阨有致命遂志而
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
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
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
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没安
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
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
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
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
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
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
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

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
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
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
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
去亦有一種分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
人自去理會大概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
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
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
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
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
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

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樂毅　樂毅用兵云云攻戰二城不下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遣樂毅伐齊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邑未下或讒之於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齊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王大驚乃遣使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詩選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注瓜田不納履謂凡人過瓜田不可低頭納履恐人疑是探其瓜也李下不整冠謂凡人至李樹下不可舉手整冠恐人疑是折其李也○人遺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漢列傳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咬菜根呂氏雜志汪信民嘗言曰人皆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道俗輕笑以為出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覆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為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為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眞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

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恩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栖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身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俟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心欲勝天理滅矣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安命乎○毀不可遽讐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愛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感爲如何耳一時一暫

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者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群書集覽卷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二則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小消盡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

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
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
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
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
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
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
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
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
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

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集覽】舜可以受堯天下一透靈免 若踐于政四海擧擧行 天子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於是即天子之位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孟子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云云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
自然底道理無分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
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
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
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
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
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
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
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
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
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
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
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
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
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
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
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
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
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
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

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食
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
人欲也○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天理人欲
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
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
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
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
要牢劄定脚與他挨挨得一毫去則逐旋挨將去此心
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
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

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
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
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
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
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
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
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
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
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禀有偏所見亦往往
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
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禀

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
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
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
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
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
省急擺脫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
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
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
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
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
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

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
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消如水消凍解無有痕
迹矣○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
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
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
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
但有淺深爾如水清泠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
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
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
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

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
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問此只是持敬為要
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且當格
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
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
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
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
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
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
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
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
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
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
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
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
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
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
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
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

蔽了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
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
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
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
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
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爲有未安處
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
然即是私僞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
人心自不同常驗之舉動間尚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胸
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
自是無乖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
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
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
中自是急迫窘蹙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
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掩如何要去天理
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截然判別恐說同
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本心爲利却假以行與
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
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其然否曰須與敬夫商量此兩
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
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

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
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
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
理小了○人責計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
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
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
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
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
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已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
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
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

爲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
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
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
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
底意思即是利○以敬義一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
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問
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
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
無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
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
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

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
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
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
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
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學者
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忠一事非
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利此便不可
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
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人只有一箇公私天
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
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

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
不信便是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
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
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
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
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
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
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
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
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
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立

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問旣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此是天理也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慾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

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得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附錄 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按通鑑三年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下邳項羽擊之漢王復取成皋六月楚破彭越後滎陽及成皋按一統志第滎陽名漢初所置今因之屬開封府成皋縣名漢初所置今改爲汜水縣屬開封府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衝決若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於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眞違其理則是妄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道一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

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胷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具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循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

辨將日救過不暇曰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噫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繫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豪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繫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推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

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爲天理無理無節即爲人欲

西山眞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氷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已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君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已必害於人爭鬬奪攘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豪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

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豪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豪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捨白薰蕕共器猶必捨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集覽] 薰蕕共器文選薰蕕國不可以同器注薰香草以蘼蕪蕕臭草生於水濱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出處以下論)○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矣家貧親老須爲祿

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抱爲之兆乎曰非也爲啓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集覽] 王允之於漢按漢書王允字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允少好大節有志立功累官豫州刺史討破黃巾拜司徒獻帝時使呂布誅董卓後爲卓黨所殺謝安之於晉按晉書謝安字安石陽夏人父裒壯爲太常卿安少有

謝安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爲桓溫司馬累官尚書僕射時秦兵百萬寇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

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集覽 太公釣渭 按史記呂尚初避紂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入周釣於渭濱西伯出獵遇之載歸立以爲師相武王伐紂封周尊爲師尚父後封于齊 常夷甫 名秩宋汝陰人以經術著稱士論歸重熙寧初詔郡以禮敦遣始詣闕神宗問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閒今陛下嚴詔趣迫故不敢不來數求去不許累官至寶文閣待制兼侍讀 登聞鼓 事物紀原曰昔秦置敢諫之鼓即其始也用下達上而施於朝故曰登聞唐宋以來設官掌之 染院 按事物紀原周官有染人掌染帛秦爲平準令隋有司染署唐又有染坊宋朝會要曰唐有染坊使太平興國五年分置東西染院使名亦改也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絜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己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

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設柰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顔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

論見識性性甲酒多方邀説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
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藏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
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教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
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
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自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
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者何者為禮何者為義何
者為智瞢然莫覺出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
之私意小智必欣然求售於人盡人之不已用也委曲
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必悠然以為莫已若也小不
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
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
何為

性理群書卷之五十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
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
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
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
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
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
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
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
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
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
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
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
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
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
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
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
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
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孟子注曾交曾君之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按宋
鑑胡瑗為湖州教授四方之士雲集受業設為經義論
事等齋時學者方尚辭章而湖學獨以經義時務聞慶
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劉彝善治水授宋
鑑劉彝福州人幼介特從胡瑗學善治水第進士
為朐山令恤孤寡平賦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
至邑人紀其事曰治範官終都水丞著七
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各三十卷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

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强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小大之大齊嘗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趁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

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財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强之如陳閣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為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層淺便差

七善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爲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洽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集覽】一錢若水按宋鑑若水字澹成河南人十歲屬文入華山陳摶見之以爲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相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是急流中勇退人也及長舉進士爲同州推官以疑獄名聞[illegible]朝遂召用久之擢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以親老求退罷爲集賢院學士[illegible]羿有窮后羿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彀率彀弓之限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性遲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之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illegible]積累[illegible]成[illegible]淺深無非有常[illegible]者

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

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

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illegible]

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傳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

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在為學近不出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性與天道之全體初不容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大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

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害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臆度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

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　○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道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曰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

為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可謂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無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

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〇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利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〇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〇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〇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

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〇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〇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〇學者工

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刷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〇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〇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下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

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

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
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
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
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
吝某這說前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
理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
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
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
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
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
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

不能有所爲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
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已力量相近者
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
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
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
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
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
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
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
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
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貫高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
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官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渾更不
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
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
小大事却全恁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
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
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
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
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
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
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
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

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
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
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
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
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
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
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
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
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
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
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

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雜然降登揖遜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為人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

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得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謙遜。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

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又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

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次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

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眾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眾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

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眾所不齒者而己與之遊即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禮俗之交

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坐受其拜受拜則立而扶之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

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

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

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則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

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俟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服不哭亦變服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猶且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

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

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執事者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

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
心上元無的强安排與他從外面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
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强揠他做成後知雕蟲小技以汨没之
校破壞壞了天下人才又於世道人情深不知遠
近不知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此民何由識方知何養得成
風俗他於風化人倫亦不曾學他從本性已自壞了如何
化得人○辨人之善惡就他上言識人之失就心上言
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
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蓋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
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必使之從始失之地而言之
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害之者亦自為長厚也

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究隱微主為一定
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心則□□□□實驗而又無他日
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必惡□□□□善而不敢攻其惡
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之人且當扶護元氣
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此○教人使人必先
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
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
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羣書集覽卷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
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
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
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
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
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
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
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
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
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
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
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
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
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
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
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
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
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

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形家最急纔脩身便至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

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絶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

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愼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史斷　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峭直無私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光武詔書嘆曰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章帝時爲司空或人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子思亦嘗出妻　家語後序自叔梁紇出妻又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對姑叱狗　漢書鮑永孝養後母其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藜蒸不熟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絶　不出惡聲　樂毅曰君子絶交不出惡聲

涑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

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注］祭義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豈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盡者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身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

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覃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

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

外與之交則為睽然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
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
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
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
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
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
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
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
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
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
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

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
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
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
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
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
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
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
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
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
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
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
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
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
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
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
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
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
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
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集覽】妻有七出大戴禮本命篇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

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
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有
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為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
故為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倫失之耳然聖人
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
教在寬寬云者漸漬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
皐陶亦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
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
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
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為
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黄氏曰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皆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敘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發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

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淪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侍血氣何所不往但以父母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若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絶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以下論師友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

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未之也已又其退然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其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集覽 辯處頑器蔽三者之聞書

攷典虞書舜父頑母嚚象傲注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身嘗驕漫不恭爲傲涪陵攷一統志涪陵郡名隋初所置今爲合州屬重慶府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已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

其退也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集覽 互鄉難與言按一統志互鄉地名在開封府商水縣論語云互鄉難與言即此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貢之日進也 集覽 侯無可彼宋措

疾可字無可華陰人火間膺有氣節篤志於學知已
也咸縣冊朗華源主簿韓琦顧辰安鐵知涇陽縣所至
皆有政績允經則樂義急人之急
人之憂關中稱其賢官[illegible]中丞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illegible]不足以師[illegible]範俗惟孔孟足以當
之東漢而下師道[illegible]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
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
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
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財雖
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集覽】李翺按唐
書李翺相部人文章見推當時中進士第元和初爲國
子博士史館修撰性峭鯁嘗面斥宰相李逢吉之過出
爲盧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卒諡文有文集張籍按唐
書張籍烏江人善古詩及書翰行草舉進士歷水部員
外郎官至國子司業籍性狷直不容物是特韓愈以文
尚經重天下士而籍爲愈客且薦於朝自是名播人口
一時賢士學與之游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
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
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
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集覽】見明道于汝按一統志汝州
名本隋所置今因之爲開封
府宋鑑云程顥於熙寧間罷邑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
監汝州鹽稅故朱公掞來見也游揚初見伊川游揚謂
游酢楊時也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
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
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
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
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
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
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貿貿不復見其全其聚徒成群
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熟焉可也夫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
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

[illegible]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
[illegible]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
[illegible]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
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
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
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
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
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

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illegible]君
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
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
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
羣居則絰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
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
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
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
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
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

之則不能至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
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
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
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
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
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
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
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
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
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
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
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
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
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
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
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
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天
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
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
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
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

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懵然冥然無毫
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
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
問廢而識見淺狹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
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
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
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
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

一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啓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内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否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晉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擬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五十二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公文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附錄 呂獻可按宋鑑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性純厚家居力學進士登第累官御史中丞王安石初拜參政誨言安石好執偏見天下必受其禍出知鄧州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及安石行新法司馬光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瞑司馬光往視之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論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
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
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
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
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
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

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
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已私
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刷
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
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
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
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
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
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

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求從隱僻處去
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
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
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
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
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
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
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
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
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

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
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
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
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
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
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
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
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
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胷中豁然
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
[illegible]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

兩段却且放心胷寛閒不可貪多○放寛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讀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不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如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

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

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使有嶢崎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

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禮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為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

之間自然覺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緊要者自在其
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
底也不濟爭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
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
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
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
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
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
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䑐䑐不
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

使我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
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
句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
讀之者七十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
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
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
得來是知書只貴讀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
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
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
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
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

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
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
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
曉得也○韓退之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
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
之不盡方謂之審思也眼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
柰何如今人不肯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
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耗者日月依舊似不曾讀
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
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揣摸去那許多骨格語言換了箇
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

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
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
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
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
衮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
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
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
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
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
瞻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秖是靜坐○古人讀書
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

已在此今人讀書但仁義禮智綱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要看此可見○讀書已大段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費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此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自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抵捂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

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

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求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旋理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

一箇曉得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
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
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
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
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
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纔有疑明日又
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
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
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
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

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
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
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
事理有所不周欲速急而反疎緩也○讀書須是以自
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
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
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要黃筆
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
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
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
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語甚
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
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有
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可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
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
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
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涌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
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
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
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
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

閙擾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
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
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自經
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
會一件則第一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
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
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
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
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

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捃摭
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
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
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
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程
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
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則無以知為學
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
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
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
於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

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
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
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
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
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
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
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
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
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
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
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

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
又却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
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
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
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問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
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
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
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
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
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
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

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
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
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
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挽滿己力欺得他
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
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
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
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
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

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

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

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卻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是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

使雖是朝廷甚寬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
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
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其
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了夫冊去理會書須沉潛玩
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
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
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
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
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
少玩索自是道理○答公一學者說為學之法聖
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

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
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
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
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
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
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
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其雖如此築覺有所悅
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
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
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
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

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
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
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
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
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
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
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
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
開○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
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

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
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
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
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
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
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
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
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
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
即氣象急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虛心
當須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

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遽發已所未究之疑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illegible]有以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從[illegible]見無從於[illegible]。○讀書先且虛心考見文詞指意[illegible]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illegible]向前之勢，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illegible]則但變[illegible]見自為一書，亦何以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illegible]名器物之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illegible]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

皆中人懶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illegible]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使自有[illegible]要向前，不肯退[illegible]有得處。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illegible]意思，便只尋中底，不是先有[illegible]意思，便只見己底，不是不[illegible]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illegible]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illegible]

處，卻獨看這一路，然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脈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讀[illegible]過，今日又見是好，明日又見是好，然終是無工夫，不得力。○[illegible]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illegible]

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

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集覽] [illegible]

[illegible]

始三年夏侯勝以非議詔書及黃霸以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又按黃霸傳少人習文法溫良有讓善御衆武帝末以入穀賞官補侍察廉選河南太守丞宣帝召為廷尉正數史決獄平中補卒選潁川入守霸內寬外明得吏民心。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徵拜京兆尹後為丞相封建成侯○夏侯勝魯國人始昌族子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嘗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宣帝朝為諫議大夫太選太子太傅奉詔撰尚書記按宋鑑李常建昌人皇祐間舉進士熙寧初為右正言時王安石方更法常言其不便神宗時言十事非新法中丞少與兄弟讀書盤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蘇軾為仁者用為記其事云公擻傳夏侯曰公穀傳乃公羊高及穀梁赤所作者與左氏為二傳云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五十三

性理群書集覽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大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
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
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
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
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
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
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
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
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

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
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
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
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
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
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
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
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探索其立言之旨而無
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
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
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揀

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
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
會文義則可矣○程子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
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
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望爲障而兀然坐
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偉然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
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
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
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
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可然後考諸先
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尤須看得

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諸
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
善端之發擴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勉而力行
之其邪惡之萌悖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
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早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
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
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
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
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篇章文句首尾次第
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

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
無疎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
學者不可不知〇曰其熟讀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
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
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
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
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
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
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

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
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
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
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
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〇爲學之序爲
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
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
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
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
之急務也〇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

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
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
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
自不相礙〇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
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
者當守〇看文字傷太快傷不子細須是曉會得底
更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〇看文
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
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〇大片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〇看文字當
如高飛大鵬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

港便着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〇問看文字爲
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
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
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
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〇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
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
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
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
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〇看文字
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
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

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甚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來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illegible]斷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看文字[illegible]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illegible]見矣○[illegible]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illegible]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

以寬洪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與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

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illegible]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illegible]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求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

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市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市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

要看破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着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某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常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十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

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腳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

心中也替他[illegible]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

文邊自有細字注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集覽 鏖戰一作[illegible]漢書霍去病傳合短兵鏖皋蘭下文穎曰鏖苦擊而多殺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音意曹反顏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麀聲轉寫訛耳言苦戰於皋蘭下而多殺人也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

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
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
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
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
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
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
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
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
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
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

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
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
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
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
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虛靜至於讀書則
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
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
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
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
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

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忽縱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
收斂靜退慊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
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氏則謂聖人擇婿驕人如
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
不累其家者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
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
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
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
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
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

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
有錙銖分寸之或差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
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
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
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集覽】杜子美杜甫字子美杜陵人其先自襄陽徙河南父閑為奉天令遂[illegible]陵而甫生焉玄宗朝獻賦命待詔集賢院後轉檢校工部員外郎甫學覽群書善為詩歌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至陳時事律切精深世號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
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論諸經法○六經之言在涵泳中默識心

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書正便出於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是非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曰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述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致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

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

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峣崎○學者只是要熟王天

與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蒙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

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

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麽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

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

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三二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

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屛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以下論解經○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集覽毛公按漢書毛亨治詩作詁訓傳以授從子萇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時稱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封樂壽伯董相按漢書董仲舒爲江都王相故曰董相詳見五十九卷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其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

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

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崎嶇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

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

有表裏也不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甚國人今莫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細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曰熟也相須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

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

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時處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君子居位遇事曾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閑拈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為

廷尉天下無冤民安民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何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集覽】于定國[illegible]天下無冤民[illegible]趙廣漢[illegible]茂材為陽翟令有治行遷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元康初以[illegible]坐要斬○蓋寬饒魏郡人舉賢良對策高第為衛司馬遷上

卒甚有恩及歲代錢[illegible]所請殺陷一甲以報宰臣章
帝纂之懸司諫殺劉樹擊無所避後奏封事犯上意執金
吾仗會劾奏公竟論人逆不道下吏寬饒自殺衆憐之○韓
延壽照人假當時以父義諫而死宜賞其子遂活延壽為
諫大夫遷淮陽潁川東郡入守延壽為吏崇禮義好古教
化所至必行以為天下最後與蕭望之更相攻劾上惡
之下獄[illegible]棄市○楊惲[illegible]敬之子宣帝朝以廉絜
家為中郎將擢光祿勳封平通侯既而為與長樂所劾
[illegible]為庶人[illegible]又告其怨望事下廷
尉獄論以大逆無道要斬丁市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
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
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
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
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
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實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
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
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
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
此裁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
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
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
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
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
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義當先看其人之大

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
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學十二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

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奔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係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集覽 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唐鑑武德中洗馬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世民及建成敗世民為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記曲禮上篇父之仇弗與共

戴天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之仇仰無以見乎皇天矣既之以意誓不與俱生也管仲不死子糾春秋而事桓公按春秋傳魯莊八年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集覽 李延壽 李延壽相州人仕為崇文館學士嘗追述父志作南北史一百八十篇上之又撰太宗政典高宗嘉之詔直華賜帛褒之 陳壽晉書陳壽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又著耆舊傳十餘篇行于世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繇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怒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因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

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亡因其為厲也○新唐書序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安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集覽]張湯按漢書張湯杜陵人以刀筆吏累官至太中大夫元光初與趙禹同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之法為上所嘉元朔初為廷尉舞文巧詆當時怨之元狩初為御史大夫未幾有罪自殺 張純按漢書張純杜陵人湯之後安世玄孫也父放為成帝侍中純襲士光武時更封武始侯嘗將突騎安集荊揚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

朝廷[illegible]儀多所正定後為大司空卒[集覽]杜周按漢書杜周杜衍人元封初為廷尉外寬內深次骨[illegible]是[illegible]故張湯所為[illegible]後[illegible]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illegible]器上以其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illegible]立[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左傳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集覽]卓文君按漢書卓王孫之女因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illegible]文君不樂謂相如曰[illegible]

相如從之盡賣車馬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乃與文君僮百餘錢百萬歸成都建元初相如著子虛賦獻帝七從之拜爲郎遷文園令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來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

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祖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

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

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昇山邦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爲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掇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

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
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子嘉
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數甚多東
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
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
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
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
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
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
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
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

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
連敖典客漢史作粟客顏師古謂其粟族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
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
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二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
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
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
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
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
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
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
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起
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
爲宣王史記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
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
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
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
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
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
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
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

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
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云
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
孟耳想溫公平日固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
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
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
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
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
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
問曾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
心故簡子云眞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

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
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
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其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
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
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
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大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
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
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
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
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

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
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
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
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
明更將何者資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
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
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
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
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
美詳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
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
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
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
句此類之法是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
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此類之法遂使讀之者
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
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
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
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
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
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
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

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肆覬其後一處
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劉子事意謂劉孟何以爲輕
重然天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王呼召得數萬
人助吳如子房劉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
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處
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
得多章小黠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
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
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
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
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

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大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

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大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以此様且貫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使如此休了

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甯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綏服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

堂嘗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不若益避

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
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
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説者類皆以世俗不
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
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
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
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愓然於中
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
之何病於遜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
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遜偃然當之而彼
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以世之爲辭讓者

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
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
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説者殊不知若太
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
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
蓋賢其知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
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
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
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
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

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
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
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説得箇頭
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疎了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
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説得頭勢甚大然下
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詐説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
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
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説者蓋他
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説且説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説以爲遷知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

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
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
學也説仁義也説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
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説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
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説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
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
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説今求
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
也其理都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
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

孚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幷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

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也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地亦可謂正統之餘不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

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

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發言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

微難可意訓以人事卜之待兆定矣堅妻晉弘后謝堅曰熙虎之勢必以不得事下勉之劉聰殘晉載記劉聰僭王淵第四子博涉經史孫吳兵法交結名士皇太弟乂頡以為積弩將軍及淵僭號封楚王淵死太子和立聰弑之以而篡其位永嘉中攻陷洛陽二帝在位六年而又烝太后新晉載記石勒武鄉羯人初為盜後從劉淵為將軍所晉大興初劉曜僭號以勒為趙王既而僭號為趙勒為殺晉大將書有系之功成和中稱帝國號趙在位十五年而死安大宗弟子大京諸軍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位二月帝自漢光武帝至太宗公章武漢昭烈帝年號吳青龍賜部彭城公蜀章武書凶國號五月漢主殂元降詔吳大帝之年號葬太師王莽之篡青龍始建國二年葬太師王莽之趙通鑑新莽兩漢三年通鑑昭先發匿事十七年按漢三國律遷九二新鑑漢獻帝建平十七年陳蓋賜律書漢先帝也通鑑漢獻帝建興按勸操天子令諸侯陳永後之漢獻帝之書從京之辛卒謚定侯盧綰之南史劉裕之立京口舉兵討之宋武帝平建鄴詔大赦公舍人定策加尚書左僕射帝北伐留守建鄴內外政事如流事無壅滯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宋齊丘按五代史

宋齊丘廬陵人好學善屬文出南唐拜相封公歸九華山號九華先生著化書理訓各十卷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選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刋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寒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豈安能盡柄天下之筆乎

書按左傳董狐晉史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弑公盾復還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漢紹堯運按漢高祖注漢高帝堯之後堯以火德漢亦以火德故曰漢紹堯運也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遂謂天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宏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殊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習之南史家亂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遷書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遷書缺與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帝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子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出遷之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卻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例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知班史之贊最難稱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集覽】八書漢書一注同馬遷作史記有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張旭唐書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號張顛嘗尉常熟有父老書求判判去復來旭怒讓之曰公書奇妙欲家藏耳因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揾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

張子曰草書某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集覽】法備於右軍晉書王羲之字逸少贈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訥于言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累遷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樣名底此皆偽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古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

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集覽】蒼頡作字按一統志蒼頡南□人生而神聖有四目黃帝時爲史官因觀鳥跡遂文而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至秦滅其籀而反不備二王書而史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無二王法答曰臣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二王謂王羲之及子

叙之云秦李斯作王篇刪篆史八體然此所啓李陽冰竊入之篆室獨能隔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指歸而力益天以字實喘吾也矣科斗鳥跡尚書序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史記蒼頡黃帝史臣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為有文字恐人書之故鬼哭龍藏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其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云明道知扶溝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

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是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

下自成所祿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
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
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
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
如此若只管役役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
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
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
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
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
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甚卒生病理惟不敢自以爲
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

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
明日見得一件未有豁然貫通處況設千頭萬緒支離
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
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
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
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
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
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
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
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
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

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
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
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
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
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
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
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
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
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
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
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

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
他做舉業遂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
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檃括
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爾
狼狽　初學曰顛倒失措曰狼狽蓋狼狽是兩物狽前兩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矣　許叔重　許慎字叔重注見前卷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
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
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諸然仁義道德之語一一皆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

度而俯俛俾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
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
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
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
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
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
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